

目 录

NOVEMBER 2025

contents

工作资讯

GONGZUOZIXUN

浙江文坛 ZHEJIANGWENTAN

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4	省作协办公室
省作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会.....5	省作协机关党委
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五届 八次全会精神.....6	省作协办公室
第三届“浙台文学周”在衢州开化举办.....7	浙江文学馆
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召开“十五五”规划务虚会.8	浙江文学院
走进文学现场，“新荷”青年评论家秋季研学活动结业.9	省作协创研部、潮新闻
浙皖作家跨省联动，共绘长三角文学新篇章.....10	浙江文学院
诚信、济困、为弱者发声……40年后，我们在杭以作品 纪念古龙.....11	浙江文学馆、潮新闻

批评立场

PIPINGLICHANG

评 论 PINGLUN

童年与儿童文学.....13	吴其南 等
幽蓝之境的生命风景.....20	马 兵
日常生活的意义，可以从我们自身生成！.....22	边建松
书写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关切.....24	刘雁翎
生活尽是诗情.....26	子 道
父亲神话的消解与形象重塑.....28	李含梅
物色之动心亦摇.....33	林忠成
不息的河流与时代的创伤.....36	沈明珠
一部扎根乡土的抗战小说.....39	南丰后人

作家生活

ZUOJIASHENGHUO

记 忆 JIYI

心海之歌：三毛文学特稿展为浙江
文学馆增添瑰宝42

序 跋 XUBA

暗香熏人欲破禅.....48
《只衔花气与多情》序.....50
穿珠成链，献给中国电力垦荒者.....52

闲 读 YUEDU

“外来人”母题与生活的幻灭56
为生活摄入更多的黑白照58
田园深深深几许.....60
用文学打捞江域河底的历史记忆 ..62
山海为笺，写尽岁月褶皱里的文明回响.65
读赵晖小说《清泰旅社》以及一场寻访.69

徐忠友

卢文丽

骆玉明

陈富强

陶奕宸

流 泉

赵 莹

紫 苏

周仲强

毛巧仙

启事

在编辑部收到的大量来稿中，有许多稿件未见通信地址，甚至有些稿件忘了署名。由于编务繁杂，未见通信地址稿件不再寄发稿费等，未见署名稿件不予录用。务请作者投稿时不忘署名和地址。

个别文图系选载作品，因联系不到作者具体单位和地址，无法向作者邮寄稿酬，编辑部已将稿酬专门提留保存。作者可凭本人身份证及原作发表报刊的复印件，前来领取稿酬。另，请自由来稿的作者自留稿底，因编辑部人力有限，恕不一一退还来稿。

作家园地

ZUOJIAYUANDI

虚 构 XUGOU

半张脸.....72 葛 鑫

散 笔 SANBI

酒事77 虞 燕
铜鉴湖秋韵.....80 袁长渭
戏82 徐卫卫
萱草花85 浦 宁
海上古村两题88 陈 瑶

汉 诗 HANSHI

交换收集的星星91 俞昊杰
我在临海种蜜橘93 戴可杰
不眠的夜（外三首）95 张 習

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10月24日，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和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是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坚定决心

和巨大勇气，为我们做好“十五五”时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会议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是省作协和浙江文学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各党支部要及时组织传达学习，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全面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做到入脑入心、落地落实；机关党委要制定好学习计划，抓好督促检查。要切实完成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干部的学习宣传“双重任务”，在浙江文学界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精心组织宣传宣讲，把全会精神贯穿到各类工作会议、文学活动和作家培训中，团结引领广大作家和文

学工作者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会议要求，要高质量完成今年工作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确保善始善终，在“十四五”收官之际交出一份满意答卷。要全面对标落实全会的决策部署，深入研究谋划、广泛开展调研，细化深化浙江文学“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在全国文学版图中进一步提升浙江显示度和辨识度。要坚持党建引领，党员干部要在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上带好头、作示范，要持续抓好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大力整治乱挂牌等形式主义，真正为基层减负。■

（省作协办公室）

省作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会

省作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会

11月7日下午，省作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会，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传达学习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联系实际开展研讨交流。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各处室、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要学思践悟、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要领会精神实质，明确发展方向。深刻认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深刻领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大原则、战略任务、重大举措等。要回顾发展成就，坚定前行信心。从历史的长河

中汲取智慧，深刻领会四中全会精神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重点任务，推动全面发展。深刻领会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会议强调，要把准方位、谋实干、务实功、见实效，构建浙江文学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聚力文学精品攀峰，扎实推进实施“新时代浙江文学精品攀峰行动计划”，进一步健全全周期扶持工作机制，以重大文学活动的举办助推并激励浙江作家精品创作。聚力文学人才培养，迭代升级“新荷”“新雨”计划，实施“浙江青年文学之星”榜单发布工作，推进“浙江文坛·新评论计划”，持续擦亮“文学新浙派”品牌，加强新时代青年文学工作者队伍建设。聚力文学阵地建设，继续推进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平台）建设，深化推进“诗教计划”。聚力网络文学新发展，开展网

络文学攀峰行动，建强中国网络作家村，联动打造网络文学和文化新业态新平台，继续推动文化“新三样”出海。聚力基层文学强基，推进文学资源下沉，做强文学奖项，持续擦亮基层文学品牌。

会议强调，要聚焦扎实、务实、落实，确保四中全会精神落地见效。要迅速传达贯彻，突出党组学习主体责任，坚持领导班子带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精心组织宣传宣讲，切实完成宣传文化思想战线学习宣传“双重任务”。要严把政治导向，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强化文学阵地管理。要狠抓工作落实，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把深入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与落实“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结合起来，深入研究谋划、广泛开展调研，以“走在前、作示范”为标尺，高质量编制浙江文学“十五五”规划，确保规划科学可行、引领性强。■

（省作协机关党委）

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精神

11月17日上午，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报告》和《建议》既坚持高点站位、谋篇布局，又践行务实作风、真抓实干。通篇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十四五”时期我省发展成就，以“六个重大突破、六个更加”系统擘画全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再次强调了“没有走在前列就是风险、就是失职”的争先意识、责任意识，树立起“以实绩论英雄”的工作导向，鲜明彰显了“争先进、争一流”的充足信心和坚定决心。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认真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系列决策部署，坚持“走在前、作示范”的标准定位，团结带领全省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以文学生动实践激活创新创作活

力，推动“出精品、出人才”取得新进展，以实际行动和务实举措助力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加快实现新时代浙江文学高质量发展。

要紧扣“深入推进新时代文艺精品攀峰行动”任务，着力提升文学原创能力。要强化组织推动，持续实施“新时代浙江文学精品攀峰行动”，健全全周期扶持工作机制。要强化人才培养，深化“文学新浙派”品牌打造，构建老中青齐整完备的人才梯队。要强化品牌引领，高水平筹办好全国性重大文学活动，带动本土文学奖项扩大影响，拉动各地基层文学活动迭代升级，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好文学氛围。

要紧扣“文化+科技”“文化+民生”任务，聚焦聚力文学阵地建设。要打造文学数字化高地，深化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平台）建设，推动文学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要建设好全民“文学之家”，充分发挥浙江文学馆作为我省最大文学阵地的引领作用，每年策划举办一批有全国影响力的主题展览和文学活动，深入实施“诗教计划”。

要紧扣“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任务，引导网络文

学健康发展。坚持内容提质，扎实推进“网络文学引导工程”，遴选扶持一批具有思想深度、艺术水准和市场潜力的优秀网文作品，打造网文精品新标杆。坚持平台扩容，与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等联动合作，努力将浙江打造成为全国网络文学发展示范区。坚持对外传播，持续办好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美丽中国国际写作计划”采风等活动，以网文样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浙江故事。坚持产业赋能，做强中国网络作家村，持续开展“IP直通车”活动，全面延伸网络文学IP转化链条，打造一套由文到艺、由艺到娱、由娱到产的文化产业模式。

会议要求，要切实做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精神的学习宣讲工作，在全省文学界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足干劲。要结合明年工作思路，从可量化和小切口出发，谋划好浙江文学的“十五五”规划。要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升政治敏锐性，提升舆论引导的意识和能力。要练就担当作为的铁肩膀，不推诿不扯皮，主动揽责、主动谏言、主动补台，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省作协办公室）

第三届“浙台文学周”在衢州开化举办

11月16日,以“共叙两岸情缘 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第三届“浙台文学周”在衢州开化启动。本次活动由中国诗歌学会、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衢州市委台办、台湾《创世纪》杂志社主办。来自两岸的150多位知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及嘉宾参加此次活动。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日前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专门介绍了第三届“浙台文学周”活动有关情况。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作协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马晓光,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山,中央台办联络局原副局长、交流局一级巡视员、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一级巡视员王明鉴,浙江省作协党组成员朱丽军,浙江省台办二级巡视员黄晓云,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院(馆)长程士庆;衢州市领导张朝雄,衢州市委台办主任余风,开化县领导吕燕、杨选科等参加开幕式。

浙台一衣带水,文脉同源共生。

2023年11月,衢州创办了首届“衢台文学周”,来自台湾的30余位作家走进衢州,领略衢州风景名胜、人文历史。回到台湾后,作家们创作了一批高质量作品,刊登在岛内媒体上,让更多台湾民众了解大陆、了解浙江、了解衢州,产生了良好反响,“衢台文学周”也因此被升格为“浙台文学周”,成为浙江省重点对台交流项目,也是目前国内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两岸文学交流活动之一。

“这是我第三次来衢州,衢州是‘南孔圣地’,是江南儒学中心,自然山水、人文遗产都令人印象深刻。衢州为培养年轻诗歌爱好者做了很多工作,衢州的诗人群体十分活跃,作品有鲜明的地方性和个人特色,反映生活的同时,也体现了当下创造美好新生活的生动实践”,吉狄马加说,“浙台文学周”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活动已成为推动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希望两岸作家、诗人借此机会增进了解,结下深厚友谊,希望“浙台文学周”越办越好。

马晓光说,“浙台文学周”为宝岛作家们感受祖国大陆的蓬勃发展

和举世瞩目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有助于进一步凝聚两岸文化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共识,厚植“两岸一家亲”的文化基础。

台湾青年作家代表谢典燝第二次参加“浙台文学周”,他说:“‘浙台文学周’这个平台太好了。这次活动规模更大,为两岸文学爱好者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让更多台胞特别是年轻人通过文学认识彼此。我们也不只是读诗歌文章,也会通过交流看见大陆同胞的生活,我会把大陆的优美风光、友好情谊分享给台湾的朋友。”

现场,两岸作家互赠新书,还举办了“沉默的荣耀”《血沃宝岛》报告会。

活动将持续至11月20日,接下来,将举办两岸诗歌融合发展交流研讨会、两岸诗歌朗诵会、两岸作家书画交流会等活动,两岸作家还将前往开化下淤村、孔氏南宗家庙、杜立特行动纪念馆、烂柯山、衢州城市展览馆等地采风,最后一天,活动将转至杭州,在浙江文学馆举行闭幕式。

(浙江文学馆)

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召开“十五五”规划务虚会

10月22日下午，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组织召开“十五五”规划务虚会，围绕院（馆）未来五年发展方向与重点任务进行深入谋划。会议由院（馆）长程士庆主持，院（馆）委员会成员参加。综合办公室、展陈外联部、创研宣教部三个部门围绕本部门在“十五五”期间的工作目标与实施路径作了系统规划和汇报发言。全院（馆）干部职工结合岗位实际，积极交流个人对“十五五”期间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在认真听取各部门汇报和干部职工发言后，院（馆）长程士庆作总结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推动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事业迈向新台阶的关键阶段，必须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和前瞻意识，重点围绕六个“发展”精准发力：一要坚守安全发展，全面筑牢意识形态、财务管理、场馆运行等各领域安全底线；二要促进规范发展，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等机制，积极探索现代化运营路

径；三要推动传承发展，强化对浙江文学馆之前浙江文学院传统项目的接续与弘扬，厚植文学专业根基；四要聚力创新发展，不断激发创造活力，拓展工作载体，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特色品牌；五要坚持高标发展，全面拉高工作标尺，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成为文学院建设和文学馆运

营的新标杆；六要深化和谐发展，积极营造团结协作、沟通顺畅、风清气正的内部环境，打造友好型单位，广泛凝聚事业发展合力。此次务虚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为科学编制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十五五”规划奠定了坚实基础。■

（浙江文学院）



走进文学现场，“新荷”青年评论家 秋季研学活动结业

日前，浙江“新荷”青年评论家秋季研学活动在杭州举办。十余位浙江青年评论家参加活动。本次研学活动认真贯彻省委关于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的决策部署，聚焦文学现场与评论实践的互动，综合运用专家授课、学术交流、实地研学等方式，从“地方性写作与文学共性表达”“文学作品的时代指向”等议题出发，引导青年评论家深度参与文学现场。

活动期间，在浙江文学馆举办了“文学浙江与百年中国文学”学术沙龙，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侃主持活动。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陈晓明受邀到场交流。会上，大家回顾了浙江文学与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呼吁与会青年评论家深度参与文学现场，立足新时代，延续浙江文脉，形成突破与发展。沙龙现场，青年评论家们分别结合各自研究领域、研究实践发言，追索文学语言变革的内外互动，表达文学创作的“真实”与“现实”之辩，探讨文学经典成因。

活动期间，在临安美术馆举办了文学讲座《试谈几部外国小说的写法及其文学指向》。现场，陈晓明对《我的名字叫红》等三部外国小说的创作手法进行分析，漫述小说叙述策

略的重要性，点明小说家笔下明暗二重结构的叙事魅力，探析形成文学性的“最小值”，为在座“新荷”青年评论家带来生动一课。

“新荷”青年评论家还走进设立于临安的首个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感受临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领略青山湖畔的科创“密码”，畅谈文学创作与

科技融合的发展前景。

以此次“新荷”秋季研学活动为契机，浙江省作家协会也将持续深化青年评论人才培养工程，以更有力的举措建强评论阵地、壮大评论队伍、提升评论影响力，推动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同频共振、双向赋能，共同推动浙江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省作协创研部、潮新闻）



浙皖作家跨省联动，共绘长三角文学新篇章

“寻访浙皖文脉，体验徽州文化”文学采风交流活动

“一条江水连两省，千年文脉共潮生”。11月1日至5日，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举办的“寻访浙皖文脉，体验徽州文化”主题浙皖文学交流采风活动顺利举行。来自浙江的青年作家、刊物编辑等一行30余人，先后走进杭州临安，安徽广德、宣城与黄山，以文学为纽带，共探江南文脉的深厚底蕴，共话长三角文学协同发展的新未来。

临安座谈：以真诚叩问创作的初心

11月1日，活动首站于杭州临安启程。一场以“如何保持创作激情，提升创作质量”为主题的作家座谈会在临安博物馆温情上演。临安作家们敞开心扉，道出题材重复、投稿无门、创作动力不足等现实的困惑。针对大家的疑问，作家、浙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傅晨舟，文史学者、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杭州网总经理陈华胜，《文学港》编辑部主任朱夏楠，《浙江新生报》副总编盛龙忠，《浙江作家》编辑李广媛五位老师结合自身经验，指出创作的核心在于“真心、真诚、真情”，鼓励作家从临安的乡土风情、

市井故事等“小切口”入手，让文字承载对土地与生活的热爱。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院长（馆长）程士庆在总结中充分肯定临安作家扎根现实的创作态度，并表示将持续搭建平台，助力作家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

诗画宣城：在徽州古韵中续写文脉11月2日，浙江作家一行走进安徽广德市，在宣城市文联党组成员鲍磊、广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许克辉、广德市文联主席李庭武、广德市作协主席张旭光等陪同下，从自然人文景观，到“康养名城”建设，进行了深入交流采风。当天下午，大家奔赴安徽宣城，在宣城市规划馆，作家们观看了宣城自然资源印象片《山水诗城 自然之约》，系统地了解宣城作为“中国山水诗发祥地”的千年文脉与城市发展轨迹。隔空互动展区让历史人物“活”了起来，而“以文汇友”文创展区中琳琅满目的书画扇面、文学著作，更让作家们了解了宣城深厚的文化底蕴。

11月3日，作家们登敬亭山、访广教寺双塔、观石涛纪念馆与谢朓楼，在“相看两不厌”的诗意中，感受“山水诗乡”的独特气韵。宣城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陈军，宣州区政协主席、宣城市作协主席时国金陪同交

流，并围绕徽州文化与文学融合展开研讨座谈，共话长三角文学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徽州探游：在诗意山水中汲取灵感11月3日至5日，采风团到达安徽黄山市，在黄山市文联秘书长程燕冰的带领下，开启为期三天两晚的徽文化深度体验。在歙县徽州历史博物馆，大家透过一件件珍贵文物，接触到了徽州文化的脉络；登灵山、访花涧，于山岚之间捕捉到了自然与人文的相融；走进潜口民宅，明清时期的徽派建筑群落以其精妙绝伦的构造与浓厚的历史积淀，为创作提供了鲜活素材；漫步西溪南，屯溪老街的市井烟火和绿水环绕的古村落，交织出徽州生活的文学想象。

几日的实地走访与沉浸体验，让浙江作家们不仅领略了徽州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在古建、山水与民风，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了对地域文学的新思考。此次浙皖文学采风活动，通过座谈、走访、对话等多形式互动，两地作家在交流中深化友谊，拓宽视野。此次活动搭建沟通桥梁，为长三角文学一体化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为新时代区域文学创作开展了创新思路。■

（浙江文学院）

诚信、济困、为弱者发声……40年后，我们在杭以作品纪念古龙

“江南的春色若有十分，那么至少有七分在杭州。”在小说《碧玉刀》中，古龙曾这样憧憬过杭州这座江南名城。

今年是古龙逝世40周年，曾经，他独树一帜的“浪子”美学与锐意创新的笔法，点亮了无数人心中的武侠梦。

11月13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中国作协社联部、中国武侠小说学会主办，浙江省作家协会协办，古龙著作管理发展委员会、嘉兴大学承办的“飞龙在天”——纪念古龙逝世40周年系列活动在浙江文学院正式拉开帷幕。

在浙江大地续写武侠传奇

“从李寻欢的孤高到楚留香的智谋，古龙小说中的浪子形象早已超越了江湖叙事。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之道；扶危济困的仁爱之心；为弱者发声的正义担当，都已成为承载中国人精神的文学载体。”



邱华栋致辞



叶彤致辞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在致辞时表示，武侠是中国人的精神寓言。一代代武侠巨匠以笔为剑，构建起江湖世界的丰厚哲思。古龙先生则是这个寓言最具个性的书写者。他用文字告诉我们，侠义不仅是仗剑天涯的故事，武器也不仅是江湖纷争的传奇，更是文化与道义的坚守。以此活动为契机，

也希望在浙江这片文化沃土上继续传递、发扬武侠精神的核心内涵。

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叶彤则表示，古龙先生与浙江、杭州都有一份跨越时空的缘分。虽然古龙的人生轨迹未曾驻足于此，但他笔下的江湖灵秀与杭州西湖“淡妆浓抹总相宜”的魅力有相通之处，“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古龙武侠IP落

户杭州,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嫁接,更标志着古龙先生所创造的庞大武侠小说遗产和其代表着侠之大者精神将在浙江大地续写传奇。”

深挖古龙 IP 的跨界魅力

“小说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写故事,故事里面会有人,这是金庸的写法;另一种是写人。你看,他在《陆小凤传奇》里第一句就写道:陆小凤有四根眉毛……”

著名漫画家蔡志忠则回忆了自己与古龙多年交往的情谊。蔡志忠透露,古龙一直认为自己就是武侠中的人物,就是小李飞刀李寻欢,“他一生只有短短 47 岁,但活得很值。”

胡志鹏则以“古龙武侠精神与数字化未来”为主题,立足时代前沿,为古龙武侠的活化运用开辟了全新的想象空间。他表示,40 年来,古龙不在了,但他的江湖并没有结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在每个改编者的镜头里,在每个读者的叹息中,在游戏创作者的代码里,都能看见古龙的身影。

从漫画、影视作品,到游戏开发,古龙 IP 的跨界魅力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活动现场,古龙长子郑小龙还向浙江文学馆捐赠了珍贵的古龙全集及评论系列丛书。这套绝版的珍贵藏书来自古龙先生生前挚友陈晓林,也是其经营了 38 年的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的一次“绝唱”,这不仅是一次书籍的传递,也是两岸文化血脉相连的一次接力。



捐赠仪式



活动现场

古龙武侠 IP 永久落户杭州的签约仪式也在现场举行,宣告文与城互联互通共通,为古龙文化遗产的永久珍藏与系统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活动现场接下来几天,“浪子的诗与剑——古龙逝世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龙之江湖(我所认识的古龙)——纪念古龙逝世四十周年各界人士座谈会”“古龙文化研究进校园”走进浙江高校之旅等系列精彩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杭州、嘉兴等地,共同完成跨越时空的文学对话,让武侠精神闪耀之江大地。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

记处书记邱华栋,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杭州市上城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范卫东,漫画家蔡志忠,中国武侠小说学会会长刘国辉,网易执行总裁、中国武侠小说学会副秘书长胡志鹏以及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浙江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杭州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浙江省文学馆、嘉兴大学、网易、腾讯视频、爱奇艺、慈文传媒、柠萌影业、读客图书等多方嘉宾出席活动,重新审视古龙作品跨越时代的文学价值与文化影响。■

(浙江文学馆、潮新闻)

主持人语 方卫平（主持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主任）

2025年11月1日至2日，新童年与当代儿童文学艺术发展交流会暨2025年浙江儿童文学年度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与会者就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话题展开了交流和讨论。本期发表部分发言稿，均根据录音整理改定。

童年与儿童文学

Article- 吴其南 Wu Qinan 汤汤 Tang Tang 赵霞 Zhao Xia
张婴音 Zhang Yingyin 大秀 Da Xiu 赵海虹 Zhao Haihong



（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
《浙江作家》编辑部联办）

童年不会消逝

吴其南

一、关于童年消逝论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依据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提出了“童年消逝”的观点，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波兹曼认为童年并非与生俱来的生物学阶段，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产物。在他看来，童年不同于婴儿期，它不是由生理决定的，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其次，他提出“童年是印刷术的产物”。印刷术的出现使得知识能够通过文字符号进行编码和传播，而这些符号的掌握需要专门的学习过程。在印刷文化中，“成人”身份需要通过识字能力的获得来“挣得”，而那些尚未掌握阅

读能力、无法解读复杂文本的人，则被划分为“儿童”。

再次，波兹曼强调羞耻感是区分儿童与成人的关键标志。他认为，“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在口语文化主导的社会中，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界限模糊——人们不仅常常大幅度暴露身体，甚至儿童也与成人共享同样的信息空间，成人会在孩子面前讲述赤裸的荤笑话，使得成人世界对儿童几乎是一览无余的。

最后，波兹曼指出，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种基于羞耻感的界限。电视侵蚀了童年与成年之间的分界线，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理解电视内容不需要专门的训练；第二，电视对观众的认知和行为没有复杂要求；第三，电视无法像印刷媒介那样区分不

同的受众群体。

二、童年消逝论的裂隙与质疑

尽管波兹曼的理论颇具启发性,但其观点仍存在若干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关于童年划分标准的问题。我们无法完全否认生物年龄在界定儿童与成人中的基础作用。生理成熟度始终是区分不同生命阶段的重要依据,这一点不应被忽视。

其次,羞耻心是否足以作为划分童年的核心标准?实际上,儿童对性秘密、暴力等内容的好奇与认知,并非完全受环境影响。弗洛伊德将儿童的性心理发展划分为多个阶段,说明随着年龄增长和体内荷尔蒙的变化,对异性的好奇与向往是一个自然的生理心理过程。

再次,对印刷术在童年生成中作用的质疑。即使在印刷术盛行的时代,口语文化仍然持续发挥作用。即使没有大众传媒,仅凭口语交流也足以对印刷术所建立的“儿童王国”产生消解作用。

最后,将童年消逝完全归咎于电子媒介取代印刷术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在现代社会,口语传播依然存在,同时儿童教育飞速发展,阅读能力普遍提高。对当代儿童而言,印刷术所设置的认知障碍已几同虚设。即使没有电子传媒,儿童同样能够较为容易地进入成人世界。

三、童年的社会生成与演变

要理解童年的本质,需要考察其历史生成过程。在古代社会,人们主要从事基本劳动,技术含量较低,专业分工不明显。而现代社会进入大机器生产阶段,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专业化,这些专业知识需要通过系统的学习才能掌握。西方在启蒙运动后,中国在晚清洋务运动后,现代学校被大量创办,“学生”逐渐成为一个具有规模的文化群体。新式教育按照统一教材和教学计划进行,要求学生按大致相同的年龄入学,并按年龄分年级教学。这使得“儿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且内部分层的群体。

现代儿童的主要活动空间集中在学校和家庭,生活内容以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经验为主,同时在思想情感上接受社会的规训和塑造。正是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将儿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与成人区分开来。

四、现代传媒时代童年的存在形态

在大众传媒广泛普及的今天,童年真的会消逝吗?电子传媒的兴起使图像成为主要的信息载体,信息接收难度显著降低,大量不适宜儿童的内容涌入儿童生活,确实使得童年与成年之间的界限受到侵蚀,童年的维持面临更大挑战。

然而,无论媒介环境如何变化,童年的某些本质特征难以被完全消解。童年虽然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概念,但文化童年不能完全脱离生物童年而存在,而生物学意义上的童年是永恒存在的。

更为关键的是生活方式的影响。学生群体作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彻底改变了儿童的生存状态,这不仅是儿童群体得以形成的基础,也是其持续存在的坚实保障。社会在发展,学校在变革,学生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但这个群体不会消失。这是人类作为物种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本质特征——人类是创造和使用符号的物种,能够将经验物化为符号,并通过符号扩展和延续文明。

因此,童年不会简单消逝,而是在人们观念中不断变换形态。不久以前,我们所说的儿童主要指七八岁到十七八岁的人群,而现在则大致指向四五岁到十五六岁的人群。在文化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变化更是日新月异,游戏方式也从传统的踢毽子、跳房子转变为电子游戏等新形式。

童年不会消逝,但它与成人世界之间已不再具有截然分明的界限。

这些作品为什么触动心灵

汤 汤

作为写作者,我们总是期待读到惊艳的作品,也渴望自己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若没有这份期待,身为读者或作者,在文学世界里感受到的乐趣都将大打折扣。然而,真正令人惊艳的作品终究是少数——它们可遇而不可求。

而“惊艳”之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新鲜”。一部作品是否具备新意,几乎决定了它能否跨入优秀的行列。

这些年,我反复阅读了三本小说——《鱼》《老师,

水缸破了》和《战地厨子和半个小兵》。每一本都深深触动了，并在无数细微之处，一次次让我感受到那种被文字击中的惊艳。

《鱼》，书名只有一个字，整部小说也如题名一般，简洁、有力而余韵悠长。故事围绕一个从事国际援助的家庭展开，他们在异国遭遇战火，于炮声逼近时穿越边境，艰难求生。这类题材本身并不常见，因此显得格外特别。但它的优秀，远不止于题材带来的新鲜感。

《鱼》的语言一清如水，朴素却富含信息，其间散落着精准的细节与引人回味的留白。小说以小男孩“老虎”的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口吻贴合一个孩子对世界的感知，既未成人化，也不刻意幼稚。作者并未铺陈复杂的历史、政治与战争背景，而是紧紧跟随男孩的视野与认知方式展开叙述——这是一种妥帖而充满智慧的叙事选择。这种有限视角，恰恰为文本创造了丰富的留白空间。

在危机四伏、恐惧弥漫的逃亡路上，一个男孩、三个大人、一头驴，还带着一尾鱼。在自身性命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他们却执意拯救一条看似微不足道的鱼。

鱼，在这里象征着柔弱而无助的生命，值得用爱与同情去守护——正如男孩的父母怀着爱意远赴他乡，只为援助那些受苦的人们。无论是救一条小鱼，还是帮助难民，这些行动都源于对生命最深切的爱与悲悯。

同时，鱼也是希望的象征，指引着人们走向奇迹。男孩带着鱼逃亡，鱼确实带来了不少麻烦，却也赋予他前行的毅力与勇气。面对山贼的枪口，深陷沼泽之时，是鱼一次次给他坚持下去的力量。直到最后，当他筋疲力尽，将鱼含在口中一步步前行，终于抵达安全之地——男孩救了鱼，鱼也救了他。

与《鱼》相似，《战地厨子和半个小兵》同样以战争为背景，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气质。故事的一方是战地厨子托托特，他凭借精湛厨艺与精准的直觉辗转于各方军队，甚至暗自盼望战争持续，因为战争养活了他。另一方则是十二岁的小兵乔治，他为寻找哥哥走上战场，哥哥们相继战死，他自己也被战刀砍断双腿，成了“半个小兵”。他躲进一个腌黄瓜木桶，意外来到托托特的厨房。两人相遇，从最初的排斥与厌烦，到托托特逐渐被乔治打动，最终想尽办法保护他。

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童话般的笔触书写战争的残酷与荒诞——语言轻盈灵动，甚至带着诙谐与浪漫，却丝毫不减其主题的沉重。这种表达上的反差，构成了作品强烈的艺术张力。

《鱼》与《战地厨子》都属于非日常题材，容易营造出独特的新鲜感。那么，日常生活的题材是否也能写出新意？答案是肯定的。《老师，水缸破了》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依赖离奇情节，反而扎根于最平凡的生活现场，却以细微处的真实与精妙打动人心。

故事极为简单：学校的水缸破了，孩子们的饮水成了问题，萨玛迪老师想尽办法解决，最终学校迎来新水缸。然而，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口破水缸，巧妙串联起孩子、村民与老师各自的生活境遇，折射出伊朗贫困山村中的人情世故、信仰习惯，以及人性中的自私、狡黠、善意与淳朴。它以单纯的情节，抵达了丰富的内涵。

作者就在这样看似琐碎的日常中，展开了充满艺术魅力的叙述。它不以新鲜奇异取胜，而是凭借对生活情态的真实捕捉，以及在无数细微之处的精彩刻画，深深征服读者。

正是这些细微处的精妙，让普普通通的人物绽放出文学的光彩，也让读者在字里行间，品味到文学真正的美与滋味。

文学真诚与儿童小说之难

赵 霞

当前儿童小说写作面临的主要挑战，既是审美的，也是伦理的，但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它是童年伦理的。不深入思考和努力解决这一伦理层面的表现困境，儿童小说很难走向新的艺术突破，进而打开通往当代童年新现实的更有效的艺术路径。

作为近年来在童年研究领域兴起的跨学科概念，童年伦理（childhood ethics）指向一切涉及童年事业的伦理考虑，但该词本身迄今尚无权威界定。实际上，在不同的学科领域，童年伦理的所指往往也有所不同。基于约翰·杜威和詹姆斯·塔夫斯在《伦理学》一书中就“伦理”

一词提出的经典界定,结合当代童年伦理研究发现,本文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伦理界定为“儿童小说中传递出的关于一切行为之于儿童之善恶、对错的判断集合”。在儿童小说的整个童年伦理体系中,朝向童年的文学真诚构成了重要的伦理基底。特里林梳理了真诚作为一个文学伦理范畴,认为它主要是指文学作品中“言语表达和真实感受的一致性”。值得深思的是,在儿童小说朝向童年的讲述中,难以实现的恰恰是这种语言表达和真实感受的一致性。人们觉察不到的或许是,长久以来,儿童小说在不知不觉中有意维持着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性,个中原因意味深长。

由于文学真诚问题导致的童年伦理困境在儿童小说叙事中有三种典型体现。一是规训叙事,意指儿童小说在朝向儿童讲述时带有鲜明的规训语气,这种语气既可能属于成人讲述者,也可能被儿童讲述者认同,进而成为他们自己的声音。相比之下,这类儿童小说叙事中的文学真诚问题辨识度最高。二是讲演叙事,意指儿童小说中的人物行动和语言均带有可见的讲演感,与之相伴的往往是一种语言运用的外溢或夸张。这是儿童小说的一类常用叙事。三是惯性叙事,意指儿童小说往往更倾向于遵循自身文类的许多语言和表达惯例,而较少去寻求如何用准确、独特的儿童文学语言传递其中成人和儿童角色的内在真实感受。某种程度上,规训叙事和讲演叙事也可被归入广义的惯性叙事,但在儿童小说中,存在着更多难以觉察和判断的惯性叙事现象——比如儿童小说用于表达哭泣、安慰、愤怒、沉重等行为、感受的惯性语言,在大量作品中不断复现、强化,进而导致文学表达真诚度的减弱。有意思的是,当成人文学作家跨界转向儿童文学的写作时,也易陷入儿童小说的这种叙事惯性,这一现象引人深思。

为什么儿童小说的叙事很容易在朝向童年的文学真诚方面产生缺陷?一部分原因在于成人对儿童理解现实复杂性的能力不够信任,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有必要通过一定的简化或夸张,以帮助儿童领会这些现实的内涵。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朝向童年的文学真诚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深刻的文学议题。尽管许多儿童小说作家的写作出发点是真诚的,但儿童小说的真诚伦理远不仅仅

是指作家照着所想而写,而是指向一个此刻讲述着的孩子在自我完整实现的基础上得以保持所述与感受的一致,指向一个此刻讲述着的个体在自我完整实现的基础上得以保持关于童年的讲述与感受的一致。她指出,对作家而言,要在儿童面前保持一种深刻的真诚,并在理解和讲述童年时坚持这种真诚,需要才华、智慧和巨大的努力。我们可以从近年出版的一些优秀作品中看到,儿童小说如何得以在文学的讲述中保持言说内容与真实感受的一致,进而抵达一种深刻的文学真实。

用灵魂的眼睛,看见每一种美好

张婴音

我们为孩子写作,首先应该站在儿童本位的角度,真正以他们为中心,关注、尊重、理解儿童心理和成长规律,用有趣的故事悄悄帮助孩子应对现实中的烦恼,打开看世界的新视角。

一、替孩子“说出现实里说不出的委屈”

孩子心里常有些说不出口的情绪:被嘲笑时的委屈、努力却没结果的沮丧、被当成“另类”的孤单……这些情绪像小刺扎在心里,说不清楚,也找不到出口。幻想小说里的角色就像“情绪镜子”——故事替孩子说出:“你的特别,不是奇怪。”孩子读了会想:“原来她也紧张啊!那我下次试试主动交朋友,说不定也能找到和自己谈得来的朋友呢。”这种“代入感”让孩子在故事里“预演”情绪,慢慢学会自己消化不开心,而不是憋在心里。

比如,现在很多孩子会被“比较”所困扰——个子不高、成绩好不好、会不会弹琴、会多少技能……。就像浙江儿童文学作家叶萍《最后的高人国》里的高人国所描写的,这个国家所有人只看身高,长得矮的小孩子就要被送走去地瓜国服苦刑。在这本幻想小说里用“身高”这种看得见的指标,偷偷映射现实中家长对“长高”“成绩”等等的焦虑(比如报补习班、追生长激素)。孩子读了这样的书会发现:“原来我的烦恼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里的樱桃也在反抗这种‘只看数字’的标准!”这种“替孩子发声”的方式,比直接讲道理更容易让他们理解

和共鸣。所以，我们要替孩子说出现实里说不出的委屈。

二、在冒险和奇遇中教会孩子“抗挫力”

孩子读故事的时候，会在脑子里画地图，故事的色彩跟着情绪走，孩子不知不觉就学会了“用颜色表达心情”“用画面讲故事”——这比直接教“什么是美”有用多了，因为他们自己“看见”了美，看见童年生活是五彩斑斓的。

孩子喜欢读幻想小说，我们可以抓住幻想小说带有“新、奇、趣、险”等特点，给孩子更多的力量。比如我自己最近创作的《小鱼灯诗路漫游记》系列丛书，以穿越时空的方式，引领小朋友亲近中国的历史文化名人王羲之、王献之、谢灵运、陆羽等。通过穿越去著名历史文化现场感受，感受浙东唐诗之路自然景观和文化意蕴，激发热爱探险、充满好奇心的小朋友们对自然万物的探索精神。比如《雁荡奇境》小说里的主角会遇到各种麻烦和惊险，随着情节的层层推进，在这些冒险和奇遇中却教会孩子“抗挫力”，像一场“虚拟训练”——孩子一边读一边跟着主角闯关，他们会明白：“原来遇到困难不是终点，勇气和坚持能改变结局。”

三、保护孩子的“独特视角”

儿童故事的世界呈现了儿童的“独特视角”。比如，许多儿童幻想故事中“新奇+冒险”的元素，刚好戳中孩子“万物有灵”的思维——他们天生就相信乌鸦会说话，小鸟会唱歌，驴子眼睛里有悲伤，这种“不按现实规矩来”的故事，能保护孩子的想象力，让他们敢想“如果我是故事里的人物，我会怎么做？”而不是只跟着现实的标准走。孩子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是需要我们来保护的。

我亲戚家有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她喜欢小金鱼，有一天妈妈买了五条小金鱼养在鱼缸里，她很高兴，每天不停地去喂小金鱼，终于，小金鱼吃撑了，全都翻肚皮死了，妈妈只得把翻了肚皮的小金鱼捞出来，但小女孩死活不肯妈妈把那条最小的金鱼捞出来，她坚信小金鱼没有死。于是，她就一直盯着那条小小的金鱼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么一直看一直看，奇怪，她居然看见小金鱼动弹了一下，一会儿小金鱼竟然翻过身游动起来了，她兴奋得大叫：“妈妈，这条小金鱼被我看活了！”这些发生在孩子身上真实的故事，非常神奇。

幻想，就像给孩子的“心灵疫苗”：用有趣的冒险、神奇的世界、超凡的想象力，悄悄帮他们对抗现实的焦虑，教会他们勇敢、包容和自我认同。等孩子长大面对各种“标准”时，心里已经有了底气。

四、教会孩子独立思考，“提问”比“答案”更重要

现实生活中，孩子常被灌输“标准答案”：数学题只能这么算，作文必须按规定的套路写，阅读理解也必须是按标准来回答。但儿童小说和幻想小说偏要打破规则：在这些作品里会有很多问题跳出来，

这些“问题”像小钩子，勾住孩子的好奇心，故事不直接给答案，却让孩子知道：“你的疑问很珍贵，世界不是只有一种解释。”这种“敢质疑”的思维，比记住十个知识点更能保护孩子的创造力。

现实里，真正的“长大”不是符合某个标准，而是有勇气做自己。这种“多元生长”的价值观，用奇幻故事讲出来特别自然——孩子不会觉得被说教，反而会跟着故事里的人物一起想：“原来我可以和别人不一样，我的价值不用尺子量！”

总之，我们为孩子们写作，就是希望他们的童年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从小学会“如何与世界相处”，用灵魂的眼睛，看见每一种美好，用想象的翅膀，在爱的天空翱翔！

个人成长与地域文化创作

大 秀

将个人独特的成长经验与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相结合，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故乡”，是笔者渐渐摸索出来的一条创作道路。这条道路，不仅赋予了作品不可复制的个性与差异，也使其承载了更为深沉的文化分量与情感厚度。

写作本质上是书写自己的童年。我们无论怎么写，都离不开自己童年的影子和生活本真。写作也是消化掉自我童年后的再整合、再创造。当一个作家有了丰厚的童年，他就可以像玩积木一样将每个画面随意组合，完成一件规模宏大的作品。

对于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而言，我们的童

年生活与自然、乡土紧密相连、充满野性与生命张力，且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不可复制性”。一个作家的童年积淀越厚，他就越有故事。是童年时代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成就了我的作品。我的作品《麻花辫》《皮影班》《爬杆》《大河的歌谣》等，都归源于童年这口“富矿”。

因此，作为一名作家，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我们要不断回望童年、挖掘童年。每个人的童年都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童年赋予了作者独特的写作灵感和源泉。童年是文学创作的切入口，我们要利用好这笔宝贵的写作资源。童年回望包含两种：一是发生在自我身上的经历；二是“我在场”的、发生在同伴或亲友身上的故事。正是这种“在场感”，保证了故事的真切与鲜活。

然而，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们不能原原本本地照搬生活，而是需要经过提炼和艺术加工，需要总结提炼那些典型且能引起人类共鸣、具有永恒主题的素材。这些故事的张力和震撼力并不会随着岁月的流失而衰减，反而会像烈酒一样，愈来愈烈。比如：亲情、友情、战争、离别、重逢、悲悯情怀、生老病死等。这些话题能够穿越时空、引发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读者的情感共鸣。这些主题能够直击人心最柔软的部分，历久弥新。我们回望人类文学史，经典的文艺作品都和这些主题有关。

在个人成长经验之外，地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作品的标签，也是构建“文学故乡”不可或缺的元素。地域文化越是鲜明，作品的标签化越明显。由此，在创作中，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大量阅读地方史志、采访老一辈人。可是，面对浩瀚的地域文化素材，我们如何筛选和使用？或者说如何与文学相结合？搜集素材并非为了在创作中直接堆砌，而是为了让文化底蕴“打散后融在脑海里面”，以便于创作时能“自然而然的从笔尖流出来”，达到一种“若隐若现，不显山不露水”的境界。

当然，一切经验与文化的承载，最终都离不开一个好故事。好故事也是一部作品的核心和作者义无反顾创作下去的动力。现实不等于故事，故事也不等于现实。但故事一定来源于现实，没有现实便没有故事。现实为故事提供支撑和灵魂。我觉得好故事有四个特性：真实性、

曲折性、矛盾性和完整性。

即便有了好故事，好表达，辛辛苦苦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未必能得到所有人认可。每个作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退稿。退稿是一个作家的人生必修课。我们可以把退稿看出一件好事，因为退稿可以激励我们不断打磨自己，打磨作品，督促我们的作品向着炉火纯青的目标迈进。对于编辑的合理修改意见，我们要虚心接纳。同时，修改也是对自己和读者负责的行为。回望文学史，很多经典作品都是一遍遍修改出来的。可见，修改也是文学创作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完成一部作品，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旁，沉淀一段时间，让自己走出来，然后再以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修改。

回望童年，深入生活，方能写出既打动人心，又承载文化分量的坚实作品。请相信，一场场翻山越海后，每位写作者终有一天会到达理想的文学彼岸。

AI 时代的科幻写作：挑战、根基与未来展望

赵海虹

近两年来，人工智能已成为创作领域不可避免的话题。在写作课堂上，学生使用 AI 润色作业已屡见不鲜，而这些经过 AI 处理的文本往往具有鲜明的特征：充斥着华丽的辞藻，运用大量的暗喻、排比，但在这些华丽修辞的骨架之间，其内在的逻辑桥梁却常常断裂。AI 可能会强行将两个本无深刻关联的事物进行对比，缺乏建立在真实人类体验之上的共同性根基。

当下的 AI，一天能轻松产生上万个“示范作文”式的文本。那种堆砌虚词、风格浮夸的内容，如今变得唾手可得。然而，这种便利性恰恰给我们如何应用 AI 带来了巨大困境。

我曾对翻译专业的学生打过一个比方：以前的翻译如同爬山，译者需要历经与原文艰难搏斗的阶段，依靠自身的积累与感悟，一步步攀至山腰，继而才能凭借对语言微妙之处的体会，向顶峰迈进。这种对文字微妙处的把握，正是通过前期大量实践才能获得的宝贵能力。如今，AI 直接将你空投到半山腰，你却发现自己并没有继续向上攀

登的本领。社会压力巨大的今天，将任务交给高效能的 AI 看似是理性选择，但这实则剥夺了个人“磨刀练功”的锻炼过程。等到必须亲自执笔时，我们能依靠什么？

与翻译同理，文学写作中也需要积累对语言的微妙感受，也有从山脚开始登山的过程。如果新作者借助 AI 工具跳过攀登的前半段，就无法获得继续上行的能力。而只有站上峰巅的创作，才是人类不会被 AI 取代的领域。

科幻作家陈楸帆是 AI 创作领域的早期探索者。十几年前，他就开始尝试将自身作品喂给 AI，输入核心概念后由 AI 生成初稿，再进行修改，形成人机协作的模式。几年前，他更与李开复共同推动了多位科幻作家与 AI 联合创作的项目。这些项目作品都明确作为 AI 共创作品发表，与普通创作有明确区分。但据楸帆近期发表的看法，他坦言 AI 的进化已开始超出其掌控。它不再是一个纯粹被动、没有自我的工具，某种程度上，他看到了 AI 未来可能取代作家的潜在危险。

那么，在 AI 时代，写作者如何捍卫自己的独特性？我认为，关键在于抓住那些 AI 暂时难以企及的领域。华丽的辞藻、精巧的句式已不再是壁垒，真正重要的是那些浸润着生命力的、具体的、源自个人生命体温的细节。在营造这些细节的时候，作者不应该高高在上地安排一切，而是真正潜入角色的内心与身体，去体会其感受、共情其处境。

具体到科幻文学创作——这一常与儿童文学一同归类、评奖的领域——它正面临着双重挑战。

首先，我们笔下的“未来”正加速变成“现实”。当幻想照进现实，读者会用自身经验来审视、质疑作品：“我觉得现实不会这样发展。”这就迫使科幻写作，尤其是近未来题材，必须兼具最前沿的想象与最扎实的现实主义笔力。对于部分将科幻视为远离现实的类型小说来创作的作者，创作难度陡然增加。

其二，当我们深入思考技术的影响时，一种深层的忧虑挥之不去。不仅是科幻作家，如马斯克及多位 AI 领域的先驱都曾发出警告：人类需要控制发展 AI 的速度。因为没有哪种更高级的智慧生命，会甘愿受制于比其愚蠢的存在。“人工智能之父”杰弗里·辛顿在最初的警告后，

又试图“安慰”大众，提出：或许可以让 AI 对人类产生如子女对父母般的亲情，从而容忍我们的“不完美”。但这种设想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架空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科幻设计？

因此，一旦我们严肃展望未来，思绪极易滑向黑暗。然而，书写黑暗、警示未来的科幻叙事从《弗兰肯斯坦》（1818）就已开始，其创新性明显不足。我常对年轻作者说，表达未来忧患的作品早已汗牛充栋。可以继续创作这样的作品，但也要意识到它们已经显得“老套”。真正困难的，是构想一个积极的、光明的、且令人信服的未来。这种构想不能靠逃避严肃问题，而需要建构解决真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拥有驾驭技术为人类造福的信心。

如何在 AI 技术和各类新技术的挑战下，描绘人类与之共生，并使其真正造福社会的图景，这才是当下最棘手的现实课题，也是对科幻作者想象力的终极考验。这需要在细节上进行精心的、可信的设计。这方面刘慈欣的积累最深厚。近年来，国内科幻创作中着眼具体技术，体现技术对人类生活改造的建构性科幻不在少数。江波、陈楸帆、慕明等许多作家都做过成功的尝试，顾适的未来城市系列也可圈可点，天瑞说符的《我们生活在南京》更展现出难得的蓬勃精神力量，让我们看到“比钻石还珍贵的希望”。

今年夏天，我参与了一个国际出版项目，主题是中国科幻作家对百年后的世界的展望。在万字短篇的规定体例中，我尝试设计一个光明的未来，但由于欧洲国家对 AI 的高度敏感，设定中只能让这个重要的存在隐身。此外，小说在政治面也缓和了真实世界的尖锐矛盾，在“地球村”概念已如泡影般消散的今天，我依然想在文本中保留一丝“童话感”，描绘一个人类能够携手共进、共同应对气候危机的未来，也许那样的未来真的可以实现呢？

虽然在主流科幻中的光明故事并不多，但在少儿科幻领域比重却尤其大——多是简单、快乐、有趣的科普型科幻小说或科幻童话，而能同时直面科学伦理的深层挑战、了解技术风险但仍然传递光明信念的作品，还非常稀缺。这片创作的蓝海，期待大家一起来共同开发。█

幽蓝之境的生命风景

——雷默《水手》论札

Article- 马 兵 Ma Bing

雷默在写作《水手》（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时“曾试图用不同的颜色来结构这部长篇，而来自太平洋深处的迷人气息确实一直萦绕在我周围，这是一种神秘莫测又令人心驰神往的氛围”，虽然小说并未如此呈现，但对色彩的敏感还是保留了下来，比如小说第一章“幽蓝”赋予大海更深沉、玄远、神秘和悲郁的气质，也符合主人公在横跨太平洋的两年漂泊中所领略到的别样人生况味。

讨论《水手》绕不开“海洋书写”，雷默也期待用这部作品为中国当代海洋文学贡献一份力量。40多年前，以王蒙《海的梦》、邓刚《迷人的海》等为代表的一批小说，让作为特殊“风景”的大海成为新启蒙意识结构中的重要意象，激发一代人想象远方的热情，也包含一种与时代共振的现代性追求，被辽阔的大海疗愈，或者强劲地与大海相

搏，这样两种写作实践以及它们的相互转化一直绵延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海洋书写中。面对已成范式的写作传统，雷默是有取舍的。一方面，他从更广阔的世界海洋书写中汲取营养，转益多师。阅读《水手》的不同章节，会让人想起一些经典之作，比如皮埃尔·洛蒂的《冰岛渔夫》、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康拉德的《“水仙号”的黑水手》等。另一方面，他写以海为家的人，却不把大海过分美化为崇高精神的原乡，写与海的搏斗并不格外张扬水手们昂扬的生命意志，而是理解并尊重他们的疲惫，以“去英雄主义”的理解和丰富的细节写出海上谋生的肉体艰困和精神损耗，也写出了这些艰困与损耗之于个体成长的意义。

小说12章大致可分成五个单元：王武之死、科斯特岛的停泊、钓鱿鱼、秘鲁之恋、归国之思。五个单元让叙事者见证了生离

死别、相逢错过,各种接踵而至的“不确定性”给“我”上了最生动的人生之课。小说转入航行后,即加快叙事节奏。老水手王武甫一出场,其人设很像是引领“我”的一个导师,是成长小说叙事中的核心角色,然而死亡迅疾发生,在风暴之夜,王武舍命救回了“我”,彻底地把“我”从对远航幼稚的想象中拉出来。对“我”最大的触动不是他的死亡和海葬,而是海员们迅速将注意力从一个人的死转到“鲨鱼宴”,“我惊讶地发现,王武已经从他们的脑海中提前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风暴过后的大海变得“异常宁静”,“我”对大海的壮美和无情也终于有了一种宿命的感悟,一切就像康拉德在《生活与书信笔记》中写的那样:“在诗歌和散文中,有那么多省略号以它的伟大和神秘为主题,而这些人却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这片海或那片海。大海是不确定的、任意的、无特征的、狂暴的……它的宁静中有一种空虚,它的愤怒中有一种愚蠢,那是无尽的、无边的、执着的、徒劳的……”在科斯特岛,“我”还结识了纳古灯塔的看守人庄老头,他像规划一场盛宴那样规划自己的葬礼,老人的“慈祥和智慧”是因为见惯了风暴和死亡,但本质上与那些王武死后转去讨论美食的水手没什么两样,人事的微茫更显出海洋的亘古如斯。这些给予“我”教诲的人,是从大海那里领受了终极的教诲。这不由让我们想到康拉德的墓碑上镌刻的斯宾塞的几句诗:“劳累后的睡眠,暴风雨后的港口,战乱后的和平,生命后的死亡,这是最大的快乐。”

生命如此,爱情亦然。无论滞留在科斯特岛红灯区并和当地人结婚的镇江女人的经历,还是“我”在秘鲁码头与杨丹邂逅后发生的无果恋情,抑或船长、大副,以及庄老头女儿各自充满隐痛的人生过往,没有一个有堪称圆满的收束。小说在讲述这些情感故事时,笔墨是粗线条的,却自带有一种深沉的生命感喟,那些对残缺情感的诘问和不驯最终在苍茫的海面上消散。小说在每一段情感的故事之后,都会有一段对海的风景描写。大海容留了生命体验中美与痛的种种矛盾,并对它们一视同仁,而大海这种与主体情感结构高度关联的“风景”的频频呈现,正见证了一个具有“内面性”的水手蜕变成长的全过程。

小说的结尾也是饶有意味的。远航的轮船即将报废,水手们在大副的带领下重聚港口,船舶报废场“到处都



是铁锈,有的铁锈从船体的油漆剥落处挂下来,像船的眼泪”,“我们”的船被切割机拆卸得七零八落,就在那一刻,船长“悲怆而倔强”的身影也定格下所有水手们的不舍。在回去的路上,车子要经过一段海底隧道,时间变得沉滞,一直到阳光重新透过车窗,“我们”仿佛是“从时间的无情流逝中,从生命的短暂阶段中,攫取片刻的勇气”,然后眼前举起“被拯救的碎片”。成为一名水手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以海为维度不断调控自我对世界和生活的认识,是知觉对时间和空间的海洋化重构。一艘船就是一座浮城,也是水手们的一座围城,他们的生命风景摇曳在出海与返回之间,在悬浮与沉实之间,在漂泊和定居之间,在无望与等待之间,在恐惧与勇毅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在虚无与充盈之间,在倦怠与倔强之间……

日常生活的意义，可以从我们自身生成！

——读濮波《日常生活的重构》

Article- 边建松 Bian Jiansong



《日常生活的重构》书影

濮波将自己对日常生活思考的文本命名为《日常生活的重构》，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似乎看到了他貌似中庸其实一肚子的尖锐坏笑，感受到了他安静面容下的张扬、平和和神情中的凌厉——是的，没有突破，哪里来创造？——而这，可能也是濮波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吧？

日常生活的特点是物质的、世俗的，尤其是在都市化之后，“人变得渺小和不可爱”。在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被物质和世俗困住的人，对他们来说，“生活是被遮蔽的”。被物质和世俗困住的人里有那么一些人，触须要朝精神和高雅的方向延伸。这些人里，有的人挣脱不出，像铁屋子里醒来的人一样

憋闷和狂躁；有的人却打破铁屋子呼吸到了崭新空气，朝向开阔地带，就像濮波一样。

如何让人从物质的、世俗的境地中走出来？是外界的引领还是个人觉悟？濮波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从日常阅读、经历、感受的千丝万缕条线索中，捕捉到“一天，成为我经营的主题”，倡议“诗意的生活”。但是，我认为濮波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基于他人引领之下的个人觉悟。两者不可全抛弃，不可偏执一方，正确的做法是两者结合。没有引领，诗意的生活没有方向；没有觉悟，诗意的生活缺乏质地。

我甚至想到，作为诗人的濮波教授，写作

时一定会联想到，一位漂泊的诗人用德语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一位二十出头的诗人用俄语说“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一位失去自由的集中营诗人说“黄金在天空舞蹈”，而濮波的那位伟大的同乡人则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以，读到本书封面上的这句话：“用感性之道触摸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抵御异化、僵化、符号化、象征化，让人找到生活的最高意义。”我是持认可态度的。这里的“生活最高意义”，也即“诗意的生活”，濮波认为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把自己放到日常生活意义的生成者的位置上。自己去生成日常生活的意义，这个观点太诱人了！这个观点就像打开铁笼放虎归山，让生命重新恢复那种原生态力量。

有关如何指导生活的书，太多了，有周国平、林清玄……他们无不在说，生活需要修行，在日常生活中喜乐人生……和他们的作品相比，濮波作为中国一位颇有名气的诗人和浙江一位勤奋博学的大学文艺学教授，其成书的文思和结构还是很有特色的。

特色之一是整体性，全书分为认知、行动、时间、空间四个章节，这种理性主义的分类方式，让本书具有一定的学理性。这和作者是大学教授有关，动不动就涉及一些哲学家和哲学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自己的思考。比如，书中提到了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从这本批判形而上学的哲学著作中，濮波认识到“生活世界的丰富性，需要我们的感知和行动”。这些学术思想，抽象高邈，为普通人所不及，但濮波信手拈来，说明他对这些概念的熟悉和重视。

特色之二是个体性，书里主要以个人经验为主，印证“成就自身日常生活的意义”这个观点。我感到写作此书的濮波，分身为三个人：一个是语言表达时的诗人，感性而丰富（我自己比较喜欢濮波的诗意叙述，那种语言的松弛感读来很舒服）；另一个是关注社会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一双眼睛时刻关注者社会各个层面，甚至还有一些视



角独到的摄影作品（这些摄影台有说服力了）：还有一个是剖析现象的思考者，对自身生活和社会现象进行梳理、整合、探究、评判，在纷繁芜杂中披荆斩棘找出一条路，这条路就是“成就你自己”。

这是 2025 年我读的第一本书，我感到很幸运。因为读这本书，我感觉也像在进行一次诗意生活的行为艺术，经历的过程有点难度，结果却比较舒适——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愿望吧：生活着，幸福着。📖

书写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关切

——评长篇小说《里斯本丸悲歌》《海上繁花》

Article- 刘雁翎 Liu Yanling



《里斯本丸悲歌》书影

1942年10月，浙江舟山东极岛海域，一艘载有1816名英军战俘的日军货船“里斯本丸号”不幸遭鱼雷击中沉没。日军为了掩盖罪行，不仅在船体沉没前封锁舱口，企图杀死所有英军战俘，更在部分战俘奋力脱困落水后，用机枪围猎扫射。当沉船的轰响震碎海面，舟山东极岛渔民挺身而出，冒着枪林弹雨，划着小舢板，营救了384名落水战俘。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以生命拯救生命的人间大爱，用无畏和大义书写了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篇章。

曾有情与张子影携手创作的长篇小说《里斯本丸悲歌》（浙江教育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以及此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杨怡芬长篇小说《海上繁花》，共同聚焦二战期间这一历史事件，以文学唤醒沉睡在舟山东极岛海域海底的历史记忆。

两部小说的共同特点是以基于历史的非虚构真实，体现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品

质，在尽量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叙事主线进行高度戏剧化的编排，根据叙事结构的需要安排人物的逻辑关系和推进历史事件发展，完成以“历史之真”转向“文本之诚”的审美呈现，使作品具有较强的历史在场感。曾有情与张子影两位作者为此多次深入东极岛，走访渔民后代，奔波于纪念馆、档案馆、图书馆，研究大量文字及影像资料等。他们在《里斯本丸悲歌》“后记”中写道：“用小说的形式去呈现一段悲壮的史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作家总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面临极大考验。”杨怡芬曾将“史实”比作“树干”，将“虚构”比作“葱茏的树枝和绿叶”。两部小说的作者不断在史料钩沉中，打捞着这段沉入海底的历史碎片，用文学的方式建构起他们认知、想象和理解的历史。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同时也是叙事的艺术。一个故事有多种叙事方式，《里斯本丸

悲歌》和《海上繁花》分别建构了两种不同的文学“时空体”。《里斯本丸悲歌》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描写了故事发生的两个重要空间场域——香港和东极岛,围绕着小无猜的渔民林海生与沈青梅、一见钟情的英军中尉威廉斯·彼得与护士陈阿蕾的两段爱情故事,实现双线并行的蒙太奇化的时空并置,以线性叙事的方式交叉推进两个时空的交合,引出叙事主线——“里斯本丸号”沉没的悲歌与渔民的救援壮举。《海上繁花》则建构了一种多线交织、时空交叠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小说围绕叙述者“我”与恋人香织的聚散离合,以伊恩、约翰、阿卷等人的多视角转换,从1941年到2017年的时空跳转中建构故事逻辑,实现了“戏中戏”“镜中镜”的审美效果。作者以“间离”为方法,让读者从主体叙事中抽离,让叙述者“我”提醒读者正在阅读一个被建构的文本,通过书中人物有关文明与战争的发问,引导读者与作者一同追问。尽管两部小说的叙事结构不同,其目标都致力于超越历史惨剧的悲悯叙事,廓清战争给个体微末命运所带来的晦暗斑驳的面影,呈现战争与人性的复杂面向,引导读者对于生命、尊严、情感的严肃思考。

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关注人类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对于小说的创作而言,宏大历史的叙事也要把落点放在历史个体的内在经验上,叙事层面的整合就是对个体记忆的“深描”,以鲜活的个体记忆完成集体记忆的拼图。从两部小说的日常叙事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人间烟火的历史温度,人物间交织的爱情、亲情、友情铺陈了人世间的温暖底色。然而战争对日常叙事的中断强化了小说的悲剧色彩。比如,生活在抗战时期香港的伊恩一家、波仔兄妹、被带上“里斯本丸号”的英军战俘,以及无数被战火摧毁的家庭与生命。爱情的聚合分离同样笼罩在战争幽灵之下,《海上繁花》里乔与安妮的爱情萌芽终成梦幻泡影,《里斯本丸悲歌》里威廉斯·彼得与陈阿蕾的跨国恋也中断于海底。

两部小说对作为生命拯救者和悲剧见证者的东极岛渔民的形象塑造也颇多用墨,着力描绘人物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挖掘出人性深处的力量。《里斯本丸悲歌》以工笔画的方法勾勒出渔民“大爱无疆”的精神内核。从林海生、沈青梅、三叔公等人物身上显现的勇敢坚忍、朴素

仁爱的特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舟山海洋文化浸润的结果。《海上繁花》是以白描的手法写群像的风采,阿卷是群像中的典型代表,渔民的形象更多是通过“简单与抽象”的群像书写来寄寓作者的情感。《海上繁花》还详细描述了三名英军战俘由中国军民护送出岛抵达重庆英国大使馆的经历。通过或明或暗的线索,中国军民的形象在小说中有了具象的呈现。当被历史洪流所遮蔽的一个个平凡的、诗化的、觉醒的“个人”被重新发现,小说就突破了商业大片超级英雄的叙事框架,以平凡的伟大书写人民的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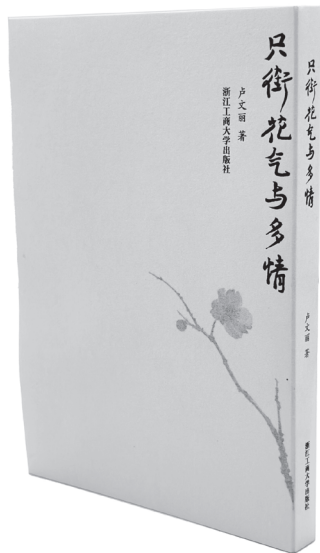
两部小说最具叙事张力的地方,就在于那场惊心动魄的海上救援。代表“人间炼狱”的“里斯本丸号”,一场精心谋划的海上屠杀,战争的暴虐与凶残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海上繁花》中,落水求生的战俘看到了那道救赎的光:“约翰一直认为,眼前的奇迹,是自己虔诚祈祷的结果。有一对渔船,从小岛的方向来了!”《里斯本丸悲歌》则以渔民的视角吹响了这场海上集结号:“螺号响,众人帮。这就是传统,这就是口号,这就是压倒一切的号召。渔民纷纷放弃捡拾棉布,划着自家的小舢板奔向事发海域。”当个人被历史的命运裹挟,面临人性的抉择,在战争所造成的断裂中人类自我超越的空间却被轰然开启。在《里斯本丸悲歌》中,作者通过渔民施百志的觉醒轨迹来表达“救人的过程一定是灵魂净化的过程,是人性拷问的过程,是对人和事重新认识的过程”的主题。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要体现出伟大的心灵和伟大的思考。在危机之中的跨国相援正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域的文学叙事,折射的是小说中“救人一命,天上一星”“螺号响,众人帮”的朴素情感。2024年,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上映;2025年,故事片《东极岛》上映。两部电影与小说形成互文,让这段历史为更多人所熟知,这场中国渔民营救英军战俘的义举丰富了全球对人道主义救援的理解。从“地方”到“世界”,从“我”到“我们”,“共同体叙事”是以更广阔的世界性视野,“以人为本”的叙事框架,去描摹战争的残酷、生命的尊严、人性的抉择,以及人类共通、共情与共振的情感结构,表达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关切,传递出爱与和平应该成为人类永恒精神坚守的宏阔理念。■

生活尽是诗情

——评卢文丽《只衔花气与多情》

Article- 子道 Zi Dao



《只衔花气与多情》书影

正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在《诚斋荆溪集序》中所说：

步后院，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讫而后者已迫，焕然未觉作诗之难也。

诗人卢文丽这本新出的旧体诗集中也充满了生活的诗情：从观戏到饮食，从插花到茶话，从旅游到应酬，从日常居家到节气变化……表现了诗人丰富而立体的日常，加之不少诗前都附有小序，更便于我们具体感受，如《芙蓉香中偶得》的小序言：“过北山路，芙蓉盛放，香远益清，契乎吾心。”读来已很有味道。此外，我想她作诗应该也

如诚斋所言“焕然未觉作诗之难”，不少“偶得”“即兴”“有感”之诗，信手拈来，畅快恣意，即刻就能与眼前事物发生诗意的、深厚的联系，这是一种难得的天赋。

在诗集的“跋”里，卢文丽自己表示：写旧体诗，是自然的生发，是生活的调适与点化。她之前多因现代诗之作而被大众熟识，但相较于写现代诗可能被赋予的很多期待和抱负，写旧诗自然更加从容，不硬写，不功利，词句显得闲适自如。“村墟蚕豆绿，野渡杂花欢。老少杭篮挎，溪滩挑马兰。”（《谷雨食马兰》）这类五言绝句尤其能体现出一种“清欢”之味，也因其短小干练，而能在生活的琐碎、繁芜中游刃有余。亦如“随手插花乱，人花两适安”（《插花》），“秋月怜丹桂，

中宵伴到明”（《白露》）等。诗人用词简洁却不俗，少夸饰和用典，直抵人心，颇似王国维所说的“不隔”之意：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

当然，诗集中也有不少精工之作，体现了不凡的气象，《秋分》中的“雷始噤声南去雁，雨方敛翠晚吟虫”打开了眼界，而后乃有“四时风月皆堪念，万里江山总不同”的感慨。所以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切勿迷失在诗人看似微小的生活细节里，而错过了其中隐约透露的大境界。如何从个人庸常的生活中，提炼出一种超越日常的感悟和观念，并能反过来指引我们去更好地生活，这不仅与每一个人切身相关，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学创作的真谛。正如《观戏有得》中“凝睇台前观戏文，岂知已是戏中身”之意，观戏所能体验的戏剧性处境，并不仅限于舞台之上，更表现在表演和观看、角色和观众、戏剧和现实之间的虚实相生、主客互换；同理，我们读诗、生活也是如此。

我想，可能正因为卢文丽有创作现代诗的经历，所以她在处理旧体诗时，更能收获一种连通古今的意识，以旧写新，或将新写旧。在《遣闷一首》中，她曾这样“自嘲”：“忆昔青春年少时，由缰信马写新诗。晚来回首弄平仄，湖山逢君笑我痴。”从“青春年少”到“晚来回首”，指向了不同人生阶段背后，阅历的沉淀所引起的思想、气质的转变，在诗的新旧和人的老少之对比下，“痴”更像是一种大智若愚，以退为进。中国的现代新诗年龄更小，自二十世纪初发生以来，到如今也刚过百年，与千年古诗的传统相比，确实还像是处在摸索和成长的“青春期”。诗人的中年回首，自然更容易亲近沉稳、老练的旧体诗。在《追和杜工部〈秋兴八首〉（其四）》中，诗人曾以“今古樵柯一局棋，百年疏忽熟知悲”起兴，这种贯通古今的感发，似乎只能借由旧体诗的形式才能更好地表达，也似乎只能在诗人拥有一定的人生沉淀之后，才能和杜甫的诗勾起更深的关联。

由此出发，卢文丽的旧体诗创作启发我们，“传统”并非放在博物馆里展示的“器物”，而更是一种与感知事物的能力，读诗、写诗即察觉世界、体悟生活的另一种视角和方式，它可以时刻发生在日常里，“活”在每一个有诗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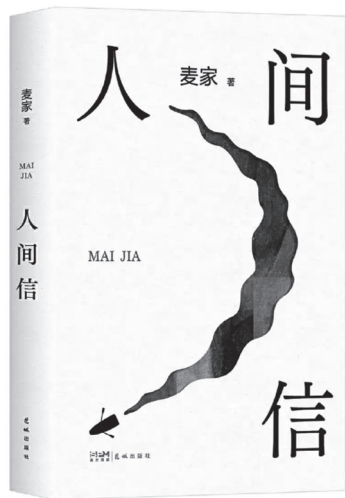


的人心中，而且可以对接历史悠久的生活方式，激活起传统但依旧新鲜的感受力。整本诗集中，有一首名为《秋夜试纸》的诗，使我印象深刻，其写道“檐雨秋声试新纸，绵柔韧糯自多姿。犹闻小满青青竹，倾向窗前争赋诗。”新纸的质感正如世上万千事物的状态，留待诗人去书写；这书写的过程既像创造，也像回溯——新纸可以还原为“青竹”，而事物本来就饱含的诗情，也等着我们去唤醒。 ▮

父亲神话的消解与形象重塑

——评麦家《人间信》

Article- 李含梅 Li Hanmei



《人间信》书影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谱系中，父子关系是一种核心叙事装置，父亲形象也随之流转变化。麦家因《解密》（2002）、《暗算》（2003）、《风声》（2007）等谍战作品受到关注，近年的《人生海海》（2019）与《人间信》（2024）标志着其创作转轨，从惊险刺激的谍战传奇转向现实题材，回归童年与乡土。对麦家而言，故乡带来的苦痛需在岁月中沉淀，直至父亲去世，自己也成为父亲，他才开始直视无法回避的内心创伤。

《人间信》以富春江双家村为背景，围绕“我”与父亲的故事，揭开原生家庭的累累伤痕。父亲蒋德贵因放荡不羁被村民称作“潦胚”，使家族蒙受屈辱与歧视。年轻时的父亲曾被日本宪兵抓走当挑夫，回村后背负“日本佬”污名，而“我”也成为众人口中的“小鬼子”。后来父亲因曾营救一名落水的日本孩童却未救同胞的往事被揭发，被

划为“黑五类”。有一次，当“我”因“小鬼子”绰号被同学殴打，决意出手反抗，却反遭父亲无理掌掴。绝望的“我”意图自戕，在公社卫生院养伤期间，受正在学校参与革命的二哥感召，回家后收集父亲赌博罪证进行举报，以换取加入组织的资格，父亲被判八年徒刑，也标志着“我”与家庭彻底决裂。

小说呈现出从“审父”到“弑父”到“寻父”的精神历程：作家通过“审父”瓦解传统父亲符号的神圣性，以象征性的“弑父”撕裂血缘纽带，实现身份突围，又在“无父”的伦理困境中，探寻理想父亲形象重构的可能。

一、“审父”：传统父亲符号的瓦解

中国传统家庭秩序建立在男性同性联盟基础上，父亲是道德权威与家庭事务的决

策者，子辈服从父辈权威，居于附属地位。中国古代文学中鲜见激烈的父子冲突，五四时期的“审父”书写，如《伤逝》（1925）中以封建特权戕害子辈的“隐形”父亲，对“父慈子孝”的伦理神话进行了祛魅。新时期初期的作品，如王蒙《活动变人形》（1987）以儿子倪藻的眼光批判父亲倪吾诚，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儿女们》（1979）直接控诉许茂对子女们的冷酷无情，具有明显的“审父”意识，这与作家在“文革”中目睹传统父亲形象崩塌的创伤记忆有关。先锋小说中的父亲，如苏童笔下的五龙、王德基，不仅丑陋凶恶，甚至毫无“父性”。至20世纪90年代，父子关系叙事回归日常，如余华《许三观卖血记》（1995）中卖血养家的许三观，彰显了平民主义立场下的人性光辉。新世纪以来，父子关系叙事多采取“平视”视角，如向迅《与父亲书》（2021）将父亲还原为勇气与脆弱并存的中国农民，周荣池的《父恩》（2023）既赞美父亲的勤劳、孝顺，又将其不堪、古怪的丑行公之于众，父亲形象更接近真实的普通人。

《人间信》中的父亲做人轻浮、放任自流，因而得名“潦胚”，颠覆了传统威严高大的父亲形象。这一极具地方性贬义的绰号代替“严父”符号，标志着父亲权威的消解，继承了五四以来的“审父”传统。父亲本名“德贵”，寄托了德才兼备、富贵荣华的期待，对应传统父亲作为家庭权威制定者与经济支柱的职能。但现实中他风流成性、耽于享乐，“潦胚”“大奶嘴”“老童生”等道德蔑称成为其无法摆脱的标签，使家族蒙受屈辱。年少的主人公在家庭重压下挣扎，有一次，当外人侮辱父亲时，他出手反抗，却反遭父亲毫无缘由的一记耳光，促使他以举报父亲赌博的方式与之决裂。

爷爷去世后，奶奶与母亲承担家庭重任。拉康所说的家庭内部象征符号系统规定了构成家庭的种种关系以及不同角色的功能，在小说中，男性角色在功能上缺位，由女性代偿，甚至作为父权体制微观体现的“数钉子”家法，也由女性执行。但父亲在受惩后重操旧业，“我”受罚后拒不认错，家法的失效宣告了父权体制的崩塌。

小说的叙事策略也呈现出“审父”的姿态。《人间信》上半卷将“我”置于背景，笔墨聚焦父亲形象的刻画。“我”既作为家庭成员目睹父亲的种种“潦胚”行径，又通过阿



山道士、奶奶等人的转述，拼凑对父亲的整体认知。“我”以平视姿态将父亲还原为充满弱点的普通人，祛除其神圣光环。这一叙事视角，既使读者直面父亲的荒诞，又保持审视距离，与新世纪以来“平视父亲”的写作趋向契合。

审视父亲，也在审视其所处的时代。麦家并未停留在对父亲的单向控诉，更揭示了“潦胚”父亲是时代与家庭共谋的悲剧产物。小说开篇以“绳子”一章叙述父亲孪生胞妹离奇死亡，“绳子”既是小妹寻短见的工具，又是双家村精壮男人在撑竹排时用于保命的安全绳，同一根绳子缠着生与死，给父亲的年少时期笼罩上宿命般的诡异阴影，成为其及时行乐生活方式的由来。开头回避了小妹的真正死因，直到后文借奶奶效仿小妹寻死的情节，以隐晦的方式暗示小妹的死源自双家村一种普遍“疾病”，男人利用女人的愚昧、忠贞与顺从给女人带来不幸。父亲作为小妹的孪生兄弟，无意识于家族内部的男女双重标准，但亲眼目睹妹妹承受损害直至殒命，加之家人对其无条件的溺爱，共同铸就其人格缺陷。尽管如此，父亲的内心仍怀揣一份良善，在受日本宪兵队威胁当挑夫时，偶然救下落水的日本儿童，却反因此受迫害。“日本佬”“黑五类”的政治污名剥夺其人格尊严，也使“我”背负“原罪”，成为善恶不明时代下制度性暴力的牺牲品。

二、“弑父”：撕裂血缘纽带的身份突围

“弑父”是在“审父”立场确立后父子矛盾冲突的激烈外显，其根源在于双方身份认同的错位。当“我”因父亲“日本佬”的污名遭到同辈侮辱并准备复仇时，父亲非但未与“我”结成抗辱同盟，反而以莫名掌掴相向。在外懦弱畏缩的父亲却将“铮铮铁骨”对准儿子，致使父亲权威在“我”眼中彻底瓦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家庭小说常以生理层面的“处决”展开“弑父”叙事，如苏童《罂粟之家》（1988）中的刘沉草在地主刘老侠操控下弑杀生父陈茂。作为新一代地主阶级，刘沉草是乡村流氓无产者陈茂偷情的产物，这一弑父冲动源自内心深处的血缘耻辱，隐含其对突破命运枷锁与抵达新生的渴望。麦家在构思“弑父”情节时，虽不同于生理性“弑父”，以告发父亲赌博的精神“弑父”行为致其入狱，但都寄寓了主人公超越旧我、重塑生命形态的期待。对父亲的检举不仅成功清洗了“小鬼子”的政治污名，也成为“我”加入革命队伍的“投名状”，蜕变为光荣的“英雄少年”和“一粒金色的子弹”，实现个体身份的突围。

“弑父”不仅是个体行为，更是混乱时局中的集体悲剧。在“我”举报父亲后，随之而来的是县、公安局、公社三级权力机构联袂上演的“公判大会”，父亲与前公社书记、老师等一同受审。小说详述了群众代表揭发罪行的情形，学生揭发师长，儿子告发父亲，展现出“文革”时期伦常颠覆的社会失序，也宣告了父权体制的崩塌。

但是，革命理想与内心良知的矛盾撕扯着“我”的内心，麦家以巧妙的叙述人称转换表现“弑父”中的挣扎。小说前五章采取内聚焦视角，以第一人称“我”建构叙事，第六章“我·另一个我”起，在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了准备寻仇的“我”后，叙述转为第三人称“他”。正如章节标题昭示的，父亲的暴力行为“杀死”了过去的“我”，这一转换标志着主人公的自我分裂，以“他”代“我”，既使叙述自我暂时抽离、冷静回望，也减轻“弑父”带来的负罪感，形成一种带有元叙事意味的反思视角。

“弑父”的后果沉重难负，父亲缺位迅速导致家庭结构的破裂，母亲、姐妹皆视“我”为毁灭家庭的元凶。从

根源上看，“我”与家庭成员间的矛盾，是传统儒家伦理与革命伦理的冲突。在家人看来，父亲是赐予“我”生命之人，儒家强调“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子女面对父母的过失应该“隐恶扬善”，维护亲情伦理稳定性；但“我”则认为检举父亲符合时代对个体行为的规定。参军远走时，“我”宣称“他不是我父亲，我是革命的儿子”，标志“弑父”的完成，主人公从“血缘之父”走向革命所象征的“精神之父”。

主人公背叛“血缘之父”、皈依革命的“精神之父”的“弑父”行为，是对“父亲”符号的再解读，以革命伦理颠覆父子伦理，质疑了血缘关系的天然合理性。当“血缘之父”在精神层面被“弑杀”后，在“无父”的精神真空中，革命之父等非血缘关系的父子关系填补了空缺，重构了一种全新的父子契约。当血缘不再成为父子关系的唯一基础，文学叙事中就演化出繁复的关于“父亲”角色的重新想象。关于非血缘的父子关系书写，在余华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作品中有着丰富的表达。《在细雨中呼喊》中（1991），养父王立强给予孙光林物质支撑与精神慰藉，生父孙广却视其为累赘而抛弃。《许三观卖血记》（1995）中的许三观与一乐、《兄弟》（2005）中的宋凡平与李光头、《第七天》（2013）中的杨金彪与杨飞等等，可以看到在余华笔下，非亲父子的情感比血缘父子更加纯粹和真挚。

余华以养父置换生父，麦家则令主人公从生父走向精神之父，二者皆撕裂了父子的血缘纽带，将“父亲”从一个固化的生理与社会符号，重构为发挥特定情感和社会功能的角色。在摆脱传统父权压迫后，作家重构理想父亲形象，尝试在废墟之上寻求精神重建，开启曲折的“寻父”历程。

三、“寻父”：理想父亲形象的重构

“寻父”本质上是一场寻找自我的过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这些存在主义的命题，在父亲缺位的常态下亟待解答。在“我”遭受欺凌却反被父亲无理殴打后，其权威彻底幻灭。“我”的自戕既源于绝望，也暗含重生的希望。在公社卫生院养伤期间，干爹

语重心长的安慰未能使“我”振作，正在学校参与革命的二哥回家后被干爹赋予劝说的重任。出人意料的是，二哥带来的革命故事给万念俱灰的“我”注入了新的希望。通过二哥的引荐，“我”结识了公社刘主任，逐步走上革命道路。作为引路人，二哥为“我”提供了全新的身份认同，填补了与父亲决裂后的内心空缺，使“我”开启了寻找“精神之父”的历程。

麦家对理想父亲的塑造，在之前的《人生海海》中就初现端倪。小说中存在两个“父亲”，性情急躁的生父与无所不能又善良悲悯的理想父亲——上校。上校忍受日军文身之辱，回乡后又受乡邻流言迫害，却在国家大义前坚守底线。“我”亲眼目睹他在面对小瞎子等人凌辱的从容不迫，也见证其对猫的脉脉温情。上校并非符号化的英雄，他身有缺陷、性格孤僻，却以人格光辉潜移默化地滋养“我”，成为能够在精神层面给予指引与支持的“理想之父”。

及至《人间信》，“理想之父”形象从个体扩展为群体。主人公宣称“我是革命的儿子”，以进入革命集体这一“红色大家庭”取代缺席的“血缘之父”，以革命组织“红色的热血”引领自身成长。在这里，叙述人称又一次发生转换，从第三人称“他”复归“我”，标志着新的身份认同的确立和主体生成。

此外，麦家也在女性角色身上寄托了部分“理想之父”的特质。爷爷去世后，父亲轻浮放荡，奶奶和母亲以坚韧姿态支撑起破碎的家庭。父亲入狱后，母亲仍不离不弃，变卖家当携带幼女栖身监狱附近，等待父亲归来重振家业。与长期缺席的男性相比，女性角色展现了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对麦家而言，女性是其生命中的一抹亮色，其笔下的女性角色总闪烁着高尚与坚韧的光芒。

在小说中，女性角色也是主人公重建身份认同的关键。陈思和所说的“无名”指向价值多元的文化状态，从这一逻辑出发，小说角色的“无名”设置，时常指向主人公模糊的自我身份。与《人生海海》类似，《人间信》中的“我”长期处于“无名”状态，暗示其身份认同的缺失，直到多年后与奶奶重逢，其一声“蒋富春”的呼唤，才标志着“我”作为蒋家血脉，重新被家族接纳。在承受母亲执行的“数钉子家法”后，“我”实现了与家庭的和解。女



性家庭成员不仅以其卓越品质引领“我”成长，更是“我”重获家族归属感的来源。

然而，《人间信》并未实现父子间的直接和解。“我”渴求母亲原谅，却始终拒绝为举报父亲的行为认错。父亲出狱后远渡日本，最终客死他乡，强化了“我”对其错误的认定。小说结尾援引安妮·卡森的诗句“伤口释出自己的光”，暗示和解的漫长与艰辛，映照出创伤的无解。文学叙事是对创伤体验的复现，麦家化内心创伤于文学书写，在书写中反复咀嚼又翻检自我伤痛，从“伤口”处释出另一种声音，是作家无限接近创伤并寻求治愈的尝试。

麦家对理想父亲的文学追寻，与其现实中的身份转换密切相关。他与父亲僵持二十余年，待其试图弥合裂隙时，父亲却身患阿尔茨海默病直至离世，未能达成和解。及至自身步入中年并成为父亲，面对青春期的儿子麦恩，亦频发言语冲突。麦家曾在访谈中自述，僵持的父子关系是自身生命底色中不幸的来源。就像当年以军校远行逃离父亲的麦家，儿子麦恩则以紧锁房门回避交流。直到麦家给远赴美国留学的麦恩远渡家书，父子隔阂才得以消融。从“子”到“父”的身份转变，使作家得以整合两种相互嵌套的身份认同来回望父亲。如同余华指出的，父子之战在儿子成为父亲后进入新阶段。麦家在作



品中寄寓对理想父爱的期待，亦蕴含了身为人父的自我期许。从与父共处、理解父亲到成为父亲，这不仅是作家个体生命的轨迹，更深刻作用于其创作实践，催生出更加复杂多面的父亲形象。

四、结语

麦家以谍战题材的“密码三部曲”（《解密》《暗算》《风声》）受到关注，被誉为“中国谍战文学之父”，喜爱这些作品的读者群体形成了固定的“期待视野”，他们期望能与作家继续驰骋于解码天才的谍战空间。然而，《人生海海》《人间信》急剧转向充满伤痕的乡土空间，引发了复杂的接受反应，部分读者将其解读为作家成名后转向个体经验叙事的某种“规律”，甚至认为麦家已江郎才尽，这实际上是读者期待视野被打破后产生的负反馈。但细读麦家的文本谱系，会发现他对“创伤”的勘探一以贯之。早期谍战作品中的“弱的天才”，其高超智力下涌动的隐秘伤痛，未尝不能视作作家深藏于心的创伤的象征性释放。

自《人生海海》起，麦家开始直面童年记忆与乡土经验，其间不乏创伤，但也出现了自我疗愈的可能性。《人间信》将故事聚焦于故乡、父亲与伤痛，通过“审父”颠覆“父慈子孝”的传统父子伦理叙事，以象征性的“弑父”撕裂血缘纽带，实现身份突围，又在“无父”的伦理困境中，以“寻父”姿态探寻理想父亲形象的重构。

书写父亲，同时凝聚着麦家的乡土经验。尽管麦家一再申明《人间信》非其自传，小说中“我”与父亲的紧张关系，却颇似童年时麦家与父亲关系的镜像。父亲带给他的创伤长期阻滞其进入故乡书写，直至父亲离世后，他才回归故土。在此意义上，“寻父”亦是“寻乡”，寻找生命的原点。《人生海海》中的上校与《人间信》的“我”，都经历了离乡与归乡的回环。《人间信》中写道：“我和家乡音信全无，无到令我不安，莫名地暗生疑惧，似乎处于一种危急状态，吊在悬崖，命悬一线的样子，随时会坠崖，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这种不安心绪隐喻个体与生命原点产生断裂的恐惧，也传达了漂泊在外的麦家回望故土时的感受。作为“故乡三部曲”的第二部，《人间信》再次将目光投向富春江畔的村落，呈现出作家寻觅生命源头的不懈努力。

从《人生海海》到《人间信》，正是麦家以笔为刃、刮骨疗伤的书写仪式，需要作家付出极大的勇气，揭开结痂的伤痕，让伤口释放出光芒。从谍战题材到乡土叙事，风格转变之下，是麦家穿越精神风暴后的成长，见证了他创作的持续突破。■

物色之动心亦摇

——谷频诗歌刍议

Article- 林忠成 Lin Zhongcheng

谷频生长在海边，写了许多岛屿、大海、潜水、沙滩、潮汐、礁石、鱼虾、波浪等题材的诗。大海塑造了他的灵魂，岛屿支撑了他的骨架，潮汐与海风构筑了他的血肉。作家的写作，总会受到地理、气候、物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内置性的，像精神粮食一般，随着消化系统运转，被五脏六腑吸收，决定作家的脾性与价值观，通过笔尖流泻出来。《淮南子·形训》里说：“土地各以其类生……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地缘直接决定人类的审美倾向、气质、脾性，甚至催生出语言、哲学、意识形态。李滢在《燕翼篇》将天下分为三大区域：“地气风土异宜，人性

亦因而迥异。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西南多水多陆，人性精巧，气柔脆，与瑶侗苗蛮黎蜒等类杂处，其俗尚鬼，好斗而近于智，其失也狡，或诡譎而善变。”班固对地缘决定论进行了总结，他在《汉书》的《地理志下》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

毫无疑问，大海和岛屿，是谷频的精神源头。一个作家，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获得精神大势，得到源源不断的动力。没有精神源头的作家，犹如无根浮萍，作品必然轻浅、贫乏，一阵风来吹得无踪影。把山川江河当作源头，甚至视为精神图腾，是中国的一个强大传统。“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



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礼记》）把写作纳入这个精神源头内，是天经地义的事，它像呼吸一般自然，“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荀子《天论》）

按照班固、李滢等人的看法，南方水汽足，草木丰茂，温润潮湿的气候催生结采绵靡的修辞格局，纵横密布的江河湖海派生丰沛充盈的生命意识，南方诗人总体上脾性弱，尚奢靡。谷频的《岛屿记》组诗，随处可见这样的句子：“站在涨潮的海中并不想日益憔悴 / 那么多鱼种潜伏在岱衢洋的深处 / 诗中叙述过的桅杆、带鱼、耀眼的盐 / 以及祖辈为生的风浪都是神秘的珠宝 / 它们撒落大地，为的是幸福的寻找”。海边的居民，经过长期磨合，已跟大海融为一体，衣食住行深深烙印了大海的痕迹，其世界观也必然比内陆地区的居民更开阔，更具开放性，“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礼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曾提出，支配人们的东西有许多，气候、习惯、宗教、法律、政府的准则、风俗等，但只有包括土壤肥瘠在内的气候带才是支配一切的东西。弗罗斯特觉得，人的个性一半是地域性。山川、地理、物产是文学写作波澜壮阔的题材。土能生万物，地可载山川。大地催生一切生灵，孔子谓之“四时行焉，百物

生焉”。文学像蘑菇、青草一样从土地里生出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除了海洋、岛屿等题材，谷频还写了许多自然、节气方面的作品，谷雨、芒种、清明、秋分、立冬等二十四节气，几乎被他写了个遍。“怀念不是雀鸟遗忘的种子 / 你不想直呼他（她）们的名字 / 只需慢慢靠近。虚构的雨景 / 让我的脚步和死亡发着芽 / 四月是一根牵着来世的麻绳 / 爱得越深，你肩背的印痕就会越粗”（《清明》）；“当太阳到达黄经 30 度 / 雨水会直接在植物的身上长壳 / 对于耕种来说，饥饿者和饱食者 / 只是被时间引渡的难兄难弟”（《谷雨》）。

通过节气，打通跟传统之间的脉络。在这个追新逐异的年代，传统这个词受到广泛排斥，人们普遍视之为保守、腐朽、落后的容器，但海德格尔不这样看，在《只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里，他说：“从我们人类的经验和历史来看，只有当人有个家，当人扎根在传统中，才有本质性和伟大的东西产生出来。”海德格尔提醒扬扬得意、狂妄自大的现代人：“我们根本用不着原子弹，人现在已被连根拔起。我们只还有纯粹的技术活动和联系。人今天生活在其上的，已不再是土地了。”现代人驾驭科技理性高歌猛进时，根本不理睬海德格尔的警告。缺乏传统的大地，无法实现人类的“诗意栖居”。二十四节气，表面上看，好像是农耕文明的一种落后符码，其实它承载着一种悠远乡愁，一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的状态。

古典社会强调天人合一，把气象、星宿、王道、地理、草木、国运统统人格化，楔入哲学内涵。《礼记》里说“某日立春，盛德在木”，这个节日必须充满爱心，才能推动万物蓬勃生长，不可以行凶作恶，“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谷频在《春分》这首诗里写道“我知道一些树冒出嫩芽之后 / 你所依赖的爱，在每个傍晚逆转到春天的庭院 / 无法勾勒出这场细雨的轮廓 / 一切都在说，爱吧 / 哪怕是清晨的二三滴露珠 / 也会说出被春风爱抚过的声音”。吻合了这个季节“盛德在木”的伦理要求，得温情脉脉对待万物，善待生灵，别喊打喊杀，一草一木皆是至亲至爱。

把二十四节气与构筑宇宙的五大元素金、木、水、火、土相联系，也许是中国式世界观特征，《礼记》指出“某日立夏，盛德在火”，纵欲狂欢，贪欲浩荡，感性张扬，是这个季节的征候，谷频在《夏至》这首诗里写道：“夏至，进出于梅雨的中心 / 就像发酵的酒如此清冽 / 使旁观者的心跳更加狂野”，写出了夏天的火热与狂野。纵欲狂欢容易失控，古人强调这个季节要节欲，“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奢欲，定心气，百官静”（《礼记》），物过盛则当斫，谷频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大暑》这首写下“这是撒旦的灯盏，距你只有二寸的行程”，在《小暑》里也有这样的警示“到处都是裹着旧式雨衣的幸存者 / 与死神狩猎往往要在太阳谢幕之后”，他提醒众人，狂热的夏季容易催生撒旦般的欲望，死神往往伴随热情的生命一同诞生。

《礼记》说“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古人认为，在秋季，人的行为应该开始收敛，“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声，蛰虫俯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谷频用诗句作了回应，在《立秋》他写道“我听见一个很神秘的耳语 / 安静，安静，这是被时光磨损 / 许久的思念浮在了半空”，天地进入收藏阶段，万物凋敝，杀气重，所以古代选择在秋季处决犯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顺应天人合一的理念。古代的刑典制度，极少在春夏季处死犯人，与节气不符，忤逆天人合一的伦理会造成严重后果，《礼记》指出，“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盛，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这是作死的前奏。

《礼记》认为，冬天“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而成冬”，人的精神与行为应当呈现封闭蛰伏状态，不张扬，少折腾，知白守黑，“仲冬之月，土事毋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以固而闭。发盖藏，起大众，地气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多疾疫，又随以丧”。谷频写有《立冬》《大寒》《大雪》《小雪》《冬至》《霜降》等诗，冬季题材的最多，“每一次立冬都是我们 / 在刀刃上梦游的时间，短暂的生活 / 就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 透明，哑，阴郁，相同的轮廓……我慢慢进入沉睡，如同迷恋 / 青春的葬礼，摘取的果实已不鲜艳”（《大寒》）；“寒夜的吹笛人入睡了 / 孩子的骨头仍在发出奇妙的声响 / 我怀疑



每天都有失踪的人 / 梦中摸准房门，借着微弱的星光 / 用残缺的手指写下别人的姓氏”（《立冬》）。敬畏天地伦常，是谷频诗歌的常然，在诗中倡导冬季的知白守黑，明得失，掌握“用其光，复归其明”（《道德经》）的原理。

以物色、时序入诗，是许多诗人的趣味，本身也是一种古老传统，《文心雕龙》认为，“春秋带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四时之动物深矣”。这类题材，古诗词里汗牛充栋，新诗写这个题材，容易产生“新瓶装旧酒”的窠臼，很难出奇、立异，诗人们须要警惕。❏

不息的河流与时代的创伤

——评《浮河，1942》

Article- 沈明珠 Shen Mingzhu



《浮河，1942》书影

浮河，浙西一条真实存在的河流，作者左手以这条河为脉络，在虚构与史实的交叉点上，铺陈出一幅不应遗忘的创伤图景。

1942年，日军入侵衢州，小说开篇淅淅沥沥下了半个多月的雨，便暗示了浮河两岸人家的随时代动荡的命运。作者没有具体描写战争场景，而是在烽火硝烟的宏大场景之外，写下了乱世中的小人物对残酷战火的抵抗。

一、人物群像：乱世下的平凡人

一个来历不明的长工，一个大家族的当家人，一个满怀救国信念的新青年，一个欺软怕硬的保长，一个经受苦难却不卑不亢的寡妇……这些人物构成了浮河的众生相，勾

勒出动荡乱世下挣扎求生的人性轮廓。

长年出场带着神秘的色彩，也是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顺浮河漂来，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几岁了，哪里人，甚至没有名字——长年是当地人对长工的称呼。但他能徒手分开争斗的大水牛牯，性格沉稳内敛，干活利索，是浮河大户人家都想要的长工。对于把自己从河中救起来的水鬼一家，长年知恩图报，教水鬼的儿子牛多功夫防身。随着叙事推进，他曾是红军警卫的隐秘身份被层层剥开，他沉默性格下的家国情怀也逐渐显现。为救“长布衫”不惜铤而走险，但面对昔日仇敌，长年将民族大义置于最高位，选择了合作而不是复仇，对暴力的克制让他人格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郑舍夫子有仁义的体面，也有算计的精明，是旧社会乡绅阶层的代表，也是浮河稳

定的精神支柱。在封建社会尚未瓦解的浮河，他有比政府官员更高的声望，浮河人觉得，只要有郑舍夫子在，浮河就不会乱。他热心于社会慈善，捐资修建避难屋和校舍，当地的秀才还为他作了一副对联“一心一意创大业，两袖清风为乡邻”，足见其声望。但郑舍夫子做善事的底层逻辑还是为了延续家族的辉煌，酿完酒后上好的亲自送到衢州府常山县，次一点的送到乡长家，最后出的酒留着过年过节给家里的下人喝的安排，可见他心中有着森严的阶级划分。面对滚滚而来的战争和时代巨浪，他的想法或许与《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爷一样：“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连皇上都跑了，也没把我的脑袋掰了去呀。这八国都不行，单是几个日本小鬼还能有什么蹦儿？”总体来看，郑舍夫子是一个开明却未觉醒民族精神的人，比起“国”更看重“家”，这也是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普遍思想。

与郑舍夫子形成对照的是他的小儿子家梁。郑家梁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上学时便与长工一起打扫院子，没有染上富家子弟的骄矜。家梁曾悄悄和父亲讨论国民党的治理，以及共产党的存在，把郑舍夫子吓得不轻，这个细节描写是对两代人观点差异的表现。家梁看清了封建社会教育垄断造成的阶层固化，试图用知识为浮河的平常人家的孩子找到一条突破的路，于是学成回乡后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创办新学堂，要让更多的浮河子弟有书念，学到更多的知识，立志让浮河百姓摆脱愚昧，并以此为掩护负责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工作。而他大家族的继承人的身份，强化了新与旧的冲突性。不同于“穷则思变”的传统反抗，他投身革命的行为是进步思想对封建传统自内而外的打破，如同一颗种子的萌发，是从封建保守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革命力量。

保长郑大厅作为反面人物，带着草莽气，这个浮河的土霸王，本质上是权力真空的产物，动荡的时局给了他作威作福的机会。郑大厅早年父母双亡，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因“没爹没娘”被村民同情、纵容，小小年纪就养成骄横的性子。十五六岁“看见同龄女孩就占便宜”，甚至试图将郑带弟的女儿菜花抱进油菜地施暴；长大后更是变本加厉，去常山县城逛窑子成瘾，回村后夜敲李寡妇的门、爬郑寡妇的窗户，做尽霸王硬上弓的勾当。姑娘们见

了他绕道走，他却将村民的鄙夷当作威风。当被他欺辱过的王天亮变成真正的保安队长，他不惜废了自己的腿苟且求生，谄媚懦弱之态毕现。即使落魄，他仍时常出现在寡妇春喜的生活中，给春喜带来精神压迫。郑大厅通过欺压弱者获得成就感的卑劣人性贯穿全书，唯一的善意闪光是“日本人要投细菌，别喝生水”的嘱托，但其目的或许只是想要获得春喜的好感，并不是出于大局的考虑。郑大厅这类人全无悔改的可能，这便是革命需要彻底的原因之一。

寡妇春喜是全书最能诠释“坚韧”的人物，身为女性，又死了丈夫，可以说处在社会的底层，不仅要考虑生计，还要忍受他人的冷眼。但她没有屈从于命运，对于郑大厅的提亲，她拿着刀以命相抗；面对受伤的“长布衫”，她用自己的智慧打掩护，并给予精心照顾；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她便进山采蘑菇拉扯女儿成长。她对长年有着隐秘的爱慕，在照顾“长布衫”起居的过程中又生出了情愫，作者在其中表现了内心欲望与世俗伦理的撕扯，是对中国传统女性隐忍和坚韧的描画。

二、去中心化叙事：历史由碎片组成

《浮河，1942》中没有单一的宏大叙事者，想从中选出一个绝对的主角，似乎并不容易。在书中，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声音交织。长年的蛰伏、家梁的激昂、郑大厅的残暴、国军的“抗日”与“扰民”，都在众声喧哗中呈现出复杂面貌，从褶皱与缝隙中还原历史的真实。

浮河是作者的家乡，因此作者对浮河的生活有着深入骨髓的记忆。军仔鱼的捕捞过程、养麦烧的酿造工艺、祠堂议事的规矩，这些带着地域特色、被浮河水浸泡的细节，构成了小说的底色。像纺纱的梭子般的鱼，郑舍夫子喝头口养麦烧时的细节，更是让这个文字构成的村落有了真实的烟火气，读者仿佛能闻到河水的腥气、养麦烧的酒香。

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没有吓到浮河人，伪满洲国的儿皇帝也没让他们大惊小怪，即使日军的铁蹄踏上了浮河的青石板路，人们惦记的仍是连日大雨，今年收成要差

了。时局动荡,但“浮河人有喜事办喜事,没有喜事创新办喜事”,他们借家梁学成归来办酒席“忘记所有不愉快的事,迎接新的生活的到来”。这些看似麻木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民族的韧性,如同苇草一般不容易被折断。就像浮河的水,时涨时落,但千百年来始终流淌不绝。

小说没有将历史简化为英雄叙事,在浮河的雨幕中,小人物的选择大多出于自己或小家的生存,但藏在细节里的人性温度更显珍贵。水鬼一家对长年的搭救,郑舍夫子分给村民的米,米香特意去春喜家劝她送女儿上学,这些细节像散落的星光,在战争的黑暗中闪烁,即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乡土社会中互助、善良从未消失。小说结尾,作者没有给出大团圆的结局,在苍凉的水流中却依然留下了希望的种子。在中国版图上,浮河只是群山间一个小村落,但它也是当时民族命运的微观缩影,郑舍夫子、水鬼、春喜,三个家庭从上中下不同维度编织出民族危亡之际真实的生活状态,民族精神可能就藏在这些平凡生命的挣扎与坚守里。

三、结语:伤痛应被书写

1942年连绵不绝的雨中,浮河的日常被打破。开篇,浮河人如同先祖一样,寄希望于焚烧破笠帽来求得晴日,祈求老天赐下一年的好收成。和雨水一起来的有长年这个外乡人、日军的炮火、略显狼狈的国军二十三营官兵渐渐让浮河的生活不再是祖祖辈辈的复制。

日军的飞机第一次掠过浮河上空时,村民们争相去看热闹,甚至期待着飞机掉下来为他们带来一年都吃不完的糖果。战争的残酷并没有给浮河人带来真正的恐惧,当变戏法的外乡人说日本人拿活人练枪法、看见女人就睡时,恐惧变得具象,变成了姑娘们躲闪的脚步、家家户户提前嫁女的慌乱。

1942年的浮河,对于153名二十三营的国军和几百名手无寸铁的村民来说,是生命的终点;对于亲历者来说,是往后每个雨夜都会疼痛的脚趾;对于隔着父辈遥望历史的作者来说,是不得不记录下来的屈辱。

抗日战争时期,衢州饱受日军细菌战的摧残,小说中

“人们开始喝开水、烧开水了。还有药厅里的先生们也公开了几味清凉解毒的秘方”便是对民族创伤的重要补充。日军的侵略不仅是武力上的屠杀,还有对平民的生物武器攻击,这种创伤更隐蔽、更残忍,也更需要被记住。中国人喝热水的习惯仿佛自古以来就有,实际上是近代出于防疫和对抗细菌战才开始的。困难的记忆因为娱乐化而逐渐被扭曲淡忘,是对过去的背叛。

战火之后,人们应该要往前走,但战争的残酷、被蹂躏的苦痛,都应该被记录下来。创伤不会因为战争结束而消失,记忆也不能因为和平到来而被遗忘。带着伤痛前行的状态,正是对民族未来的守护,记住创伤,不是为了沉溺过去,而是为了更坚定地走向未来,不让后代再经历同样的苦难,每年9月18日拉响的防空警报意也在此。以此同时,宏观叙事中的数字和记号,都曾是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人,聚焦一村、一人的微观角度的书写具有必要性,是在尽力为时代洪流中的尘埃留下印记。浮河的故事,是无数中国村庄的故事;浮河人的记忆,也是整个民族的记忆。民族创伤从不是抽象的历史,而是具象的每个家庭、每个个体的疼痛。

作者在书中写的,是悠悠浮河泛起的一个浪,无论当时如何汹涌,如今都随着古老的河道远去了,留下的是不该遗忘的历史回响。■

一部扎根乡土的抗战小说

——评左手长篇小说《浮河，1942》

Article- 南丰后人 Nanfeng Houren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日子里，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长篇小说《浮河，1942》，将 1942 年春夏之交发生在浙江常山浮河村的“浮河惨案”——从岁月尘埃中重新打捞。作者左手以 40 年酝酿与 3 个月疾笔，用 21 万字篇幅，还原了 153 名国军官兵被日军虐杀的惨烈史实，以文学的温度与深度，构建起连接历史与当下、个体与民族的记忆桥梁，书写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抗战史诗。

在历史洪流中镌刻人性光谱

《浮河，1942》的创作，首先在于打破抗战题材人物扁平化桎梏，以多维度手法塑造出兼具历史厚重感与人性复杂性的形象，在战争极端环境中展现人性的光辉与幽暗、坚韧与挣扎，构成立体的抗战人性光谱。

中共地下党员长年是小说灵魂人物。这个被洪水冲至浮河的幸存者，兼具革命者的坚定与普通人的温情。作者以“平时少言、不议东家长短、待人恭敬、干活风风火火”的细节，勾勒其沉稳踏实的性格底色；而当目睹心爱之人米香被日军蹂躏时，“手上死死攥着瓦片，瓦片碎裂刺进手心”的描写，将他个人情感与使命间的痛苦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长年有血有肉、有痛苦软弱，却在关键时刻坚守信仰，成为黑暗中一束微光。

浮河村大户郑舍夫子代表了地方乡绅在乱世中的担当。作为村里望族，他也是守护乡邻的“主心骨”：南京沦陷时在郑氏祠堂召集大家预警危机；为建造避难屋，特意请来金华、衢州戏班子，在郑家祠堂唱婺剧、越剧以凝聚人心；当村民被日军驱赶至浮河边时，“眼神里透着力量，胸中有底气，脚步也愈发坚定”，其不卑不亢的表现成为村民的精神支



柱。这一形象展现出地方精英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家国情怀，也反映出抗战时期民间力量的觉醒与凝聚。

地下党员郑家梁与新四军联络员“长布衫”，从不同侧面展现革命力量在基层的渗透与抗争。郑家梁以创办新学堂为契机，“让更多浮河子弟读书学知识”，将革命道理融入教育，用文明唤醒民众；“长布衫”在枪林弹雨中穿梭，面对疤痕连长的犹豫，“几乎怒吼着‘我死给你看！’”，其果敢决绝彰显革命者担当。而国军将领陈撤的形象更具复杂性与悲剧性：他在莲花山激战与村东南阻击战中曾“让鬼子吃尽苦头”，却在日军利诱与对上级的轻信中沦为悲剧制造者。作者未简单批判，而是通过描写他被弟兄踢打时的痛苦、被救后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展现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让人物更具现实质感与历史厚度。

构建有根的历史记忆

小说的另一大特色，是将浮河村地域风俗与战争叙事深度融合，让冰冷的历史事件获得温暖的文化根系，也使小说叙事兼具独特地域魅力与文化质感。

浮河村的饮食文化是展现日常生活与战争对比的重要视角。第六章中，“清蒸浮河军仔、红烧茄子、手拍黄瓜、葱油尖椒、辣子毛豆、红薯粉蛋汤”的家常饭菜，是和平年代生活富足的体现，在战争阴影下更显珍贵，反衬出日军入侵对日常生活的破坏。过年场景的描写：“从屋梁取下储藏一冬的腊肉，小心取出发酵一年的米酒与封存的谷烧荞麦烧堆在堂前八仙桌”“大年初一早餐吃浮河索面”，这些充满年味的细节承载着浮河人的生活智慧与文化遗产。而当战争打破祥和，日军“抢来高粱烧、荞麦烧，嚼着抢来的鸡鸭”时，民俗场景的前后对比，更凸显侵略者的残暴与对文化的践踏。

浮河村的民俗活动与建筑景观，也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郑舍夫子为建避难屋请戏班唱戏的情节，既展现婺剧、越剧在当地的文化影响力，也反映民间通过传统娱乐凝聚人心的智慧；“正月初十起灯，接灯在郑家祠堂大广场，最多时有上千条‘板凳龙’绕广场几圈”的民俗活动，不仅是浮河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更成为联结宗族情感、增强群众凝聚力的纽带。而“浮河是两河夹一地、两路能通天的风水宝地”“药厅占浮河半条街，中草药应有尽有”的描写，既勾勒出浮河村的空间格局，也展现其作为区域性商业与文化中心的地位，为后续日军对浮河的觊觎与摧残埋下伏笔。

作者对地域方言与生活细节的运用，更让小说充满浓郁乡土气息。“堂客”“八仙桌”“大梁床”“美孚灯”等方言词汇与器物描写，将读者带入20世纪40年代的浮河村。

从历史创伤到精神传承

在写作手法上，小说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注重细节真实性，同时运用多重叙事手法，在冷静历史记录与炽热情感表达间找到平衡，使之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文学感染力。

小说的环境描写极具画面感与象征意义，是烘托氛围、暗示主题的重要手段。开篇“雨下半个月，乌云笼罩天空与山峦，狂风裹挟雨水在古老土地上肆虐”，既交代自然环境，更以“乌云”“狂雨”象征战争来临前的

黑暗危机,奠定压抑沉重的基调。惨案发生时,“乌云铺天盖地聚拢,越聚越浓越黑,转瞬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再降”“雨停后浮河与后溪水涨得更高”的描写,让自然环境恶化与历史惨剧相互映衬,形成强烈视觉与情感冲击,凸显战争残酷与命运无情。

在叙事节奏上,作者巧妙运用“张弛有度”的手法,如第四章描写日军逼近的紧张氛围时,插入“大厅保长边梳小分头边哼‘杨乃武与小白菜’小调,心情舒畅如夏日浮河流水”的幽默细节,既符合人物性格,也缓解叙事紧张感;而“春天满眼绿油油麦苗,后溪风吹过河面,荡起白花花涟漪与绿色波浪”的景物描写,以宁静优美画面反衬战争对和平生活的破坏,增强情感张力。

在主题表达上,小说并未仅仅停留在控诉日军暴行与哀悼历史悲剧,而是将主题升华为对民族韧性的歌颂与对历史记忆的传承。小说通过描写郑舍夫子组织建避难屋、郑家梁办新学堂传革命思想、长年与“长布衫”冒死营救战友等情节,展现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凝聚力与不屈精神。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强调“忘记战争意味着对民族的背叛”,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历史事件与当代警示结合,让主题更具现实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左手的个人经历为主题表达增添了情感厚度。作为浮河村人,他童年听老人讲述惨案细节,父亲因拒绝给水牛日军渡河追击国军,被砸断脚趾的经历,更让他对这段历史刻骨铭心。这种“为家乡立传、为先烈存照”的初衷,使小说中的文字都充满真挚情感,也让《浮河,1942》成为承载个人、家族与民族记忆的精神史诗。

探索历史与文学的共振

《浮河,1942》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学成就,更在于在历史与文学间搭建桥梁,构建记忆的双重维度。一方面,小说以严谨态度还原历史真相,通过“日军将缴械国军用绳子三个一组捆绑,杀死一人推下河,生者被绳索束缚,在洪水中绝望挣扎”“次日河水退去,浮河滩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腥臭弥漫多日”等细节,与历史资料、亲历者回

忆相互印证,成为记录历史、抵抗遗忘的重要载体。

另一方面,小说通过文学想象填补历史档案的情感空白。历史资料往往只记录事件的简单过程,而文学能深入人物内心,展现历史事件中个体的情感与命运。作者通过描写长年目睹战友牺牲的痛苦、陈撤犯错后的悔恨、米香面对暴行的不屈,让历史中的个体不再是冰冷数字,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尊严的人。这种文学化处理,既让历史记忆更具感染力,也让读者更深刻理解战争对个体生命的摧残,从而更珍惜当下和平。

如今,当地政府已将惨案遗址改建为“浮河惨案纪念馆广场”与“大桥头红色展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馆内50多幅图片、112件实物展品,与小说相互呼应,形成历史实物与文学叙事的双重记忆:当读者走进展馆看到实物,能直观感受历史厚重;而当漫步在纪念馆广场展开联想,则更能深刻理解小说承载的历史意义。这种历史与文学的共振,让“浮河惨案”的记忆更鲜活、更持久地传承。

《浮河,1942》是用真情与敬意写就的抗战史诗。它以多维度人物塑造、地域化叙事风格、深刻主题表达,在历史与文学的交汇处,呈现了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当我们合上书页,浮河的滔滔河水与153名先烈的英魂,将永远留在记忆中,成为激励我们珍惜和平、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

心海之歌：三毛文学特稿展为浙江文学馆增添瑰宝

Article- 徐忠友 Xu Zhongyou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2025年4月18日，在三毛《橄榄树》的歌声中，“心海之歌——三毛文学手稿特展”开幕式在浙江文学馆举行。本次特展指导单位：浙江省作家协会、舟山市文联；主办单位：浙江省文学院（馆）、浙江省博物馆、舟山市博物馆；协办单位：中共舟山市定海区委宣传部、定海区文联、定海区三毛研究会，联手以三毛手稿构筑了文学出海的新航道，以文学为帆，积极推动文化出海。

在开幕式上，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叶彤致辞，对三毛的文学创作精神和作品给予充分肯定。三毛亲属向浙江文学院（馆）赠送了一套《三毛全集》；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向浙江文学院（馆）赠送历届“三毛散文奖”获奖丛书一套；同时，“三毛散文奖”正式入驻浙江文学馆。浙江文学院（馆）长程士庆代表本单位接受了上述捐赠，现在浙江文学馆已将这些珍贵的书籍认真保存起来，将作为今后研究三毛的重要资料。

“心海之歌——三毛文学手稿特展”内容丰富多彩

浮生如梦，心海有歌。

三毛文学手稿特展开幕后，笔者特意来到浙江文学馆的三楼综合临展厅参观。走出电梯，迎面便是一幅“心海之歌——三毛文学手稿特展”的大海报，上面有一张三毛画面设计显得很庄重。

走进半圆形的走廊，靠左边放着一架老式留声机，播放着与三毛相关的音频；半圆形走廊的展板上悬挂着一幅三毛的半身照片，看上去非常亲切优雅。

再看半圆形的走廊右侧的展板上，写有一排三毛的年表，介绍三毛从出生到去世的生活与文学创作简况；左侧的展板上，则写着许多从三毛文学作品中摘出的语录，内容大多富有正能量和人生哲理。

走进特展厅内，看到的第一个单元是“走马红尘——三毛的人生旅行”。展出了三毛儿时的照片、三毛“浮生如梦”的书法、三毛



与老公荷西的合影,更有三毛《说给自己听》《我一定要说》《卖花女》《这样的人生》等手稿。这些手稿重现她创作时的灵感瞬间和对生活的不断积累与细致观察情景。

此外,还展出三毛生前收藏或使用过的实物:美国、西班牙的驾照和护照、蓝色影集、西班牙存折、棕色手提包、铜制牛铃、玛瑙项链、彩陶女子雕像等。另有一件被三毛视为宝贝的是荷西送给三毛的结婚礼物——一颗白色精致的骆驼头骨,被她珍藏不离。

更有一件特殊展品是两只绑在一起的双皮鼓,看起来很普通,但名称很特别:“第一奴隶”。这里面有一个故事,说是三毛与荷西婚后不久,便到沙漠里露营,夫妻俩便送给当地一位撒哈拉威人几千克面粉、白糖和一些普通药品。撒哈拉沙漠几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里面的人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他们没有文化,平时靠养骆驼为生,大多吃骆驼肉度日,对外面的世界并不稀罕,却习惯在沙漠中生活。这位撒哈拉威人在当地相当于奴隶主,有权有势有骆驼群还有黑人奴隶。为尽地主之宜,他提出要回赠三毛家一个黑人奴隶。三毛一听吓坏了,这个地方怎么如此落后,还有送奴隶的事?她毅然拒绝了;但主人执意要送,三毛坚决拒绝。最后主人改送了这对羊皮鼓,才算把这回礼之事了结。事后,三毛将双皮鼓作为家里的陈设,并取名“第一奴隶”。

第二单元是“心海之哥——三毛的文学世界”。用展板和书籍实物相结合展示的方式,介绍了三毛创作的文学作品。

据作者了解,三毛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撰写或出版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其中有:

散文集——

《撒哈拉的故事》,1976年出版,记录了三毛与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的生活。

《雨季不再来》,1976年出版,描绘了三毛的少女时代及初抵欧洲的经历。

《稻草人手记》,1977年出版,记录了她在加纳利群岛的生活。

《温柔的夜》,1979年出版,继续描写她在加纳利群岛的生活。



三毛特展开幕式



三毛文学分享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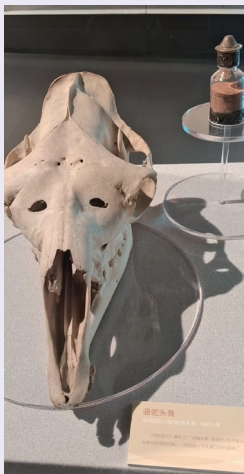
爱旅行的三毛



三毛作品全集



林青霞与秦汉主演由三毛编剧的电影《滚滚红尘》



荷西送给三毛的结婚礼物骆驼头骨



“三毛散文奖”颁奖会现场

《梦里花落知多少》，1981年出版，记录了荷西去世后她的生活。

《背影》，1982年出版，收录了她对亲人、朋友的深情回忆。

《万水千山走遍》，1982年出版，描写了她在中南美洲的旅行见闻。

《送你一匹马》，1983年出版，记录了她回台定居后的生活感悟。

《我的宝贝》，1987年出版，展现了她收藏的宝贝及背后的故事。

《亲爱的三毛》，1991年出版，集结了她在台湾媒体上刊登的专栏文章。

《你是我不及的梦》，2014年出版，精选了她未集结出版的散文。

小说集——

《哭泣的骆驼》，仍在写她在撒哈拉沙漠的故事。

译作——

《兰屿之歌》，1982年出版。

《清泉之歌》，1984年出版。

《刹那时光》，1984年出版。

剧本——

《滚滚红尘》，1990年创作，是她的遗作，也是她唯一创作的电影剧本。

其他作品——

《倾城》，1985年出版。

《谈心》，1985年出版。

《随想》，1985年出版。

《闹学记》，1988年出版。

《高原上的百合》，1993年出版。

《我的快乐天堂》，1993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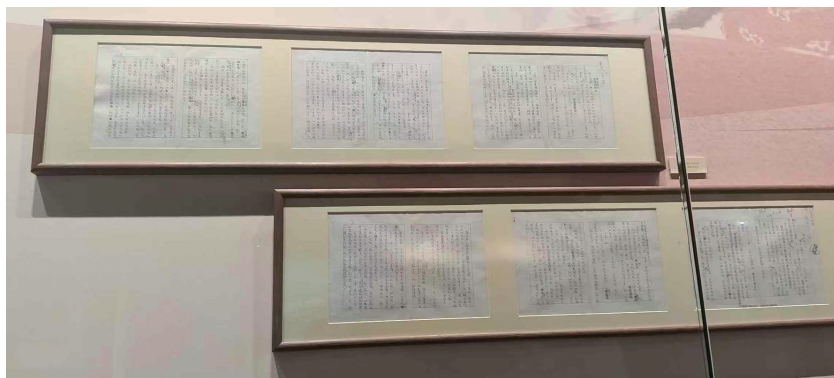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三毛的书信札与私相簿》，2001年出版。

此外，三毛还出版了有声书《三毛读书》《流星雨》《阅读大地》等，她的作品总数约为24种、有数百万字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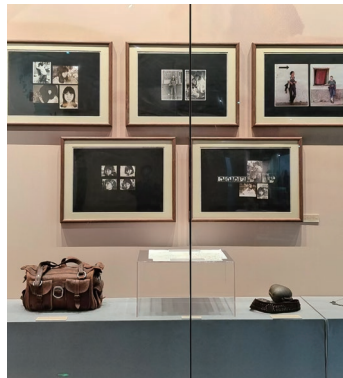
其中，在特展现场就连续播放了由三毛编剧，严浩导演，林青霞、秦汉、张曼玉、吴耀汉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这部1990年上映的影片，以民国时期女作家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一段感情纠葛及张爱玲与炎樱姐妹之间的真情为原型，揭露了在非常时期的无奈生活状态，带给人们深深的思考。

再看第三单元“追梦流年——三毛的文化印痕”。展览的中央区，复制了三毛当年去过并写下《撒哈拉的故事》的西属撒哈拉沙漠，沙漠上生长着生命力顽强的仙人指、仙人掌、仙人球，让人产生了无穷的联想。里面还有一个“沙漠信箱”，供参观者写自己漂泊与回家的事，甚至可以给在天空上的三毛及荷西写信。

沙漠旁边是三毛与西班牙小伙荷西结



展出三毛的特稿



特展现场

婚和生活居住过的帐篷式“撒哈拉小屋”，地上铺着花色地毯，毛毯上放着可供写作、聊天和喝茶的小茶桌。“撒哈拉小屋”中挂着数张三毛与荷西的多张合影，环境显得非常温馨。

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是三毛与故乡浙江舟山的联系。三毛生前受父母的谆谆教诲，与故乡的乡情始终紧紧相连。她曾经深情地说过：“万水千山走遍，最难忘的还是故乡的那一片海。浙江舟山不仅是她族谱上的标注，更是她永恒的乡愁。因此，三毛曾回到故里寻根。故乡也没有忘记这位儿女，她回舟山定海探亲的影像——《三毛回乡记》制作成功后，首度在浙江文学馆特展中公开播映。

多年前，还由浙江省作家协会担任学术指导单位，中共舟山市定海区委员会、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舟山市文联主办，为她设立了“三毛散文奖”；并修缮了她的祖宅，传承着她的文学创作之风。

三毛非常独特又幸福的流浪生活

热爱文学，追求幸福。

三毛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流浪精神贯穿了她的一生；她用脚丈量地球，曾游历了 50 多个国家，用文字记录下每一个角落的风情与故事。在她的文字中，既有对撒哈拉沙漠的浪漫描绘，也有对人生苦难的深刻感悟。

三毛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对她流浪生活的记录，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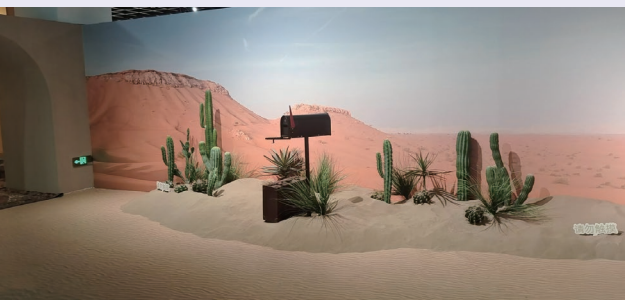
是对人生理想和爱情的追求。她曾说：“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在我有生之日，做一个真诚的人，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在有限的时空里，过着无限广大的日子。”这句话，或许正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

三毛，原名叫陈平，1943 年 3 月 26 日出生于陪都重庆。她父亲陈嗣庆是一名律师，学识丰富；母亲名叫廖进兰，善于勤俭持家。三毛自幼性格独特，喜欢阅读和自由自在的生活。少女时期曾因对学校的恐惧而休学，居家自学多年，在父母的教导下学习诗文、英语，又在顾福生等老师的鼓励下开始写作习画，后经白先勇、何宗周老师的指导提升了写作水平，这段经历有幸成为她文学创作的起点。

1967 年，三毛赴西班牙留学，后又转道到德国、美国等地游学。1973 年 12 月，她定居撒哈拉沙漠，并与西班牙青年荷西结婚。这段沙漠生活成为她创作的重要源泉，1976 年，她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书中就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她在沙漠中的生活点滴，表现了她对生活的真诚态度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三毛与荷西（原名何西波·马利安·葛罗）相识于西班牙马德里。当年三毛在西班牙学习，而荷西是她朋友的男朋友的朋友。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荷西只有 18 岁，三毛却已 25 岁。荷西对三毛一见钟情，他对三毛说：“我等你 6 年，等你到 31 岁，那时候我 24 岁，我们再结婚。”

相恋数年后，三毛回到西班牙，两人再次相遇并迅速



特展复原了撒哈拉沙漠



三毛与荷西在“撒哈拉小屋”中

陷入热恋。他们的爱情充满了诗意和冒险精神，一起在西班牙、德国等地生活，最终决定去撒哈拉沙漠，开启了一段独特而浪漫的生活。

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自然环境极其恶劣。三毛和丈夫荷西的住所位于沙漠中的一座小镇附近。他俩的房子是一座废弃的民居，经过他们的改造后，成为了充满个性的家。房子的墙壁被刷成白色，屋内摆放着一些简单却有特色的家具，很多家具是他俩亲手制作的，比如用木箱改成的桌子、用轮胎制作的沙发等。

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的生活是他们爱情的高光时刻。尽管生活条件很艰苦，但他俩却过得非常幸福。因此，三毛才在沙漠中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充满了对荷西的深情厚意，也展现了他俩在沙漠中相处点滴。

在沙漠里，荷西是三毛的爱人，也是她的助手。他帮助三毛搭建房子、寻找水源，甚至在三毛写作时为她提供素材。三毛则用文字记录下沙漠中的生活故事，让人们看到了这对夫妇在沙漠中的爱情和冒险。

尽管生活在沙漠中，但三毛和荷西也并非完全与世隔绝。他们与当地的居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三毛会与当地的阿拉伯妇女交流，学习她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她曾经被邀请参加居民的婚礼，感受到了沙漠中独特的婚礼仪式和热情好客的氛围。他俩也会接待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朋友，向朋友们讲述撒哈拉沙漠中的故事，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这些社交活动让他俩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多样性。

1979年，荷西在潜水时意外身亡，这对三毛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她曾说：“我爱荷西，不是因为他英俊，而是因为他让我感到踏实、温暖和幸福。”荷西的去世让三毛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使她一度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荷西去世后，三毛继续写作，她的文字中充满了对荷西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悟。她曾游历世界各地，寻找心灵的慰藉。虽然她再也没有找到像荷西那样的爱情，但她的文字依然温暖着无数人的心。

1980年，三毛回到台湾定居。此后，她的作品风格发生了变化，更多地流露出对生命的思考和人生的感悟。1991年1月4日，因患抑郁症和妇科病的三毛在医院不幸去世，年仅47岁。

三毛的一生是追求自由与爱的旅程，她的生活与创作随性而富有探索精神，所以她不怕撒哈拉沙漠的风沙，在人迹罕至的沙漠中与骆驼为友，在干旱的沙漠中写出文学的绿洲，这些使她成为一位勇敢的旅行家和当代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

三毛“心海之歌”特展反响很好

生命远去，精神犹在。

三毛，一位让人怀念的浙江籍才女、一个著名的台湾地区作家、一段人生与文学的传奇。她的生命早已远去，但当她的文学作品等走进了浙江文学馆，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她的灵魂仿佛又重回故里，与读者天地对话。

“心海之歌——三毛文学手稿特展”开幕后，浙江文学学院(馆)还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扩大展览的影响力。在5月份就举行了“三毛回声”音乐鉴赏讲座和两场野



三毛挚友杨芳菲在讲座中展示她与三毛的合影




三毛挚友杨芳菲向浙江文学馆捐赠有关她与三毛交往文章的书籍

火剧社“三毛文学展”戏剧体验活动，以扩大本次特展的影响。

特别是在“橄榄树下的回声”三毛文学分享会上，三毛的弟弟陈杰等家人在现场回顾了三毛一些感人的往事：“她老是邀请我去看蚯蚓、看蚂蚁，她总是在外面玩得忘记回家的时间。她希望别人认识她是因为她的文字，而不是名字和外貌。我们不仅是她的家人，也是她的粉丝。她在住院时的请假理由竟然是需要逛街，我们家让三毛成为了‘三毛’，她身上有一种对生活天然的热爱和好奇，这种特质也让她的作品充满了生命力。”这些只言片语、生活轶事，是与三毛最亲近、最真实的，可以说把一个更加可爱、鲜活的三毛呈现在与会者的面前。

作为三毛婆家的亲人，三毛丈夫荷西的姐姐卡门与妹妹伊斯帖，不远万里特地从西班牙飞过千山万水，飞到中国浙江杭州，一路风尘走进浙江文学馆，只为看一看特展和三毛与弟弟的爱情印迹。

8月27日下午，浙江文学院（馆）又为三毛的挚友杨芳菲举行了“跨越千山万水，奔赴地球极点”的文学讲座，她向观众讲述了在1990年中秋节前一天，她在上海漫画大家张乐平家里见到三毛，并与其交谈和拍照，同年10月又在杭州花家山宾馆再次相见的往事，并对她后来往南北极探险也有影响。杨芳菲还向浙江文学馆赠送了她的签名散集《午夜芳菲》、她与三毛及弟弟陈杰的合影原照。

“心海之歌——三毛文学手稿特展”，是主办单位送给广大读者一道独特滋味的文学美餐，受到了读者们的欢迎。这个特展延续至8月30日才闭幕，在4个多月的展期里，让7万读者朋友们大饱眼福，满载而归。 



三毛文学手稿特展



本文作者徐忠友参观三毛特稿展

暗香熏人欲破禅

Article— 卢文丽 Lu Wenli

少时，曾于父亲藏书架邂逅一本线装版《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发行，繁体竖排。因年代久远，虫噬酸化，纸脆色黄，封面以格子练习纸保护，毛笔字题写“民国卅八年重修”。这是古典诗词在我心中最初的印记。

高考落榜后，我读了电大，二十岁时毕业论文是《论老庄哲学对陶渊明的思想影响》，上万字的论文，若非情之所系，冥冥中的约定，胡为乎遑遑欲何之。

自青春期起，诗歌便如春花秋月，伴我左右。自幼生活在清波门一带，西湖水滋养人，也吸引人。我家附近，据传曾留下诸多才女足迹：李清照的清波门，林徽因的蔡官巷，陈端生柳浪闻莺门前的旧居。或许，对诗之一往情深，亦是沾了西湖的文气。

G20 召开前，市文联出版《最美是杭州》丛书，我负责编纂《淡妆浓抹总相宜·诗词卷》。

彼时，沉浸于古典诗词的世界，乐此不疲，浑然不觉工作之繁重。

五年前的暮春，老友相邀湖上饮茶，对我颇了解的《西湖》杂志老社长钟高渊先生，建议我不妨写些旧体诗，“在不影响其他文体创作的前提下”。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曾在《西湖》上发过新诗，获首届“西湖诗船”诗歌奖。

同年秋天，赴泸州参加诗歌节，遇知名词人蔡世平先生。茶歇时，先生打趣，他有俩对子，迄今无人能对。

我一听，跃跃欲试。我这人，无他，唯好奇心重。

会议间隙，服务员递我一纸条。展开一看，正是蔡先生的两个对子：

春种绿阴留客扫；地任草青黄，隐水隐山还隐士。

我略一思索，提笔写下：

月浮秋影照花眠；心随云卧起，醉风醉雨亦醉乡。

我将纸条折好，交还给服务员。散会后，蔡先生夸我对得不错，却非最佳。我趋步上前，曰：愿闻其详。并要求拜读最佳。

估计蔡先生从未碰见我这般较真执拗之人，只得在纸上写下：

月移花影要诗忙；天随云聚散，耕风耕雨亦耕夫。

我一看，蔡先生之意境，果然比我高。

见我悻悻然，先生微笑颌首：写旧体诗，汝可也。

其时，两儿负笈海外求学，家中常觉空旷，内心偶感芜杂。我开始在平仄韵脚之间捣鼓起来，偶尔也在朋友圈晒一下新作。

之后，时有诗友不解地问，你怎么写起了旧体诗？语气中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也有关心我的朋友留言，还是多写写新诗吧！

为何写旧体诗？这个问题我也思索良久，一时似也寻不出个究竟。我一向以为，古典诗词是新诗写作的深厚土壤。写新诗的人，本应具备古典诗词修养，此乃正路。早年，我曾受余光中、昌耀等前辈诗作启发，他们的诗融古典于现代，含西学于东方，展现了古今融合之美。之后亦曾有幸在杭与余光中、洛夫先生讨教，并得洛夫先生题赠诗歌书法集《天涯美学》。写现代诗的人，在学习西方诗歌的同时，汲取传统，提高修养，放大格局，是一种必然。

南朝钟嵘曰：“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写旧体诗，方便快捷。开会报告时，客舍舟车中，无须电脑，无须纸笔，灵心一启，随时随地。于沉闷中斟酌字词，于困顿里远离尘嚣，不亦乐乎？

写旧体诗，无功利，无铜臭，稿费微薄，刊登渺茫，唯自得一乐也。真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写旧体诗，可怡情，可聊赖，可消永昼。春写桃，夏写荷，秋写桂，冬写梅花傲雪风骨。日子变得缓慢坚定，不依附，无恐惧，觅一份觉醒，得一份自在。

写旧体诗，如静心，如坐禅，如修证。会发现，吾人个体之喜怒哀乐，古人早已遍历深尝。俯察古今，尽览命运之起伏平仄，是诗人者，总归要躬身入局，以诗自度，此亦是人生智慧与使命。

写旧体诗，让我领会，诗如其人，人如其诗，乃诗道本义。领会叶嘉莹先生“弱德之美”之幽幽光华，诗艺中“低徊要眇”“沉郁顿挫”之深沉美感，以及诸如“饮之太和，独鹤与飞”“流水今日，明月前身”之妙境天然，无论何种生命境遇，真正的诗人，总归有办法调适与安顿自己的内心。因为，诗，就是诗人最好的治愈之道。

夫诗意者，天地之节律，宇宙之呼吸也。诗，乃有情世间之美物，是纯然，是美好，是憧憬，是冥冥中流转的韵律与清气。

一位我素来敬仰的书法和诗词前辈曾对我说：唯诗人方称得上文人。我知晓前辈之意，诗人凭借独特的情感与修养成就文人精神。

写作至今，我尝试过多种文体：诗歌、散文、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这些年，工作和写作之余，除研习旧体诗，我也练书法、学英语，尽量学点新知识，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工智能不断升级，写作者亦需提升自我，方能弄潮新时代，并且，努力地向一名文人靠拢。

时值春日。春天，万物和鸣。屋内，药香烂漫。心头回旋起《花气熏人帖》里的诗句：

花气熏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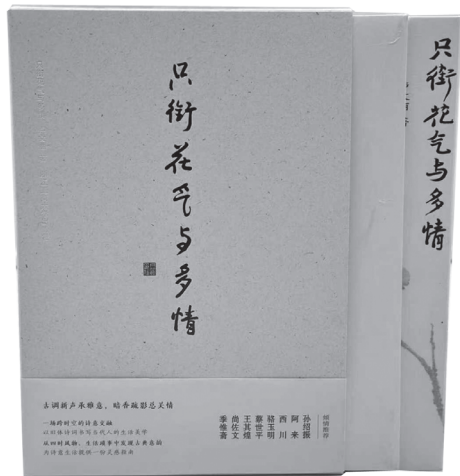
黄山谷此帖，让人感受到春之气象和消息，是那么的讨人欢喜，我常会临上几遍，情不自禁。

我本愚顽，人到中年，心中仍时有为花开而惊喜之情，时复有诗情在心中郁郁勃发。正如写旧体诗于我，是自然的生发，是生命之河的流经，是生活的调适与点化，是春耕秋收的氤氲结果。生活待我不薄，我理当击节而歌之。

今将近年所作诗词辑为一册，取名《只衔花气与多情》，作为对逝水流年的纪念，愿与读者诸君分享。❧

《只衔花气与多情》序

Article- 骆玉明 Luo Yuming



《只衔花气与多情》书影

杭州西湖一带是锦绣河山。不只因为湖光山色，绿茵繁花，那种美的精致与丰赡，也是因为经过历代才士凭借锦心绣口，为之编织了文辞的风华。你当然知道白居易的浅草马蹄，苏东坡的山色空濛，或许还知道龚自珍的剑气箫心，乃至柳如是的桃花美人……但要读完是不可能的。

西湖自身拥有一个诗的世界，当然它也孕育诗人。在水涯在山间，无端欢喜或是茫然若失的少年，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笔下有神，流出波光闪烁、霞影飘舞的诗行。

卢文丽就曾经是这样一个女孩。她说自己在西湖边长大，从童年到少年，每天放学时荡着书包，沿长桥公园走回家，一路看花草四季、村舍人家。这样她长成一个诗人。她是一家报社的资深记者和编辑，业余写散文、小说、新诗和旧体诗。她为杭州写过一部

现代诗集《我对美看得太久——西湖印象诗100》，《只衔花气与多情》则是一部旧体诗的集子。

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变化最大的是诗歌。古典诗歌延绵几千年，展现了中国人壮阔多彩的情感世界，而新诗的兴起，似乎意味着这一传统将被截断。习惯写旧体诗的老一辈人渐渐寥落，年轻一代于此渐行渐远。人们说这是“自然之势”。

但近些年来，情况又有改变。不仅喜欢读古诗的人多起来，年轻诗人创作中新旧两体兼容并蓄的情形也越来越常见。他们可能在古典诗歌的训练方面有些不足，但喜欢是真心，因此作品每每令人心动。

我曾经和朋友聊起这种现象。我的感觉是，这不仅仅体现了人们对古典诗歌传统的喜好与尊重，也是艺术创造本身的需要。换

言之，旧体诗恐怕没有那么“旧”，它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仍有存在的空间；它的若干特点，如注重形式、讲究辞采、偏重委婉含蓄等等，比新诗多一层距离感，更合适把日常生活艺术化，造就唯美的诗境。这至少对一部分作者和读者来说，仍然与情感契合。

诗应该写什么呢？这并无定规。乱离有悲愤，遗世生奇想，这些当然都是诗材。但有时候，诗只是写日常琐事、平凡景象，依然可以营造新奇的美感。王维“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两句诗，描写黄昏时刻的景色，河边的渡口还残留着淡淡的阳光，村庄里已经升起了人家做晚饭的炊烟。这是一种安静平和的日常生活景象，但作为诗的意境，却十分动人。《红楼梦》借香菱之口评说道：“这一‘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别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卢文丽这部诗集，依写作时间编排，并无特定的中心主题。但她用“花气”和“多情”来标目，仍是显示了写诗的动机——自然的美和人情的感触。她喜欢写节令的变化，譬如写处暑：“金波漫涌稻粮肥，浓云渐淡雁南飞。炎凉世态皆成趣，纨扇随风咏月归”；写寒露：“疏烟浮可捉，寒露岁时侵。鸿雁南归去，丹枫色始深”；写春分：“湖光烂漫香云漾，山色分明素锦斜。安得此生如草木，春风一绿到天涯”。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人们意识到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因此诗人对节令的变化常常很敏感。文丽也用独特的句子，写出她自己的敏感：她写浮烟可“捉”，精心炼字，有生动的趣味；“炎凉世态皆成趣”，又不经意带出禅家的味道。这些都可以看出诗人在学习中国古典文化方面的努力与成功。

王羲之写《兰亭集序》，从节令变化，说到生死无常，“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2022年突然用摇滚音乐吟唱了这篇名文，声音苍凉。文丽为此写了一首《赴闽道中听窦唯新歌〈兰亭集序〉有作》：“曲水流觞酒杯老，茂林修竹雨丝摧。行人莫唱兰亭序，饮马秋风草色衰。” 这首诗里有几分老杜的沉郁，和窦唯吟唱的声情特别契合。而“花气”与“多情”的关系，于此尤可体会。



《只衔花气与多情》诗集



书内花笺

1991年，卢文丽在复旦读作家班，我在那个班上过课，和许多同学有交往。那时文丽已经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诗集《听任夜莺》。但是文丽不爱热闹，所以同她交往很少。从浅的印象、浅的了解来说，她文雅、安静、随和，容易与人相处。但是文丽有一点不容易看出的淡漠和伤感，有时诗歌里忽然会有慷慨之气。女诗人的内心外人无从猜测，她们很多时候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伴随灵感起舞。所以我们只有读她们的诗，才能真正感受到灵秀的女子特有的才情和韵致。■

穿珠成链，献给中国电力垦荒者

——长篇报告文学《碧海红灯：大陈岛电力垦荒史》跋

Article- 陈富强 Chen Fuqiang

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史上，有三次著名的垦荒，一次是东北的北大荒，另一次是江西共青城，还一次是东海的大陈岛。

北大荒后来成为重要的国家粮仓，也出现了以梁晓声、张抗抗、金宇澄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家，他们以自己过人的才华与非凡的努力，共同点亮了新时期的文学星空，创作出诸如《今夜有暴风雪》《分界线》《繁花》等影响广泛的文学作品。1955年，98名上海共青团青年志愿者到达江西德安县米粮铺拖沟岭、鄱阳湖畔、庐山南麓这片他们将为之奋斗的土地，没有房屋，先搭建茅棚；没有粮食，就开垦荒地。40天后，当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专程前往看望，并在垦荒队临时搭建的茅棚前，用竹枝夹着卫生棉球为他们题写社名“共青社”。从那天起，这里的名字便是“共青”。因为毗邻庐山和鄱阳湖，

加上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羽绒生产基地，共青城的名气自然也水涨船高。相比北大荒和共青城，大陈岛似乎就显得要清寂许多，其知名度也明显不如北大荒。尽管当年有团中央“建设伟大祖国大陈岛”的号召，但在艰苦的垦荒岁月里，垦荒者们更多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默默奉献。说到反映大陈岛的文学艺术作品，尽管早期有歌剧《红珊瑚》，特别是插曲《珊瑚颂》，并且也广为传唱，但作品反映的，主要还是与大陈岛邻近的一江山岛战役，而且作者都非大陈岛垦荒者。

因此，多年以来，人们对大陈岛的印象，似乎并不深刻。客观讲，这与当年分赴北大荒、共青城与大陈岛的垦荒者身份有一定关系，去北大荒的大多是北京、杭州、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的知青，共青城的垦荒者则以上海知青为主，而赴大陈岛的垦荒者，基本上是

温州与台州的年轻人,由于所受教育程度不同,再加上三地垦荒人数相差悬殊,产生作家的土壤,确实存在一定差距。

但是,北大荒、共青城与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却没有人数多少和高低之分,他们在新中国历史上,都有过光辉的岁月,他们身上闪耀的光芒,历久弥新。

仿佛一艘漂泊在汪洋中的船,大陈岛的居民捕鱼、养殖,与台风为伴,面朝大海,年复一年。岛上的老人们,不关心客轮是否停航,不关心太阳什么时候落下,也不关心月亮什么时候升起。他们的后代,大多移居陆地工作与生活,大陈岛,在他们后代的视线里,是故乡,又似异乡。如果没有手机和电视,岛上的日子,有世外桃源的大部分特征。

大陈岛再次为国人关注,主要还是2016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给垦荒队员后代的回信。他勉励大家要“继承和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热爱祖国、好好学习、砥砺品格,努力成为有知识、有品行、有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

自此以后,大陈岛重回主流媒体和公众视野。记者和读者们仿佛发现新大陆一般,将目光投向台州湾以东,在离岸50多公里的洋面上,有一座美丽的海岛,那儿是省级森林公园,岛上森林覆盖率达50%~60%,它是国家一级渔港、岛周海域是浙江省第三大渔场,素有“东海明珠”之称。在“双碳”目标成为国家意志时,大陈岛已经是一座零碳海岛,岛上的氢能与柔性低频输电设施,分别为全国与世界第一。少数部分健在的垦荒队员,也成为大陈岛垦荒精神的真实写照。

而相关的文艺作品,也开始频频出现。首部大陈岛垦荒题材的电影《大陈岛誓言》登陆院线,开了一个好头。随后,舞剧《风起大陈》在杭州首演后,开启全国巡演。图书《峥嵘岁月稠》《拓荒者之歌》等公开出版。特别是《大陈岛志》的编纂出版,为了解大陈岛的历史,提供了一条不可多得的史学路径。志书内列出的467名垦荒队员名单,一个不少,令我震撼。

更为重要的是,年轻人开始向大陈岛洄游。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当一座海岛,没有年轻人愿意光顾居住,它的尽头一定是荒芜。随着年轻人上岛创业、工作,大陈岛正在重返当年的生机,气象万千,似乎指日可待。在大



陈岛两岸乡情馆,为我讲解的两位年轻人,都非本岛人,其中一位来自金华,她曾就读于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应聘到台州文旅下属单位,上岛作讲解员。在一些民宿,我也看到了不少年轻的面孔。

在采访大陈镇党委负责宣传的李丽丽委员时,她告诉我,早几年旅游虽然说在发展,但是可能满街看上去都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相对年轻人确实少。她说,我记得我们区长讲党课,在跟我们座谈的时候,他就跟我们一起开玩笑,他说大陈发展得好不好,就要看岛上在走的人,他说以前一看就是老年团,没有什么生气,但是现在年轻人很多,就有活力。

李丽丽转述椒江区长的话,不是玩笑,是现实。一位伟人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当然也是大陈岛的未来。

年轻人洄游大陈岛,让我想起鱼群的一个洄游习性。鱼类在水体中具有一定的时间、范围、方向、距离的迁移称为洄游。洄游的规律和水温、食物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适温洄游是指以前的栖息环境高于或者低于它们适宜生活的温度时,它们就会离窝远游,寻找适合生活的水域,比如天气冷的时候它们会从浅水区游到深水

区栖息过冬，春天的时候它们会从深水区游到浅水区活动觅食。这和候鸟迁徙的道理一致。

鱼群洄游，候鸟迁徙，推而及人，就是寻找适合人类生活与成长的环境。

我想起《诗经·蒹葭》中的几句：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这几句诗的大概意思是逆流而上去追寻，道路崎岖又漫长。顺流而下追寻，仿佛就在水中央。诗句的意境，很贴切地解释了从陆地重返大陈岛的年轻人，他们渴望改变家乡的心情。

与大陈岛年轻人的洄游略有不同，大陈供电所的年轻人，却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他们有的上岛是青年，等到离岛，已是两鬓染霜。然后，又有年轻人接过前辈手上的扳手与螺丝刀，系上安全带，戴上安全帽。电力垦荒的薪火代代相传，照亮大陈岛的天空，也照亮自己脚下的路。

大陈供电所是中国沿海岛屿供电所中，比较特殊的一分子，它远离大陆，最初的电力供应，分别来自国共军队。照亮胡宗南指挥部办公桌的那盏电灯，在时隔七十多年以后，依旧高悬屋梁，散发光芒，让后来人看到摊在桌面上的作战地图，那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作为军事要塞，一江山岛的硝烟弥漫过大陈岛的上空，岛上遍布地雷战壕碉堡防空洞。几代电力人，在这样一座遍地断壁残垣、荒凉而死寂的海岛上，用他们的青春、热血与生命，铸成一个智能而坚强的大陈电网。他们登上世界电力科技的顶峰，摘取中国第一的桂冠。在沧海横流、天空辽阔之间，架线铺路，收拾山河。他们和守岛军人一起，和垦荒队员们一起，衔泥筑巢，重建家园，从此，刀枪入库、铸剑为犁，有万家灯火，更有争光日月。

于是，我也看到了大陈岛电力垦荒题材的文艺作品，比如广播连续剧《大陈岛上点灯人》，再比如根据真实情节创作的多部微电影，为大陈岛电力垦荒史留下生动的影像资料，我看过的就有《追风者》《大陈薪火》《传承》《大陈日记》《坚守的理由》等。其中，《大陈薪火》还获得亚洲微电影最佳作品奖。这些微电影中，隐隐约约都有王

海强的影子，比如《追风者》中的吴海生，是大陈电力“垦二代”，一位朴实的基层电力工人，显然是以王海强为原型。而吴海生的儿子吴小风，则是一位电力科技人员。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在文艺作品中升华了。在现实中，王海强和他的儿子，何尝不是如此。

但我也发现，大陈岛被主媒关注的电力项目，比如氢能综合利用示范工程与柔性低频输电项目，尽管创造了全国与世界第一的纪录，但关注的焦点，主要还是停留在新闻角度，而且工程投运以后，关注的热度也自然下降。而大陈岛，是浙江省首批低零碳示范乡镇和省级林业碳汇先行示范地，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示范区。大陈电网的零碳项目之多，更是全国难得一见，岛上有欧洲共同体援建的风电站遗址，有国家电网百年电力文化遗产。大陈供电所，还是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浙江省模范集体。

在我看来，大陈岛的电力垦荒，是大陈岛垦荒精神的一部分，“大陈垦荒，电力传承”是大陈岛电力独一无二的宝贵财富，它所包含与延续的精神力量，应该有一部立得起的作品，为大陈岛电力垦荒作个小传。

于是，为大陈岛电力垦荒创作一部长篇文学作品，似乎也是顺理成章。

我在能源电力题材领域深耕多年，先后创作了包括《能源工业革命：全球能源互联网简史》《中国电力工业简史》《火焰传》等在内的9部长篇作品。我曾告诉自己，不再刻意把自己绑定在能源电力题材的写作上，要拓宽写作面，创作一些相对自由的题材。但是，大陈岛电力垦荒题材，让我改变了想法，我曾经的创作观点“能源电力工业题材写作的无限可能性”，在面对大陈岛电力垦荒时，再次占据上风。我对大陈岛的历史有兴趣，而且我相信，大陈岛电力垦荒史，会与大陈岛垦荒精神一起，成为这座岛屿的精神丰碑，世代流芳。

2024年元旦，从我接到第一个邀约的微信留言算起，到我登上大陈岛采访，时隔两个月。在我登岛之前，具体协助我采写本书的国网台州椒江供电公司以极高的效率，搜集了大量资料，既有纸质图书，也有电子书和历年与大陈岛电力垦荒有关的新闻稿集成。这是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是写作本书不可替代的史料索引。在后来的

采访中,我沿着这些线索,获取大量第一手材料,寻访大量大陈电力的普通人物,当然,采访对象也包括老垦荒队员、黄鱼养殖场老板、民宿创始人、帆船帆板队员,以及大陈镇党委的分管领导等。

在上下大陈岛采访时,那些普通电力职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不善言辞,问一句,答半句,但他们一旦行动,就如猛虎。所以,大陈电网走到今天,是有原因的,正是因为有一批行胜于言的工人师傅们,他们以岛为家,筑起一个坚固的大陈电网,为零碳海岛,付出了汗水,也奉献了他们的青春。

在岛上的几天,无论是采访,还是在供电所食堂共进午餐,员工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朴实,他们在面对台风等自然灾害时,抢修电网的坚韧与敏捷,都让我感叹。他们常常会让我想起一句诗“谁家新燕啄春泥”,他们就是一只只燕子,用他们日复一日的坚持,筑起坚强的大陈电网,面向大海,坚如磐石。

书中引用了几位诗人与作家的作品,诗人海子已经作古,但我相信,他在九泉之下获悉自己生前的诗歌被广为传诵,一定会很欣慰。当代著名作家黄亚洲的外公张襄巨是温岭电力工业的先驱,亚洲为外公创作的诗歌《四十年代,温岭电灯公司》,可以说是对第一代台州电力人的记忆。在长篇纪实小说《花门坊八号》中,亚洲对张襄巨家族史,有更详细而传神的描述。而我曾经与亚洲合作采写中国第一部电力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亮了》,所以,我引用亚洲的诗歌,在征得他的授权后,不存在著作权的问题。张林忠的四行诗,原本抒写的就是大陈岛柔性低频输电工程的建设者,因此,在著作权的问题上,也可忽略。

本书写到的人物,大概有数十位,但无论我怎么编排结构,依旧会有更多人物无法进入我的笔下,他们似乎在有意回避,告诉我要把更多的文字留给大陈岛电力垦荒史。话在理上,但我必须要点出他们的名字,他们也是大陈岛电力垦荒的组成部分。电力垦荒,是一个可以无穷大的概念,从1882年夏天开始,中国电力工人就开始了140多年电力垦荒的远征。

王海强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主要人物,作为一名“垦二代”,他是新时代浙江省“万名好党员”,是浙江省担当作



为好支书,毫无疑问,王海强是大陈电力垦荒史的主角之一。而蒋伟坚与曹霞,算是大陈电力垦荒第三代,他们从前辈手上接过的,是火种,是一盏不灭的灯。这盏亮了60多年的灯,是否继续照亮大陈电力垦荒的现在与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提灯奔跑的姿势,坚毅、果断、虎虎生风,他们手上的灯,划过夜空,映照大海,这是21世纪的碧海红灯,是大陈岛电力垦荒者的形象,是一粒永不熄灭的火种。

我不能一一列出的名单,我将赋予他们一个共同的名字,并且手捧这部由一颗颗散落的珍珠,串联而成的《碧海红灯:大陈岛电力垦荒史》,向他们致意——中国电力垦荒者。❏

“外来人”母题与生活的幻灭

——读黄立宇《马厰岛》

Article- 陶奕宸 Tao Yichen

《马厰岛》是一部新近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家黄立宇 2021 年至今发表的 8 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称之为“一本迟到了 20 年的小说集”，诚然如此，2021 年是黄立宇创作生涯的转换点，睽违文坛 10 余年后，他用一篇《制琴师》宣告了自己的回归，此后便一发不可收。经由对这部小说集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管窥黄立宇“归来时期”作品的创作风格与审美特质。

踏足异地的外来人

《制琴师》是集中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篇。王蒙的名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影响深远，而《制琴师》从某种角度看，亦可被读解为“小县城来了个上海老头”。这个上海老头神秘、优雅、新潮，作为一个大城市来的异乡人，搅动了皋城一代年轻人的心绪。

和王蒙笔下的林震一样，上海老头是一个闯入新环境的“异类”，他给这个小县城带来的震撼，特别是对年轻人造成的影响，不啻为思想启蒙：因为上海老头，吴丙声迷恋上了制作小提琴，他人生的走向也就此改变；因为上海老头，“我”得以触摸到更广博的文学世界，为未来的文学之路埋下伏笔。从叙事技巧看，上海老头对吴丙声的影响以第三人称的后设叙事呈现：“他要改变的不

是一个县乐器厂，他简直就是来改变吴丙声的人生轨迹的。”而上海老头对“我”的影响，则通过第一人称内聚焦式的抒情反映出来：“我的内心开始追随一个人，他的身边早已簇拥着一帮年轻人，我是远远看着他的一个……对我来说，他是另外一个世界。”可见，作家在两套话语体系之间切换自如，不着痕迹地实现了从全知视角向限知视角的转换，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全方位地雕琢出上海老头这一极具魅力的人物形象，于无声处提高了整篇小说的审美品位。

这种外来人踏足新环境的模式，在这部小说集中并不少见。在《喜罐》中，“我”的母亲是在皋城蹉跎半生的上海女知青，她用漫长的余生追忆故乡，寄希望于子辈“考上复旦”，“去上海过老”。与母亲的心向往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亲对上海漠然甚至排斥的态度，每当儿子向他提起上海时，“父亲必是沉默”——这既反映了母亲与父亲的对立关系，也在象征层面隐晦地揭示出难以调和的城乡矛盾。在《灯渡往事》中，主人公“我”，一位随团上岛采风的年轻诗人，与一个岛上女孩互生情愫。后来，“我”与岛上那个姑娘的感情不出意外地随风飘逝，她独自面对苦涩的命运，而“我”也因此愧疚终生。小说的最后，“我”再次登上灯渡岛，眼前却只剩荒凉与萧条。在一片狼藉的废墟中，“我”也埋葬了过去的自己。在《马厰岛》中，李沫三人登上了荒僻的马厰岛，由于各种意外

和误解，这三个外来人与小岛居民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而三人之间的友情也因这次旅行而烟消云散。

可以发现，外来人及其“异质性”是这几篇小说的共同特点。当异乡人迈入陌生的环境时，他们显得无所适从、格格不入，而他们身上的异质性则成为推进情节、激化矛盾的动力。在这些身处异地的外来者中，有些被迫久居，有些则短暂停留：久居者如《喜罐》中的母亲，在岁月的消磨中无奈接受命运的安排，在通讯录上送走一个朋友，最后也送走自己。短留者如《灯渡往事》中的“我”和《制琴师》中的上海老头，他们都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却将被启蒙者引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我”叫醒了困于“铁屋子”的小岛姑娘，却没能承担起启蒙者的责任，空留那个女孩独自堕入黑暗；上海老头带皋城的年轻人窥见了更广阔的文艺天地，“我”和吴丙声等人先后追随他的步履，成为开眼看世界的一代小镇青年——“我”有了自己的文化公司，吴丙声的小提琴则“卖到了意大利”。在这个意义上，黄立宇有意无意地承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传统，探讨了新时代的“启蒙与被启蒙”问题。

日常生活中的挣扎与幻灭


阅读黄立宇的小说，你会惊叹于他对叙事节奏的精确把控。小说集中当然不乏一波三折的故事，如《游泳池》中的神秘女子在泳池里跳舞，《断指》里的凶杀案和袭医事件……但总的来说，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作家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体察，显得更为细腻与深邃。作家将复杂的叙事技法和诡谲的情节融入最朴实无华的生活小事，通过对叙事节奏张弛有度的掌控，引导读者将目光聚焦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在《画了一个十字》中，徐小曼患上乳腺癌后，闺蜜们纷纷向李沫打电话询问情况，“对方的震惊与关切，都远胜她们日常维系的情感度”，无疑表现出现代社会中人们对隐私的窥探欲压倒了本该展露的同理心。标题中“十字”的所指也颇耐人寻味，从写实角度看，给病变部位画十字是手术的常规步骤；而从象征层面看，这个十字（或

者说是“叉”）又是对徐小曼人生意义的判否与解构——这位曾经的越剧团演员、这位始终注重保持形体的旗袍社社长，接下来的人生将变得晦暗不明。

在《睡在树上的鱼》中，作家采用第三人称回顾性叙事构建全篇，使文本中既有多年前亲历时的感受，又含多年后回忆时的反思。因为一次送票，“我”偶然间再次见到了美狄亚，也再度激活了那段年少经历，“记忆如打散的拼图正在迅速复原”。然而，再见的一瞬间，“就那天老地荒的一眼，她便刹那老去”。就这样，小说通过回忆与现实的穿插拼接，在今昔对比下营造出强烈的幻灭感。类似的设计在小说集同名小说《马厰岛》中亦有出现，作家采用元叙事的手法，通过李沫的讲述展现出一段隐秘的伤痛，试图探讨成年人间“友情的坚韧与脆弱”，同样流露出时过境迁所带来的感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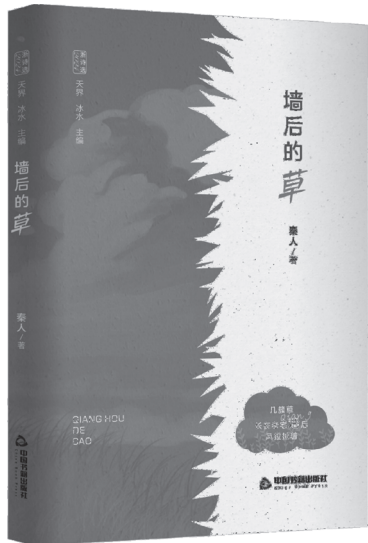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小说看似独立，却又常常反映出若隐若现的互文性。《马厰岛》和《画了一个十字》的主人公都叫李沫，且都在命运的戏弄下无力地挣扎——前者在小岛上经历了终生难忘的创伤，后者则无能为力地见证着患癌妻子的痛苦。此外，《马厰岛》中“身着黑色橡胶潜水衣的跛子”，又与《灯渡往事》里的“水乌龟”顾洋极为相似。可以想见，这些人物或许共用着同样的原型，他们是作家经验仓库中的宝藏，也是作者个人记忆的载体。作家在塑造这些人物时，融入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悟，形成一种基于经验的艺术想象，因而也使文本更具审美质地，达到艺术上更为圆融的境界。正因如此，读黄立宇的小说时，我们总会觉得怅然若失，在他的引导下，我们触摸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一部分，却也亲眼看着它们慢慢消逝。

2022年1月，黄立宇凭借出手不凡的《制琴师》登上某文学榜，包括艾伟在内的诸多作家纷纷发文祝贺。对于艾伟、张楚、徐则臣这代作家来说，黄立宇创建的“新小说论坛”是他们文学远航中的重要途经点，是“70后作家崛起之前的一个客栈”。在这个意义上，黄立宇似乎与《制琴师》中的上海老头一样，以其独特的魅力与感召力，深刻地吸引并影响了一代文艺青年。或许，《制琴师》中冯丽莉对上海老头的评价也适用于作家本人——“伊是一个浪漫的人”。

为生活摄入更多的黑白照

——读秦人诗集《墙后的草》

Article— 流 泉 Liu Quan



《墙后的草》书影

秦人，即缙云诗人丁晓东。与晓东兄认识数十载，似乎一切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他“银行家”外表下深蕴于内心的一簇一簇诗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就知道丁晓东是一位活跃的校园诗人，在中断写作若干年后，他又一次以“秦人”之名重拾诗歌，出现在大众面前。我就在想，这个笔名之于晓东的诗写追求究竟有何意义？在通览诗集《墙后的草》全部诗稿后，我似乎透过秦人渐渐感受到来自于泥土与生活、历史与时光相互交错、相互融汇的穿透力，让诗歌充注这样一股植入心灵的力量，或许正是作为秦人的丁晓东的诗写追求和方向。

在秦人创作生涯中，生活始终成全其诗歌的底色。他就像一位娴熟的时光摄影师，将浓

郁的人生况味和诗情画意一点一滴摄入一幅幅鲜活的、可感可触的生活的黑白照中。他对生活的热爱浓缩成对于人生的思考。他笔端下所呈现出来的诗歌画面，既来自生活客观本体，也源于他超越生活的主观能动。因而，在秦人作品中，抒情是向上的一端，而哲思则是不动声色地向下的一端。

秦人的诗融入大量人生经验，于抒情与哲思两端架设一条抵达诗意的通道，沉稳、厚实、质朴。他以一个中年人的眼光去考量生活，考量人生，考量世间万物，点点滴滴了然于心，这种来自于日常的哲思之光，令整个文本更加具备“峥嵘中见岁月”的立体效果。他不事雕琢，不求奇崛，自然生成的叙写基调，确保了作品“清澈、朴素”之文风，于平和中见情、见力。

将《墙后的草》作为这部诗集的主打诗，我认为是恰到好处。这首诗非常鲜明地烙印着秦人的书写特色：

墙后的草

几簇草长在老宅墙后，风拉扯着
孤独，若无处安放灵魂
嗅出一种苍凉

晨曦，日落
山间冉冉升起的烟火，单纯，美好
遥遥相对，默默感知时光流淌

风起
往事，就如墙脚
涂满斑斑点点的念想

曾经的斑斓
和杂陈的况味，早已埋下伏笔
每一块青砖，刻满沧桑

转过墙角
遇见的都是那些用来相守的
好时光

这首诗以墙后的草作为切入点，透过“风”“晨曦”“日落”等相关意象，感知岁月无情、时光流淌中繁复的人生况味，尽管“无处安放灵魂 / 嗅出一种苍凉”，尽管“每一块青砖，刻满沧桑”，但“转过墙角 / 遇见的都是那些用来相守的 / 好时光”。是啊，人生有太多无奈和迷惘，正如墙后的草，“风拉扯着 / 孤独”，而决然中的坚持终究又会“转过墙角”，遇见的是“美好”。先抑后扬，以草喻人，层层递进中，诗意最后的抵达便是一种矛盾与人心的和解。这首诗凸显出来的技术含量，首先来自具有极佳的叙述姿态与叙述基调，其次是设置矛盾并为解决矛盾埋下伏笔，再则是举重若轻，在强化气韵流通前提下，讲求整体力量布局。

秦人的大部分写作都具备“清丽、空灵、优雅”的美学特征，同时，善于在外在场景与内心场景之间“转场”，从而达到物我合一。“万物皆为我所用”，比如《普通岭》《抱器轩》《西街》《汹涌》等篇什。从他的诗歌文本架构也可以看出，秦人对诗写的现代性与古典性有一种比较好的融合。左手新诗，右手古体诗，他总能在两种不同的书写中找到其最有效的契合及最适于自己的表达。比如“欲望的解药被泥墙黛瓦隐藏 / 一扇门敞开着，围栏上爬满了丝瓜藤”（《就这么遇见了》），比如“那份久远的悠然 / 自得其乐，而风声中哒哒的追寻 / 像刻在器皿上不凋的经文”（《抱器轩》），又比如“画笔不停地敲打着世界 / 追月的你，是人们眼中一道风景”（《我和你》）。他的诗讲求意境与空间、词性活用与转换，讲求美感及内在的情感流动，这种种为他的诗又平添了一分古典的魅力。

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书写习惯，秦人也一样。在他的书写中，生活是第一位的。生活，丰富了他的想象；生活，打开了他的诗意大门。他善于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去发现不同，去挖掘那些沉淀在生活底部的人生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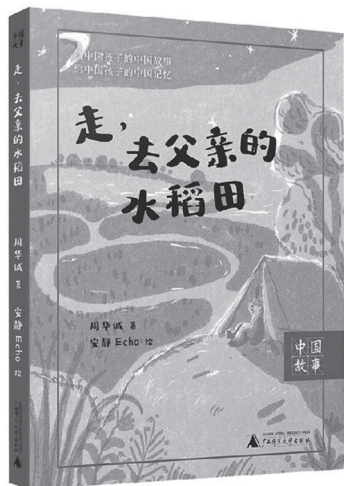
他敬畏生活并热爱生活，在我看来，他不仅是生活的记录者、守护者，而且更是时代的歌吟者。

做生活的有心人，做生活的操盘手，为生活摄入更多的黑白照。唯有生活，才是我们写作的根基。■

田园深深深几许

——《走，去父亲的水稻田》读后

Article- 赵莹 Zhao Ying



《走，去父亲的水稻田》书影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作家要写出契合时代的作品，需要生活的“在场”，才能实现有力度、有温度、有深度的创作。特别是当今社会，乡村振兴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若是没有扎根现实的经历，作家就会失去文学的触觉，无法真正理解土地、村庄的价值。这也意味着，要改换身份，走出书斋，下至田间地头，在劳作中体会生存的意义。当周华诚选择离开城市，回归家乡，和父亲并肩种田后，他突然了悟：每个人生命中最珍贵的，是时间。它是不可再生资源。你需要为自己活一回，而不是活在别人的评价里。一片稻田的意义，不只是参与了劳动的过程，更是从内里掘出劳动者的精神底色。显然，对于农耕这件事，周华诚是认真的，他“逃

离”了光鲜的工作与不俗的成就，重塑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将身心融于时代的土壤中，努力活出朴质自然的样子。

在稻田里，他观察、拍照、耕耘、收割，思绪也会偶尔翻飞，遥想古人隐居时的恬然安闲，顿觉内心无比畅快。虽说耕种辛苦，但他也不以为意，只将其当作人生的历练，甚至呼朋唤友，召集城里的人来这里看花识草，或者加入种田的行列中，历经四季轮转，见证生命的周而复始。于是，在这种近乎艺术的实践中，日子逐渐沉潜下来，通透地敞开怀抱，接纳世间的种种情愫。

周华诚的《走，去父亲的水稻田》，始终不离乡野之思，这种思，源于对农耕传统衰落的愁思。当村庄里的牛越来越少，田间的

蓑衣、笠帽渐渐消失,就连耕田佬也退出了这一行当时,那股惆怅,无比浓郁,勾起了从先人那里遗留的亘古不变的自然情结。它,对应着一方田野,一片清风,一袭微雨,悄无声息地渗透在文字中。这种思,也源于与作物命脉相连的惦念。这是一场与天气博弈的战争,自古延续至今。阴晴雨雪,牵动着每一个农人的心。连日阴雨,不利于水稻生长;持续曝晒,稻谷萎靡不振;哪怕丰收,无法及时晾晒,稻谷也将在谷仓发芽,等于功亏一篑。周华诚用微心情记录农人不为人知的隐秘,自觉地将“自我”隐退到文本身后,凸显了稻田与人的主体性。

所幸,自然是公允的,它带来耕耘的苦涩,自会结出收获的蜜果。书中的“稻田”自成一方天地,繁琐的农艺工序并不枯燥,反生出许多品悟的滋味。《曾经差点陷在藕塘里》,他忆起与舅舅、表弟耘田下陷时相互拉扯、拔腿上来的遭遇;《春夜,那星星点点的火光》,他想到幼时和大人一起去田里捉泥鳅,看到夜晚萤火虫的光芒在田间飘摇,而现在这幅光景彻底逝去。于是,他和父亲相约,种水稻,不用七七八八的除草剂,始终保持对田间杂草、青蛙、飞虫的尊重。《秧苗生长》勾起了他对插秧的体验,这种需要一直弯腰、一边插秧的手脚并用的活,只能用“累”字形容,半天活干下来,腰都直不起来。可是,他却说:“我想重新体验这种劳累的感觉。很多事情,必须身体力行地去试过,才知道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劳动,因稻田而起,孕养了无数人与故事。这些体悟的细节,依赖于自然生长的性灵,更留存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初心。所以,阅读这部书,从来只有诚挚与细腻,似是一日下来最朴质的日记,又像是无限生长的诗篇,没有止境,只有最深情的凝视与独白。

对周华诚来说,“父亲的稻田”有两块,一块在窗外,另一块在心中。窗外的那片田需时时耕种,以免荒废;心中的那片田,在纸上,在书中,亦需时时耕耘,才不会留下空白。这田其实并没有多少微言大义的部分,它只负责虫鸣、鸟叫、蜻蜓飞舞、万物生长、冬去春来,循环往复,它向真诚的人敞开怀抱。而周华诚也坦然接纳这天地造化,他因乡野而生,自当回归乡野中去。水稻田里的每一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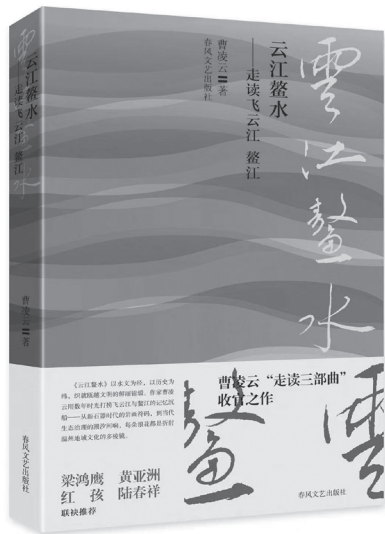


稻谷,都长得如此恰到好处,充盈着智慧的光芒,给予他独一无二的启示。在他眼中,耘田的弯腰动作,从不多余。俯身向禾苗,是对水稻的恭敬态度,更是对大地的感恩之情;大水过境,专属稻田的木牌漂去了远方。但大家并不悲伤,因为木牌子把众人对土地的爱,以一种浪漫的方式,播撒到更广阔的地方;扇谷子的风车上常有“去浮存实”几个字,这不仅是对风车这一农具功能的概括,又是对大众为人处世的提醒。所谓“种稻得道”。稻田的劳动,无异于一场心灵的修行,不拘于形,不役于物,大道至简,道法自然,这正与《庄子·知北游》中“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不谋而合。想来,周华诚转身种稻决非一时兴起,实则将个体视为有审美、有主见的人,并以实际行动重构生活,接续传统农耕真实的朴素与美。这是他对生活的举重若轻,亦是写作中可敬的精神向度。无怪他在后记《此间的少年》写道:“心怀热爱,日复一日的劳作,才是美好生活的本义。”

用文学打捞江域河底的历史记忆

——读曹凌云的《云江鳌水》

Article- 紫 苏 Zi Su



《云江鳌水》书影

从《走读瓯江》系统记录瓯江流域的人文地理，到《海上温州》讲述历代温州人与海洋的真实故事，再到《云江鳌水》探寻飞云江、鳌江流域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种种精彩，这十多年来，温州作家曹凌云远离浮躁，甘于寂寞，一直坚守自己的创作主旨，脚踏实地地走读家乡的名山大川。

我畅读了37万字的长篇散文《云江鳌水》，我不仅为作者对飞云江、鳌江流域的历史和现状的绵密生动描写所折服，也被书中对两江流域的生存环境、生态文明和文化基因的深邃思考所吸引。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我们透过书中地理地貌的浅层表述，深入物象的内核，不难发现《云江鳌水》有多层故事，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且相互对照，彼此印证。虽然《云江鳌水》内容丰富，涵盖广泛，

但主要呈现的，是飞云江、鳌江流域百余年来曲折流变与艰难发展，是几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条江流的波澜壮阔，具体而生动地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叙事线索，是不可忽视的演进脉络。

飞云江和鳌江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滋润了无数的灵秀之地，养育了两岸稠密的人口，也造就了一代代推进中华文明进程的温州儿女。书中叙事线索之一，是以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为开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批有识之士探寻救国之路和强民之方的历史。这个时期，可称之为两岸人民的“觉醒史”。

自晚清以来，西方列强以武力获得在华利益，清政府统治危机重重，累年兵荒马乱、文脉衰微。《云江鳌水》浓墨重彩地描述了

位于飞云江下游的瑞安城区,以孙诒让、黄绍箕和“东瓯三先生”(陈黻宸、陈虬、宋恕)为代表的一批学人,他们志同道合,进行经史和政治的研究,谋求治国和利民的真理。他们探讨“永嘉学派”,倡导“经世之学”,主张经世致用、通经致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历史事件需要典型,文学作品需要人物,书中黄绍箕和陈黻宸的事迹与形象最为丰满。清末大臣黄绍箕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交往甚密,助其上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他又与维新派思想家文廷式等人上书抗议,严厉指出《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黄绍箕被授予翰林院侍读学士,他将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光绪帝,奉命访下各省督抚学政,广为刊行,实行劝导。被誉为“浙江大儒”“史学巨子”的陈黻宸,他在清光绪四年(1878)考取生员,在家里创办颍川书塾,他打破家族、县域界限,接纳族外、外地求学的学子,成了许多有志青年前行路上的“掌灯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陈黻宸开始仕途生涯,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与陈虬一起上京会试,参与“公车上书”,受到康有为的器重。《云江鳌水》建立在严谨的学术研究上,以翔实的史实告诉人们,当国家主权从独立走向半殖民地化、传统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时候,在偏远的飞云江下游北岸,点燃了开放与进步的火光。

书中叙事线索之二,是从二十世纪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飞云江、鳌江两岸人民谱写了可歌可泣的“革命史”,《云江鳌水》便将读者的思绪引入温州人民为新中国成立抛头颅洒热血的往事中。

一寸山河一寸血,当粟裕、刘英率部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飞云江、鳌江两岸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无数仁人志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甚至献出了生命。书中详细描写1937年秋,刘英带领浙江省委机关进驻鳌江北岸凤卧镇凤林村,粟裕率部队从遂昌来到凤林村,与刘英会师,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极大支持与帮助,党群关系血肉相连、亲密无间。乌云笼罩大地,战争烽火连天,死亡如影随形,浙南(平阳)游击区奠基人之一、中共平阳县委书记、凤林村人郑海啸,担负着驻扎在根据地的省委机关和抗日游击总队、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浙南特委机关、省一大及其他许多重要会



议的安全和后勤工作,领导平阳县赤卫队(后改武工队)多次粉碎反动武装力量对革命根据地的“清剿”,保留和培养了平阳红色革命力量。郑海啸被国民党北港区署警卫队逮捕,被严刑拷打,他视死如归。他的妻子金澄梅、胞弟郑志荫不仅支持他革命,而且与他共同战斗,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女儿郑明德,小小年纪就积极参加抗日宣传,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受中共平阳县委派开展群众工作,被国民党军队打伤被捕,在狱中不屈于利诱、酷刑。1942年6月27日,郑明德被敌人杀害,年仅16岁,她赴刑途中,一路高呼“革命终将胜利”。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期,温州人民经历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斗争,经受了巨大考验。作家在书中讴歌郑海啸满门忠烈,讴歌那些喋血沙场的战斗英雄,激活飞云江、鳌江流域文化记忆中的红色密码。

叙事线索之三,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初,飞云江、鳌江两岸的儿女在艰难中前行,在探索中前进,书写自己的“奋斗史”。他们面对荒山多、耕地少、收入低、生活苦的现状,用智慧和热血,在家乡修建公路、封山护林、稻鱼共生的劳作实践。

位于鳌江源头地的文成县桂山乡，平均海拔 800 多米，气温偏低，只出产一些毛竹。在曹凌云的笔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桂山乡包学冠等青年带领村民开山辟地，忍饥挨饿，耗尽了青春。经过十多年的奋斗，桂山乡大片大片的田地特别是水稻田出现在山坡上。同时，他们引进稻鱼共生、黄年糕制作等技术，在桂山乡推广，村民有了经济收入，各村各户没有闹过饥荒。同为文成县的珊溪镇，偎依在飞云江边，一些刚会走路的孩子就在江水里学游泳，练就好水性、好体魄，长大后才有机会进运输社，做一名撑船老大。撑船最主要是靠水，雨后江水满盈，大舢舨（当地的木船）载满了货物，船老大把木船撑得飞一样快。江里有冲下来的山石、滚木，还有漩涡，他们一路闯关过险，每一次都像闯一回鬼门关。他们在高山深谷中汲取奋斗的力量，在平凡的生命中践行了英雄之举。作者尊重历史与事实，通过翔实书写，为读者呈现两岸人民在艰难困苦年代里的坚韧和奋进，通过强化典型性人物塑造，让这些为生活而奔波忙碌的芸芸众生与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交相辉映，在宏大叙事中完成对时代图景的描绘，使作品生发出感染力和教育意义。

叙事线索之四，是从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当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十多年来，飞云江、鳌江两岸的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在飞云江、鳌江两岸，从田间地头到江口潮头，涌动着无数苦干实干、开拓进取、奉献家乡的身影。他们可信、可亲、可感，他们正在书写崭新的历史篇章。

作者立足现实生活的深厚土壤，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生动笔触描绘基层干群的梦想与坚持，让理想信念、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滋养读者特别是年青一代读者的心灵，从而转化为他们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

时空穿梭、今昔对照，曹凌云笔下的文成县岙口镇，是两山夹一江、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山区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为珊溪水库建造成为温州“大水缸”的水源保护地之后，更是面临着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如何化水源制约劣势为江上旅游优势，驱动岙口大发展？镇干部邢越锋、村干部张仁建等人一步也不敢落后，他们带领全镇人民利用飞云江固有资源，聚沙石为岛屿，建成梅花岛、

樱花岛，发展旅游产业，让城市人走进岙口，让在外地谋生的村民回归故里。在飞云江、鳌江两岸，有太多的基层干部、新型农民、乡村能人在绿水青山间，创造建设奇迹和发展奇迹。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前浙江省最年轻的城市龙港。作家也多次深入走读位于鳌江入海口南岸的龙港。书中详尽讲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龙港镇委书记陈定模敢于创新，勇于改革，大胆提出土地有偿使用和梯度移民的设想，使原来的小渔村成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而后几代龙港人，为推动“撤镇设市”锲而不舍地努力，在 2019 年终于梦想成真。他们是“两山”理念忠实的践行者和受益者，从他们的故事中，读者更能真切领悟“两山”理念的道理和奥秘。在两江流域，生态文明与“两山”理念深入人心，人与自然的 relationship 越来越和谐。

两江流域的温润，滋养了浙南大地的清新，而人类的探索与追求永不止歇。作者在创作《云江鳌水》时的谋篇布局，保持宏阔的历史视野，秉持清晰的阐述路线，始终将笔触聚焦在近现代一百多年历史流变中，凸显飞云江、鳌江两岸人民的理想信念、奋斗激情和命运悲欢。可以看出，作者擅长在历史与个体命运的交汇处寻找叙事的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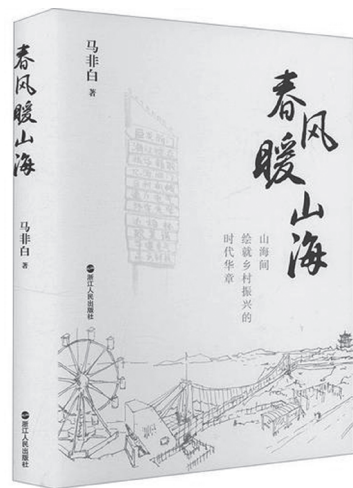
温州是作家曹凌云的家乡，他在温州求学、工作、生活，在文学创作中，温州是他作品素材的聚集地。从《走读瓯江》对母亲河珍爱之情的表达，到《海上温州》对家乡地域文化的挖掘，再到《云江鳌水》中对飞云江、鳌江两岸几代人的刻画，作家曹凌云站在时代思想的高位，越山溯流、穿行不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严谨的史料为基础深入挖掘历史中尘封的故事，以倾听者的身份记录形形色色采访对象的讲述与观点，以融合作家本人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的健劲笔力，书写历史记忆和当代情感，力求还原具体而真实的当时现场，做到融汇古今、观照当下、面向未来。这是一位基层作家的坚守与担当。

《云江鳌水》行文清丽、流畅，我的思绪随着作者的叙事，走在飞云江、鳌江两岸，一路探寻神秘，令人心驰神往，常常流连忘返。通读全书后，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用文学打捞江域河底的历史记忆，体现了文明传承的使命感，更是表达了对家乡最深沉的爱。■

山海为笺，写尽岁月褶皱里的文明回响

——读马非白《春风暖山海》

Article- 周仲强 Zhou Zhongqiang



《春风暖山海》书影

当马非白的笔端触碰台州玉环市干江镇的山海时，三十年光阴便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春风里摇曳的稻穗、浪尖上颠簸的船帆、瓦檐下流淌的乡音。这部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写实散文集，以血肉丰满的文字为梭，以个体沉浮的命运为丝线，在山海之间织就了一幅既见烟火气又含天地心的时代织锦。它不仅是对一座小镇变迁的记录，更是对中国人“根”与“流”的哲学叩问——当山海依旧，时间如何在人的生命里刻下岁月的年轮？当乡愁沉淀，记忆又如何成为照亮未来的星火？

一、人世行走：命运褶皱里的时代密码

第一辑“人世行走”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时光长河里的一枚鹅卵石，被时代浪潮打磨

出独特的纹路。“一个好运气的人”其“运气”似带着天降的奇迹，实则更多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混沌里，用渔民般的敏锐捕捉到的第一缕海风。从穷得两个兄弟轮流穿一条裤子的放牛娃到成为镇上第一个开宾馆、卖玻璃、卖石子的人，每一个转折里，藏着一个朴素的真理：时代的好运，永远垂青那些敢在浪涛里弃潮的人。老张的故事，是千万中国海边农民从土地走向市场的缩影，他70岁时自嘲是“70岁的老后生”，人老心不老，他掌心的老茧与日常的收入，共同丈量着个体命运与时代步伐的同频共振。

“七十二变”的主人公，更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干江镇产业迭代的光谱。从因困难失学的渔家子弟，到拥有四五名工人的小老板，到跑黑车的司机，再到汽车营销，最后定格到菜场的肉贩。他身份的每一次切换，都是小镇



二、山海之间：自然与人文的永恒对话

第二辑“山海之间”，是一场跨越三十年的“山海对话”——山与海的对话，自然与人文的对话，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春风暖山海》的开篇，便将这种对话写得诗意盎然：春风拂过海面，带来了渔汛的消息；春风掠过山间，唤醒了沉睡的长大厂；春风吹进村庄，解开了老人脸上的紧锁的眉头。这里的“春风”，是时间的信使，也是文明的催化剂。作者走了一圈后说：“从山到海又回到山里，从农田到工业区又回到农田，干江 29.96 平方千米的风光都映在这一路上，……干江踩着每一个节点，让这片曾经贫穷的山海，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春风让山海不再是隔绝的屏障，而是成为孕育新生的温床，于无声处写尽天地辽阔与岁月悠长。

《山路十八弯》《过海》《跨越山海》，记录的不仅是交通的变迁，更是“空间哲学”的重构。曾经，“山路十八弯”是“出门如上青天”的阻隔；从栈台到楚门要“过海”，海风裹着黏腻的晕沉；……山海之间的距离，丈量着干江镇与外界的疏离。如今，桥梁飞架海面，公路蜿蜒山间，“跨越山海”从“不可能”变成了“日常”。但这种“跨越”，不是对山海的征服，而是对山海的和解，而是让人们更懂得欣赏山海的美，更懂得敬畏山海的魂。

《上栈头：走在幸福里》《歌声荡漾的村庄》《复兴的沙滩》《门前屋后》《最早的和最后的房子》《美丽庭院》，这些篇章里的村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注脚。上栈头村的“幸福”，不在高楼大厦的林立，而在“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体验的乡村旅游胜地”的惬意；“歌声荡漾的村庄”再现历史评述的“独好观剧”的盛景。“复兴的沙滩”——沙蚕坑，既是对自然的改造，又是对自然的归还，让乡愁找到了安放的地方；《最早的和最后的房子》，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最早的石头房，墙上刻着祖辈的温度；最后的现代小楼，窗里映着子孙的笑容。新旧交织间，干江镇的村庄没有变成“没有记忆的新城”，而是成为“有温度的家园”。

《台风过境》是这场“山海对话”中厚重的一章。历史上台风带来的破坏是残酷的：渔船被掀翻，房屋被摧毁，庄稼被淹没。但马非白的笔，没有停留在苦难的描绘，

经济结构转型的一声回响。这种“变”不是无根的漂泊，而是在山海划定的疆域里，人对生存方式的主动突围。这些小人物的“七十二变”，本质上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最深沉的守护——以改变的姿态，守住不变的根。

“笨”博士的“笨”，是最动人的哲学。他不懂投机取巧，只知“把书本里的字嚼碎了咽进肚子”；他不会见风使舵，只愿每夜把书房的灯亮到黎明。这份“笨”，恰是农耕海作文明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精神图腾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当他戴着博士帽回到小镇时，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荣光，更是一条被验证的真理：知识从来不是逃离土地的船票，而是滋养土地的甘霖。

《劳动的人》《小船，大船》《小村青年》《一条好汉回到土地》，这些篇章里的人物，共同构成了干江镇的“精神年轮”。他们的汗水滴入泥土，生长出庄稼；他们的力量注入船桨，划开了海浪；他们的梦想飘向远方，又落回故土。马非白的笔，像一把温柔的刻刀，将这些劳动者的身影刻进山海的肌理——他们不是时代的旁观者，而是时代本身。正如山的沉稳、海的辽阔，都源于每一粒砂石、每一滴海水的汇聚，干江镇的三十年巨变，正是无数凡人用生命的微光点亮的星空。

而是聚焦于台风过境时人们的坦然与自信,在“云娜”“利马奇”等肆虐时,家的温暖是渡过灾难的屏障。这种面对自然灾害的“温情”,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深度对话”:人懂得了自然的威力,学会了敬畏;自然也看到了人的韧性和伟大。台风过后,海面会更加平静,山间会更加青翠,不是来自对自然的征服,而是来自与自然共生。

《一个村庄的前世今生》《乡村舞台》,则是对干江镇“文化基因”的挖掘。村庄的“前世”,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是“邻里相望,鸡犬相闻”的淳朴民风;村庄的“今生”,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现代图景,是“文化繁荣,乡风文明”的新貌。但“今生”不是对“前世”的否定,而是对“前世”的传承与升华。乡村舞台上,看戏演戏一样热闹,传统的“渔歌”、越剧与现代剧合唱,这种看似违和的组合,恰是干江镇文化生命力的体现——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创新中守护本质。

三、未来在前:乡愁为灯,照亮文明前路

第三辑“未来在前”,是马非白对干江镇未来的哲学思考——当三十年的变迁成为历史,当山海的风光日新月异,干江镇的未来,该往何处去?《建一座城堡》给出了答案:这座“城堡”,不是冰冷的砖石堆砌,而是“教育城堡”,让童年在这座城堡里,一步步踩着笑声走向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它不是与世隔绝的乌托邦,而是“开放包容,联结世界”的文明驿站。它象征着干江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不仅有物质的富足,更有未来的奠基。它的方向,是面向未来的创新力量,更是对乡愁的守护与希望。

《再也不见的学校》《紫藤花开满校园》,记录的是教育的变迁,更是文明的接力。“再也不见的学校”,是作者成长的小学、初中都消失了,那石块垒成的教室,“一块黑板,一支粉笔”的简陋都只能从记忆中搜寻;开满紫藤花的校园里,“紫藤花越剧团”,是浙江省十大校园爱越基地。变的是知识的内容,不变的是“传承文化”“立德树人”的初心。紫藤花年年盛开,正如教育的薪火代代相传,它让干江镇的孩子既懂得“脚下的土地”,又能看见“远方的世界”;既拥有“乡愁的根”,又能插上“梦想的翅膀”。



《撒豆子,收地瓜》《第一家工厂》《一个家族的三十年》,回顾的是工业的起步,更是文明的转型。《撒豆子,收地瓜》从栈台阀门厂到太平洋机械有限公司再到滨港工业城,干江人实现“地瓜经济”勃发,用“当初的一支番薯藤插出了一片番薯地”。《第一家工厂》是工业文明的“启蒙之光”——修船厂根植于干江的渔业发展,几经坎坷,见证干江镇企业的发展;《一个家族的三十年》是文明转型的“微观样本”——从“农民”到“工人”再到“企业家”,家族的变迁,折射出干江镇从“农业小镇”到“工业强镇”再到“文旅名镇”的跨越。但这种跨越,不是对农耕文明的抛弃,而是对农耕文明的升华。正是这种“守正创新”,让干江镇的工业发展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振华百年》《德行似海,众行万里》《向上的力量》《向世界发声》《归乡》《未来在前》,这些篇章构成了干江镇未来的“精神坐标”。《振华百年》不是对过去的留恋,而是对“百年基业”的追求——追求的不仅是企业的百年,更是文明的百年;“德行似海,众行万里”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对“做人做事”的哲学坚守;“向世界发声”不是盲目的炫耀,而是自信地分享——分享干江镇的故事,也分享中国乡村的智慧;“归乡”不是无奈的退路,而是主动的选择——游子带回的不仅是资金和技术,更是对家乡的热爱与对未来的信心。

四、文学之魂与哲学之光：一部“活着的文明史”

《春风暖山海》的文学价值，在于它用“有温度的文字”写就了一部“活着的文明史”。马非白的笔，不是历史学家的冰冷记录，而是诗人的深情吟唱，更多的是带有淡然、本真的坚持。她写林海林的“达柏林”，不写他赚了多少钱，而写他走向世界，“向世界发声，为国货代言”；她写郑增定的“归乡”，是用脚步丈量高山远路，丈量家乡的变化，也丈量着游子的心。它从不是简单的地理折返，而是在“向外走”的闯劲与“往回守”的温情间，寻得新的平衡。这种“以小见大”的写法，让干江镇的三十年变迁不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可感、可触、可共情的生命体验。

更深刻的是，这部作品蕴含着对“文明演进”的哲学思考。干江镇的三十年，是中国乡村文明演进的一个缩影：从“农耕海作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从“隔绝”到“开放”再到“自信”，从“乡愁”到“发展”再到“乡愁与发展的共生”。马非白通过干江镇的故事，回答了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如何在变迁中守护本质？如何在发展中留住乡愁？答案藏在“一个好运气的人”里——运气是时代的馈赠，但抓住运气的，是对土地的坚守；答案藏在“笨”博士的“笨”里——知识是进步的阶梯，但攀登阶梯的，是对传统的敬畏；答案藏在“归乡”的游子们——远方是梦想的舞台，但回到家乡的，是对根的眷恋。

马非白直面渔村变迁，其文字兼具人类学田野笔记的精确性与抒情诗人的痛感神经。话题小而又见大，总是与自己的经历有关，与自己的亲情、友情等人间情怀有关。一些不经意的日常生活片段，一个平常的场景或细节，都显得生动而美丽……情感的原生、炙热，表意的自由自在，台州白话加海洋语言，辅以叙述的舒缓、闲致，文章错落有致，写得从容、自然、流畅。书中对干江幼儿园“城堡”、紫藤花越剧团小演员的测量式描写，对干江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意象捕捉，证明非虚构同样能抵达史诗性震撼的效果。

散文精心构建了一套充满张力的意象系统。“春风”

本是温暖与生机的象征，在文本中却化为裹挟时代与推土机的变革力量，它吹散了传统“小船”的香火，点燃现代“大船”，吹皱了渔民脸上的皱纹，最终吹散了渔村几百年的集体记忆。“大船，小船”这一意象尤为沉重：当二堂叔海上劳累一辈子，早死，他劳作过的小船早已消失；当三堂叔60多米长的大渔船被生活书写时，它们不仅是生产工具，更是现代渔民生活和身份认同的具象载体。而三堂叔最后身体被酒精拖垮倒在路旁，这是一代渔民雕像的倒塌，则象征着传统生活方式在物质发展面前的脆弱与瓦解。这些意象交织，无声诉说着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的双重冲击。

马非白以其克制的悲悯与深刻的洞察，在《春风暖山海》中完成了一次对现代化代价的文学勘探。这部作品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发展洪流中被忽视的暗礁与漩涡。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进步不应是粗暴的覆盖与替代，而应是在尊重历史肌理与生态智慧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当春风再次吹过山海时，我们或许应当思考：如何让这阵风，既能带来新枝，又不吹落老树最后一片承载记忆叶子？

这部作品，是马非白写给干江镇的情书，也是写给中国乡村的赞歌。或许作者的家乡——干江的故事可以视为中国沿海现代化发展的典型样本，赋予地方性叙事以全国性意义。它让我们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山海依旧，乡愁依旧，文明的火种依旧。而这，正是《春风暖山海》最动人的力量——它用文字为我们点亮了一盏灯，让我们在时代的浪潮中，既看得见远方的风景，也记得住回家的路。

当我们合上《春风暖山海》，眼前浮现的不仅是干江镇的山海与人物，更是整个中国乡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马非白用她的笔，让干江镇的山海成为中国乡村的“精神图腾”——山代表着坚守，海代表着开放；山代表着传统，海代表着创新；山代表着根，海代表着梦。而春风，是连接山与海、传统与现代、根与梦的桥梁。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演进，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和而不同”的共生；未来的方向，从来不是抛弃过去的前行，而是带着乡愁的远航。■

读赵晖小说《清泰旅社》以及一场寻访

Article- 毛巧仙 Mao Qiaoxian



《人民文学》2025年第五期书影

—

《清泰旅社》发表于《人民文学》2025年第五期，此后被《小说选刊》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入选中国作家网5月份《优选小说榜》。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中韩二国抗日题材为大背景，融合描绘了中日韩三国多方之间的谍战风云，以点带面展现了当时沪杭等地抗日斗争的错综复杂、艰难卓绝。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10年8月22日，日本政府强迫朝鲜方面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韩国就此沦为日本人的殖民地，到处飘扬着日本人的太阳旗，强制推行日语，学校教授日语。

“如今已是别人的土地——被掠去的田野还会有春天吗？”这是韩国诗人李相和写于1926年的诗句。

韩国一批批复国独立运动的志士来到中

国寻求帮助。在中国政府及人民的支持援助下，韩国临时政府于1919年4月11日在上海成立。从此在中国从事反日复国独立运动，并与中国人民并肩协同抗日。20世纪初叶，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乃至全国、苏联远东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抗日烽火已遍地燃烧。

震惊中外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事件。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刚爆发，日本侵略军就要挟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所谓的“和谈”。4月29日，日寇竟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式，正当全场高唱日本国歌时，受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策划指示，韩国抗日义士尹奉吉向台上投掷炸弹。一声巨响，台上七名日寇首领有的当场毙命，有的受重伤。

义士尹奉吉殉国。此次事件后日寇疯狂报复，悬赏六十万大洋缉拿金九。韩国临时政府危急时刻决定离开前后活动了13年的上海，秘密转移到浙江杭州。

尹奉吉的义举,让我想起小说《清泰旅社》中的地下党员蓝心和乐以李牺牲的场景。这对革命伉俪为了心中的信仰和人民的春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实现了把一切都献给党的誓言!他们唯一的儿子,7岁的乐东西,从此成了一个孤儿。

二

在杭州,为躲避日本特高课的追捕,韩国临时政府辗转多处,先后在杭州清泰第二旅馆、湖边村、涛桓里、思鑫坊、五福里等地临时办公及居住。去寻访这些旧址遗迹,就是回望那段如火如荼的抗战史。

我实地踏访旧址后发现,《人民文学》给赵晖小说《清泰旅社》安排的首页插图,是以位于杭州板桥路上五福里的“清泰第二旅馆”入户门为蓝本绘制的。清泰第二旅馆也就是小说《清泰旅社》里人物活动场所及故事展开的地方。当时清泰第二旅馆的位置为现在的杭州市延安路205~264号一带。

清泰第二旅馆已没有什么大的旧迹,只有官方立的一块石碑。但当年的入户大门还在,即现在的群英饭店(汉庭快捷连锁)。“清泰第二旅馆”在小说里改为“清泰旅社”。1932年5月,韩国临时政府转移至杭州后,就在这里临时办公。

不久,韩国临时政府又转移到第二个办公地点,杭州长生路湖边村23号。这是一处最完整的旧址,一幢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也是现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所在地。馆内复原了20世纪30年代原有的旧貌。内容以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抗日的时间为脉络,有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相关照片及简介、中国人民对其的支持援助等历史资料。纪念馆由杭州市政府于2002年开始筹建,2007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

思鑫坊40号和41号,是韩国临时政府编辑发行新机关报《震光》的场所,《震光》有中英文两种版本,由当时浙江省(国民党)党部机关报《东南日报》社印刷,每月25日发行。思鑫坊也没什么大的遗迹了,只有官方立的一块“韩国独立运动杭州旧址”石碑。但两间房子还在,

已成为民房。只是42号有门牌,偏偏40号和41号没有,不知为何?我只好挨近42号留了张照片。

1934年11月,湖边村23号被日寇发现,韩国临时政府又秘密转移至杭州武林路西大街涛桓里12号。现今这里已是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已找不到任何旧有的痕迹。

杭州板桥路五福里二街2号,是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居住地。从1934年11月开始,至1935年11月离开杭州去江苏镇江为止。这里现为居民小区,已找不到任何当时的痕迹。

当时韩国临时政府要员为了躲避日本侦探的追捕,有部分人员分居在嘉兴、南京等地。

因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后来临时政府人员离开浙江,辗转镇江、长沙、广州、柳州、綦江等地,最后于1940年到达重庆。

从1919年4月11日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以金九为主要领导人的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进行了长达27年的抗日运动。中国其实藏着半部韩国抗战复国史。

一个一个旧址寻访过去,我就像谍战小说《清泰旅社》里的地下党,拿着一张路线图,悄悄地解密80年前的如烟往事,把当年的每一个暗号都接上了头。

三

小说《清泰旅社》的上半部《电台》,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沪、杭两地,中日韩三国多方谍战:中国共产党的武林门特情小组及国民党敌特人员;韩国临时政府内部又有不同的党派分野;日本特高课人员……各方人员各为其主。故事扑迷离跌宕起伏,情节纷繁复杂纵横交错。

谍战背景宏阔,一层层递进,就像剥笋一样,每剥一层都有全新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心、意外和震撼。内容涵盖了整个腥风血雨的抗日战争时期,时间跨度、背景、叙事都把控得恰到好处。其中有牺牲、有背叛,有忠诚、有投敌,有迷雾、有试探……刚刚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转眼已是刀枪相对的死敌，场景惨烈，暗流涌动，处处考验人性。

如武林门特情小组成员夏德令是个大孝子，每日种菜卖菜看上去老实可靠，却是卧底奸细，可耻的叛徒；地下党姜安南面对国民党敌特人员的折磨和枪口毫无惧色，但当敌人把枪口对准他两个月大的女儿和妻子时，他的信念动摇了……

郑冬棉再次潜入上海康乐坊19号，枪决了叛徒姜安南后潜离，已走出好长一段路。但郑冬棉又突然折返，回去帮着姜安南妻子，一起把姜安南的尸体给埋了。并对姜安南的妻子说，姜安南是姜安南，你是你，两码事。

……

小说中像这样的细节描写很多，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出人物的多面性。

武林门特情四人小组：组长乐以李牺牲了；耗子在追杀日本特高课川香优和川香新义时，被韩国临时政府内的奸细宋安，暗杀在大雨滂沱的黑夜；夏德令叛变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郑冬棉……

秋末的一天，在红枫与银杏叶铺满的浙西山间小路上，郑冬棉率领着一支特殊的队伍——7岁的乐东西、一位年轻的母亲及她怀中两个月大的婴儿向党的浙西根据地红岩顶前进……

小说中出现有江山县、清湖、红岩顶、浙西仙霞山脉、浙赣交界处等众多江山元素，读来特别有亲切力。

小说《清泰旅社》的下半部《墓碑》，故事又延伸到了朝鲜战场上。16年后，当年在杭州生死与共的中韩战友，相遇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但世事变幻皆无定数，如今的他们已站在不同的阵营各为其主。郑冬棉和乐东西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崔真姝是韩国国军，他们相互间已成了对立面。

郑冬棉和崔真姝在杭州携手抗日，情谊深厚，心中互生情愫。十多年异国分离杳无音信，但彼此并没有把对方放下，而是深藏心底。战场再次重逢，两人得知彼此竟是一个没娶一个未嫁，四目相对，世事沧桑，一言难尽，让人唏嘘不已。

郑冬棉和崔真姝的爱情，让我想起《刑场上的婚礼》中的原型周文雍和陈铁军。革命党人也是血肉之躯，也



有七情六欲。只是时刻让心中的神圣使命和职责信仰，凌驾于爱和情感之上，把那份深情藏于心间，只发芽，不轻易让它开花结果。念起，总让人泪目和感怀！

战场上，崔真姝在郑冬棉的怀里断了气。美军飞机的一枚炸弹，也让郑冬棉瞬间倒在了崔真姝的身边。乐东西含泪将营长郑冬棉和崔真姝并排埋在了一起，碑上的文字分别用汉语和韩语书写。他们携手到另一个世界，卿卿我我双飞双宿去了，那里没有血腥没有战争，唯有刻骨铭心感天动地的爱情。

作者这样巧妙地来处理人物间的情感、关系、结局，这样的场景描写，读来一点没有违和感。唯一有的，只是一声长叹息！作者笔下尽显人性的复杂多面。

站在韩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想起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蓝心、乐以李、郑冬棉、崔真姝，还有哼哧哼哧踩着黄包车、汗流浃背的光头耗子……他们的身影在我面前闪现，又仿佛见到他们的背影慢慢远去……

结束韩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寻访，就像读完小说《清泰旅社》一样，回顾行程与掩卷长思，现实历史与小说故事在脑海中一一叠加呈现。一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一部令人赞叹的谍战小说，两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各自独立完整，都是一曲余音绕梁的历史长歌。■

半张脸

Article- 葛鑫 Ge Xin

北寺极小，是一所山区的完小，沿山而建，地势较高。单从校舍，已难觅旧时寺庙的痕迹。相传是孔子的弟子——“清河伯”林放的故里。北寺通山下有两条路，均无名。路旁零星散落着山里人家。入内，门口有一老钟。进得门去，一排平房，像一段砍下的朽木，躺在院子里。从东到西，隔出从小学到初中十来个班级。每扇门上都钉了块木牌，白底黑字地写了“办公室”“五年级（一）班”“六年级（二）班”“八年级（一）班”等字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妈是北寺的老师，小庚则是北寺所在村的一道风景。

—

小庚住到这里一定好多年了，他种的银杏树已经很大了。

小庚说话撒腔，想必是从哪里搬来的？不知道。他姓什么？很少人知道，他有个老娘，大家叫她猪婆。大人，小孩子，穷人，有钱人，都这样叫。倒好像她就姓猪似的。

小庚怎么会住到这里来？他是哪年搬来的？你问附近的村民，他们都说不出，只是说：猪婆一直在这里住。小庚是猪婆从山上捡来的，哪年捡的也很少有人记得。

小庚是周边有名的“傻子”，住在北寺南面很南的地方。两间草房。独门独户，孤零零的。从北寺正南门能一直看到他的家，看到他家那棵银杏树。他头发眉毛乱蓬蓬的，脸一半是人，一半是猪，都说是鬼变的。不管大人还是孩子，见到一般都躲开，唬孩子也多是“不听话让小庚把你推走。”

我没见过鬼，也不觉得小庚可怕。

“妈，鬼！”一天晚上睡前和我妈去东边操场上厕所。我妈拿着手电在门口等着。北

方农村是旱厕，味道很难闻，我一边捂着鼻子，一边用眼睛瞄着四周。突然，一双小眼从窗棂露出来。想到村民们嘴里的鬼，我一哆嗦。

“胡说什么？哪来的鬼！”我妈一边低斥，一边用手电四处照了下。

“妈，牙！”妈刚关掉手电，我又看到窗棂上一排白花花的牙齿。

“你这孩子，快拉！”我妈一转身，那牙不见了。

“眼！”我吓得屁股也没擦就提上了裤子。我死命盯着那窗棂，月光惨白，却没再看到什么。

我一路紧攥着妈的手，不敢回头。

那天放学，我给龅牙大伯讲我看到的鬼，龅牙大伯“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拍拍我的头，啥也没说。

很久我都不敢晚上去上厕所。

二

一个周末的早晨。

鸟叫声从窗隙进来，直钻到我的被窝。

“快起！”我妈不知啥时推门进来，直接把被子掀开，衣服丢过来，絮叨了几句，将馒头稀饭放到桌上，然后抱起棉被走了出去。紧接着就听到鸡毛掸子抽打棉被的声音，我好像看到尘埃在阳光下狂欢。

“星期天也不让人睡觉。”我小声嘟囔着。秋分时节，空气里已有些许冷意，我接连打了几个喷嚏。

窗外很明亮，喜鹊在枝杈间来回跳。

我胡乱穿好衣服，站在桌前，吸溜着吃稀饭。我妈给我梳好辫子，然后拿起风琴，关门出去。

“妈今天去公社开会，你在家待着，别到处乱跑，当心小庚把你推走！”随着门“咚”的一声，妈的声音也给关在了门外。

小庚我见过好多次了，每次只要在街上碰见，我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快走！”我们便擦着墙边过去，我如果再回头张望，妈就用力拉我的胳膊制止。小庚长相奇特，特别是那半张猪脸，黑皮像被搓皱又挤压在了一起，鼻孔黑黢黢的，通天炮般。衣衫也看不出布丝，东

一片西一片地挂在身上……他总是推一辆“吱呀吱呀”的独轮车，车上有时会有几捆柴，有时会坐着猪婆，碰到来人，就停下，靠路边站着，低下头，等路人经过。

我趿拉上鞋，随妈跑出。

“妈，我跟你去。”我不想一个人待在北寺。

“妈开完会就回，你老老实实在家写作业。”我妈并不理会，顾自朝前走去。

我有点沮丧，捡了个石子儿丢向树上的喜鹊，未料鸟没打到，却打在锈迹斑驳的钟上，又从钟上弹回，落到我手背上，我疼得“哎呀”一声，扭头却见小庚推着独轮车站在面前，我一个趔趄，差点撞上。

我急走几步，偷偷往后看。这时小庚的视线从地上抬起，正好看到我。他的脸如铁打的一般黑，斑驳的灰错落落地沾在脸和脖子上，歪扭的下巴，半人半猪的嘴不规则地叠在一起。忽然他的嘴动了，大白牙明晃晃地上下错了错，白眼球有点刺目，带着笑，好像要说话，油乎乎的手向我伸过来。不知怎么，我浑身打了个寒战。我妈不知何时停下脚步，回过头，远远地向我挥手。

“欣——”我妈喊着，“快家去！”

我没理会我妈，绕过小庚，朝北寺南面走去。

却没想竟走到小庚家门口。我向里面看了下，黑门大开着，猪婆正窝在蒲团上扎锥子，抽麻线。扎一锥子，纳一针，“哧啦——哧啦——”。有时把锥子插在头发里磨磨。见我看她，猪婆停下来，冲我笑笑。猪婆除了黑，其他倒没什么，只是腿脚不太利索，进出都窝在小庚车上。小庚人虽丑，对他娘却很好。有太阳的时候就推他娘出来晒晒。小庚多少年纪？没人说得清，有说十七八，有说一二十。

正是秋收时节，村民们在坡里忙活，除了几只鸡鸭偶尔嚎两下，狗也坐在门口打盹。我在路边的石墩子上发了会儿呆，又回到北寺。

校园空旷，冷清。

小菜园透着衰败，扯落的南瓜藤堆在一边，狗尾巴草倒还茂盛。

几只鸟有一搭无一搭地飞着。

八年级教室的门开着，我溜了进去。

两三个女生在里面看书，这几个住校的女生我认得，

见我进去，笑笑地看向我。

我顾自找了个角落坐下，又爬到桌子上去。桌子“吱呀”作响，我晃了晃，赶紧下来。又从地下捡了个粉笔头，在黑板上胡乱地画着。

“欣欣，你妈呢？”一个长辫子女生问我。

“……开会去了。”我过去，扯扯她的长辫子，轻轻一甩，乌黑油亮的辫子便搭在了前胸，“韩翠玉？”

“长辫子”眼睛里闪过笑意，轻抿着嘴唇，慢慢地说：“你应该叫我姐？”

“翠玉姐。”我爬到她边上的桌子，摸起桌上织了一半的毛线手套，“你也会打手套？”

“嗯，等这副打完，我给你打一副。”翠玉拿起手套看了看。

“我妈不让，等我弄点头绳，你教我吧。”我说着从桌子上跳下去，伸手从桌洞里摸出本画本。翠玉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我翻了翻感觉没意思，又放回原处。

“我看你写的啥？”我绕到翠玉身边。

“没啥。”翠玉用手捂住本子。

“我妈说你字写得好。”我瞄了眼翠玉紧捂着的本子，撇撇嘴，“写得好还不让看？”

三

太阳快落山了，妈也没回来。

我胡乱扒了口剩饭，决定出去等我妈。

“嘿！”刚溜出校门，吓了我一跳！正是小庚。

他咬着半边猪嘴，讪讪地笑着看我。他的眼睛透亮，一笑脸皮有些狰狞。夕阳照在他粗黑的脸上，透着油光。他揣在破布片里的手拿出，递过半块烧饼，我慌乱地摇摇手。

“几岁了？”他问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话。

“嗯——六岁。”我迟疑了下，在想要不要回答，最后还是告诉了他。

“六岁！”他笑着，堆起的猪脸抽动着，“我听过你唱歌。”

“你多大？”我仰起头。

“不知道。”他摇摇头。

“骗人，又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怎么会不知道年

纪？”我嘟起嘴，没再继续问，猪八戒也是不知道年纪的吧？

“小庚快回来。”猪婆远远地看到他站在我面前，皱着眉头着急地喊，“庚啊，可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呀！”又冲向我说：“别理他，回去吧！等回头你妈不放心。嗯——听见没有？”她说，用手扬了扬，叫我回去。

“我不。”看着眼前脏兮兮的小庚，我笑了。

“在这儿玩不要紧，你妈来找，可别赖是我们小庚招的你。”

“我不说啦！”

“来！”小庚示意我往前走，我以为要到谁家去呢，原来他把我带到了北寺外面的围墙下。

“瞧。”小庚指着一个碎石断砖垒起来的礅子说，“上去。”

“臭死了！”看到下面阴沟里流出的小便，我用手捂住了鼻子。

“过来。”小庚引我绕过小便，“这里还有一个。”

我笨笨地爬上去。

“碉堡啊？！”我四外望了望，有点神气地挥舞着一根小树枝。

小庚让我下来，他爬上去，然后把头俯在墙头上，拿手比画了个望远镜。

“哇，我知道了，这里能看到教室对吧？”我有些兴奋，很想感受一下，可是个头实在太小。小庚伸出胳膊想抱我，又搓搓手，缩了回去。突然，小庚跳到碉堡上，弯下身子，指着后背。

“你是说让我踩着你？”我有些兴奋，三两下便爬了上去。小庚的头拱在双手间，努力让后背保持平衡。

“哇，教室，操场，小树林……”我兴奋地嚷着。

远远地看到我妈点起了土灶，接着又看到她走到矮墙边，我看到她张开嘴喊我……

我从小庚背上跳下。小庚讪讪地笑着：“你妈叫你呢，回去吧。”

我一边往家走一边想，跟小庚这样玩儿，真有意思。为什么大人都不许小孩跟小庚玩儿呢？还管他叫傻子？我想着就回头去看，小庚也正倚着墙看我呢。

我妈正在跟住校的那几个女生说话，翠玉看到我笑了笑。

四

我妈说，学校新分来个大学生，住我们隔壁，以后学校要中考，还要考大学。好多学生以后星期六也不回家了。

我似懂非懂。

但有人一起住，我还是高兴的。

我没和我妈说小庚带我看碉堡的事，也没提望远镜。

我每天伴着鲍牙大叔的钟声起床，每天看着喜鹊在老槐树上蹦来跳去，看到碎石断砖我便捡了拿到墙根儿下，有时撞见小庚便一起玩会儿，他有时也会拿着卷了边儿的破书问我几个字，认识的我便告诉他，他便咧着大嘴“嘿嘿”两下，招牌式的白牙像要落到地下。我妈要是看到了就会大声喊我回家。而我们多数是碰不见的，不过围墙外面，却零星多了三五个“碉堡”。

又是一个清早。

鲍牙大伯的钟声颤动了阳光，像颤动了水，声音一半扩散，一半沉淀。

我匆匆爬起来，却没看到我妈，往常这时候我妈总会边刷牙边嚷嚷我快起。

“妈！”我披上衣服跑到外面。外面的土灶冷冰冰的，妈的人影也没有，“妈！”我大声喊着。

“欣欣你起来了！”翠玉拿着煎饼边吃边迎过来，“夏老师带学生去公社医院了，你先到我们宿舍来吧。”

“去医院干吗？”我跟着翠玉走进女生宿舍，一股奇怪的腌咸菜臭脚丫的混合味道刺入鼻子。还有几个女生坐在宿舍的炕上就着咸菜吃煎饼。

“昨晚学校闹鬼。”一女生边咬着黑乎乎的咸菜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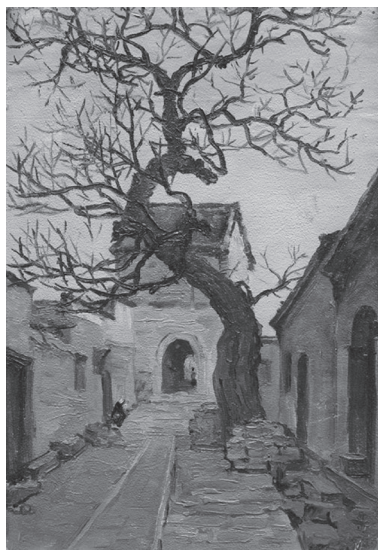
“什么鬼啊，是有人装鬼吓人。”另一个女生指了指我说，“她还小，别吓她。”

“昨晚一个学生上厕所摔了一跤，你妈带去医院看下。”翠玉边递给我一个卷好的煎饼边说，“别听她们的，吃好了去上学，你妈中午就回来了。”

“啊，真香。”我咬了一口煎饼，然后扒拉开，“你还有白糖啊。”

“快吃吧。”翠玉有点不好意思地朝边上看了看，“吃完就去上学，别迟到了。”

很多人在传闹鬼的事儿。说北寺的厕所墙头有鬼眼



蹲蓝光，看到了可是不能出声，一出声，那鬼就会来掐脖子……

五

山里的冬天说来就来了，刺痛的感觉让一切故事都枯萎了。

乡亲们给学校弄了些木柴。

老槐树早就掉光了叶子，虬枝倔强地卷曲着。

奇怪的是，竟又能经常见到小庚了。小庚没推车，也没见到猪婆，他一手拿个破茶缸，一手拿根小棍子。

“嘿！”有一天我在胡同口看到他，他破旧的布片外套了件油搭子般的老棉袄，裤腰胡乱用一根麻绳捆着。

小庚努力挤出点笑容，不知所措地低下头。

“……”我用手做了个望远镜的样子。

小庚把破茶缸往身后藏了藏，说：“天冷，你回吧。”

“欣，回家。”我妈在北寺门口站着喊道。

我悻悻地离开。

“成天不着家，不怕那傻子把你推走？！”我妈边把热气腾腾的馒头往桌子上放边说。

“妈，小庚不是傻子。”我咬了点馒头皮，对正在端粥的妈说。

“不是傻子也是愣子，你给我离得远点。”妈将筷子递给我，“不过也可怜，听说猪婆病了，家里揭不开锅了。”

“啥叫揭不开锅？”我不解。

“就是啥吃的也没有，谁像你成天吃馒头。”妈端起碗粥，又用筷子夹起点咸菜。

六

年关临近了。

学校开始准备考试放假，我也满心期待着早点回城买新衣服过年。

可就在这时候，学校出事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正香。听到外面哭叫声一片。我从被窝里睁开眼，妈已经披衣坐了起来。

“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妈，我怕。”听到有人哭，我赶紧用被子蒙上头。

“不怕，妈一会儿就回来。”我妈拿上手电筒走出去，我从被窝的缝里看到妈的身子也在发抖。

“陈叔，救命！”我一下想到了蓝眼的鬼，扯着嗓子喊起来。陈叔就是那新分来的大学生。

“陈叔，救命！”我喊着喊着，自己哭起来。越哭声音越大，声音越大越害怕，漆黑的屋里装满了凄厉。

喊累了，也哭累了，我妈也回来了。

“欣，别怕。”我妈搂过我，“天快亮了。”

“妈，鬼来了是吗？”我看着我妈，眼泪又出来了。

“没鬼，是人。”我妈说，“没事了，快睡吧。”

“啊？什么人？坏蛋吗？抓住了吗？”

“流氓。跑了。”

“流氓是什么人？”

我妈没再说话。我也累了，便靠在妈怀里睡了。

第二天，我上学的时候，看到几个女生凑着头啦女生宿舍进流氓的事。一女生左右看看，神秘地说：“流氓用笼布包着头，冲进宿舍，只见一个黑影‘嗖’的一下窜出……”

另一女生拉住边上一女生，嘟起嘴，做着猪拱栏门的表情。

……

考试，放假。

过完年回来没几天，北寺举办了一场简朴却隆重的婚礼，来了很多乡亲，据说这是北寺有史以来第一次办喜事。十七岁的韩翠玉嫁给了陈叔。

席间大人低声啦着英雄救美的段子。说那天晚上陈叔冲进宿舍，三五两下将坏人赶跑，又把在地下发抖的翠玉抱到炕上……接着就有人夸张地大笑，正敬酒的翠玉低下头，用手绕着辫梢。

救她就得娶她？我不解却没人可以问。

后来，我发现“碉堡”不见了，墙边堆满了蒺藜。小庚也没再看到。

二月二的时候，我跟我妈去公社赶集。

集上正在开审判大会，很多人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低着头站成一排。突然，一个熟悉的猪脸闪过，虽然那写着“流氓”的大牌子压得他头垂得很低，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妈，小庚。”我扯扯妈的袖口，“小庚是傻子吗？”

“女生宿舍在食堂边上……”我妈嗫嚅道。未及我再问什么，便匆匆拉着我离开了。

尾声

许多年后，我得知，小庚那晚溜进北寺食堂去找吃的，他娘实在太饿了，家里啥吃头也没有。刚进到食堂就听到女生宿舍喊抓流氓，他情急之下用笼布蒙上头冲进宿舍救人，却被当成流氓轰了出去……面对社员从家里搜到的笼布，他只“嗯嗯”地叫，一个字也说不出……

后来，北寺又闹了几次“鬼”，却没人再见过小庚，也没再见过他娘，只有他种的银杏树疯长着。❏

酒事

Article- 虞 燕 Yu Yan

凛冽的风一拉开冬的序幕，酿一缸米酒便成了母亲的头等大事。

劈柴、洗缸、借大蒸笼、买糯米和酒曲……母亲忙得脚不沾地，屋里屋外，奔进奔出。糯米浸泡数小时甚至一夜，倒进蒸笼，用大火蒸。灶膛火光舞跃，锅上白雾缭绕，锥形的竹编蒸笼盖如山尖隐没于雾霭中。米香味不管不顾地弥散开来，空气中飘漾起一丝甜味。糯米蒸熟后，母亲将其摊于竹席“纳凉”，待凉透，悉数入缸，细细密密地撒上碾成粉末的酒曲，她边撒边搅拌，尽量混均匀糯米饭和酒曲，最后用手搯实，中间留个洞，以便观察酒酿的发酵程度。为保证发酵所需的温度，酒缸先以竹筛子为盖，后覆上旧棉被，像孵什么宝贝一样。

酒缸置于我和弟弟的小房间，几日后，酒香藏不住了，香得满屋子都是，姐弟俩在梦里都能闻到，这个时候，酒酿就可以“下

水”了。大清早，母亲轻手轻脚开门，走下台阶，空水桶在院墙处碰了一下，发出“咚”的一声，像一块石子儿扔进结了薄冰的河面，某种固定的东西被打破，震得寂静的空气微微发颤。母亲去了山边挑山泉水，“下水”用山泉水，酿出的酒尤其甘醇。回来时，她一拐进小道，我便听到了脚步声，如锤子一下一下击打地面，“嗨哟嗨哟”声轻轻相随，进门，带进来一股冷气，而母亲脸上红扑扑热腾腾，鼻尖和额头正渗出细汗。放下满满两桶山泉水，她边脱外套边赞叹：“这山泉水真是清啊，跟煤油似的。”

山泉水烧开，晾凉，用水瓢舀起，慢慢注入已经发酵的酒酿。母亲老说一斤糯米一斤水，意思是，按照这个比例酿出的米酒浓稠醇厚，是上品，但有时候，她会根据自家的状况适当调整，如，调成一斤糯米两斤水，这样，酿出的新酒度数会低一些，家人万一贪



多亦不易醉。根据米酒的发酵状况，“下水”可一次完成，也可以分两次，全凭母亲肉眼所察而定。“下水”后还是要盖好筛子和棉被，让微生物继续好好发酵，母亲叮嘱我们，不可随意掀开看，酒“出气”了，就不香了。

熟透的原浆酿造纯手工米酒呈乳白色，半浊半清，醇香四溢，母亲以竹瓢舀酒，让我们过去看，神情颇为自得，继而又垂下眼，低声说有这样的酒，外公若还在该多好。外公极爱喝酒，依稀记得，每天清晨，他都捏起一盅白酒喝得吱吱儿作响，一年到头，外公只能喝劣质白酒，以前，填饱肚子都难，粮食用来酿酒那是无法想象的奢侈。由此，每逢外公的忌日，母亲总会供上一大碗自酿的米酒。

米酒飘香的日子，父亲所在的运输船仿佛变得通情达理，靠岸比之前勤了。中午时分，阳光从窗户大模大样闯进来，越过父亲的头顶，给桌上的饭菜铺一层暖暖的光亮，父亲端起热乎乎的米酒，抿一口，眼睛眯起，夸张地“啊”一声，而后，夹一筷子菜入口。母亲在旁笑他，做神

仙也不过如此嘛。父亲喝酒不多，独酌，每餐一小碗米酒，下酒菜不挑，花生米、鱼鲞等皆可，酒足饭饱后，他还能坐在自家院子晒太阳，对于海员来说，这样的生活弥足珍贵。

父亲在家，登门造访的宾客自然比平日多，亲戚、同事、朋友，不管人家为何而来，父亲都认为他们是循着酒香过来的，必留人喝酒，并亲自炒上几个小菜招待。众人赞酒好，夸母亲的酿酒手艺了得，父亲的小眼睛亮亮的，说话声愈发高亢起来。把酒言欢间，有邻居经过院子，好奇地停下张望，父母亲连忙招呼他喝一碗再走。于是，这冬日的时光便生生慢了下来。

喝母亲自酿米酒最多的人，是外舅公，完全超过了父亲。外舅公生得浓眉大眼，有两个深酒窝，他惜酒，擅品酒，是真正爱酒之人。外舅公说米酒温热不燥，实为滋补品，母亲酿就的米酒，他年年喝，时不时提出意见或建议，如，偏淡，水加多了，下回发酵时间可以再久一点之类。外舅公在海运公司当会计，而我家就在海运公司附近，每年，母亲酿好了米酒，他顺道来吃便饭的频率明显高了，他对下酒菜几乎没什么要求，只说小葱摊蛋就很好。那年月，葱自家地里常年种着，蛋为自家的鸡所生，这个菜算得上唾手可得。外舅公“滋滋滋”一口米酒，“啧啧”一口小葱摊蛋，长寿眉轻轻一皱，接着，整张脸大幅度舒展开来，就此陷入自我陶醉境界，红润润的光从他的额头和脸颊缓缓透出来。

有一回，父亲舀完米酒忘了盖上盖子，浓浓酒香引来了老鼠，一只小老鼠经不住诱惑，遂纵身一跃，淹死在酒缸里，也可能是醉死的。大半缸米酒就这么废了，母亲心疼得顿足，连连埋怨父亲，然事已至此，说什么都于事无补，只得计划重新酿一缸，否则，过年都没酒喝了。被老鼠污染的酒倒掉亦可惜，便给了同村养猪人家。

次日，外舅公来吃饭，得知了此事，爱酒如命的他直呼太可惜了，转而说母亲不会当家，实在浪费，刚死掉的老鼠又没啥关系，捞捞出来就好了，可以继续给他喝，只要别告知翻进过老鼠。母亲哭笑不得，安慰他米酒有营养，猪喝了能长肉，还赚了人情，也算略有所值了。果然，到过年时，养猪人家送来了几斤猪肉，猪长得甚为肥壮，主人认为我家的米酒功劳不小，我围着猪肉转了一

圈，又凑近闻了闻，总感觉这肉透着点酒香，应该叫外舅公来吃肉。

母亲重新酿了缸米酒，这下，对盖子可上心了，反复查看是否盖紧，还要压上重物，以防老鼠们为了美酒而大动干戈。母亲万万没想到，防得了老鼠，却没防住小酒鬼。寒假里，两位同学来家里做作业，一进我那十几平米的小房间，她俩便翕动鼻子：“怎么那么香，怎么那么香！”做了会作业，心思又放飞了，互相嗅嗅身上的衣服，还真沾染了酒香，三个人围着酒缸，弹弹缸身，拍拍缸盖，她们问我米酒是什么味道，我摇头，母亲告诫过，小孩子不能喝酒，会变笨。不过，人又多，胆子便大了，何不趁机尝一尝？拿了个碗，你一口我一口，喝完再舀，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喝，然后，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三个小脸蛋都红通通的，捂着嘴偷乐。其中一位晃悠悠走到门槛，突然一个踉跄，倒在了地上，母亲听到动静从外间赶来，方知我们偷喝了米酒，她好气又好笑：“小孩子喝酒会变成笨蛋的，看，连路都走不好了吧？”

母亲不准小孩子喝酒，不过，一年之中，总会做那么几次酒酿蛋让我和弟弟解馋。捞出点酒糟，兑水，烧煮时加入白砂糖，以及打得碎碎的鸡蛋，母亲做的酒酿蛋乳白里飘了点黄，颜色怪好看的，由于兑水多，酒味几近无，我们把它当甜羹吃。

酒酿蛋吃得最过瘾的是过年时，当然，米酒消耗量最大的，也是那会。岛上人家看重过年，物质贫瘠年代，平日里省吃俭用，年却要尽量过得丰富而隆重，尤其吃食，必得同时满足两点——种类多和量足。食物主要为正月里宴请而备，亲戚们聚在一起，今天你家，明天他家，后天我家，一家一家轮着来，每家吃中晚两餐，能闹腾十来天。

正月家宴，主人使出十八般武艺，各种海鲜肉食、蔬菜水果、冷盘热菜、羹汤小吃一一上桌，若有特色菜，那更是锦上添花。我家的自酿米酒算是一大特色，为宴饮加分不少。父亲搬出平素收起来的大圆桌，气派地摆于屋子中央，菜未齐，酒先喝，滚烫的米酒端上来，一碗一碗地倒。男人们率先围坐，以外舅公为首，大舅小舅大姨父二姨父小姨父等作陪，菜一个接一个上，酒一次又一次地碰，场面不可阻挡地热烈起来。女人跟孩子围于圆桌第二层，或站或坐，吃着又稠又香的酒酿炖蛋，见缝插针地聊上几句。

红光满面的男人们时而看一眼身后的人，时而提醒再去热些米酒来，神情和语气里溢出的满足感无处可藏。

聚在一起喝酒，气氛烘托起来，酒量个个比平时大了，舌头也变得分外灵光，说话呈滔滔不绝之势，忆苦思甜，挥斥方遒。而嘴巴没个把门，一言不合，借着酒劲争吵，闹作一团的事也偶有发生。有一年，大家正喝到兴头上，不知为何事，父亲跟小舅起了争执，一声压过一声，一句赶过一句，互不相让。父亲腾地站起，盛米酒的碗在桌上重重一扣，乳白色的酒液飞溅，小舅不甘示弱，愤怒到挥着拳头咆哮，其他人试图调节，两张赤红的脸根本听不进，连最受尊敬的外舅公出言制止也不管用。终于，失去理智的小舅把拳头落在了父亲身上，然后夺门而出；父亲本就脾气暴躁，酒精刺激加这么一拱火，竟拿了把菜刀欲追出去。大家慌忙拉住他，你一言我一语地劝阻，他总算慢慢冷静下来。阿姨舅妈们嘟囔，说阿姐啊，往后米酒得限量供应，不能想添就添、随他们喝，大过年的，亲戚们难得相聚，唉！母亲顺着她们道：“就是，明年少酿点！”

亲戚们怕父亲和小舅就此生了嫌隙，想找个机会让两人和解，然他俩都是海员，回家次数本就不多，碰到一起的机会更少。日子如书页，一页一页翻过，转眼又到过年，正月里聚餐是雷打不动的规矩，母亲的米酒亦按时上了桌，推杯换盏中，父亲和小舅到底冲破了些许尴尬，逐渐自在，进而言笑晏晏了。

柔和的灯光，蒸腾的热气，酡红的脸庞，米酒的醇香环拥着一屋子的人。我接过母亲端来的酒酿蛋，里面还加了小圆子，甜香、软糯，吃完暖烘烘晕乎乎，没过一会儿，在大人们的家长里短中沉沉睡去，屋外的寒意肃杀只在遥远的梦里。❷

铜鉴湖秋韵

Article—袁长渭 Yuan Changwei

清晨的铜鉴湖非常安静，小草尖上满是露珠。被云层遮住的太阳迟迟不肯露脸。一群群水鸟从九曲梅轩边的荷花中飞向云山，不时蜻蜓点水般地贴着水面飞行，可能是在捕捉湖面的小鱼，也有可能是用优美的舞姿去向朱熹大师问个早上好。

今年铜鉴湖的秋季花海别有景致，花的品种也增加了许多，旺花期特别长，给游客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由于连日高温，花季也延长了半个来月，直至今天重阳节，花海依旧游人如织。游客大都是老人和秋游的学生，近600个车位的花海停车场几乎停满了汽车，大巴车都有近百辆。今年的花海保护得非常好，保安温馨提醒声，喇叭里重复播放劝告声，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今年游客素质也有一定的提高。有两处高点可观看花海全貌，这在从前是没有的。今年还多了近万平方米的向日葵，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铜鉴湖的柿子树已经栽种两年了，去年没结多少果子，今年可是硕果累累。铜鉴湖的柿子形状与蒋村火柿不一样。蒋村火柿是圆圆的，铜鉴湖柿子是圆中略带方。铜鉴湖畔柿子树不多，所以，只要成熟一个，鸟儿就抢先

吃一个，而且能镂空着吃。一只鸟先来啄几口，发现味道鲜美，就去呼唤同伴。于是一群鸟飞来，叽叽喳喳吵个不停。我远观着，不忍心打扰它们品尝美食。双休日，湖边游人多，柿子树又长在路边，鸟儿怕人，就不敢吃了。两天下来，终于有仨俩个成熟的留给我们品尝。

今年的秋天尤其特别，仿佛迟来的爱，这爱又非常短暂。据气象部门说，高温天有60多天，夏季长达160天之多，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到了十月中旬还是骄阳如火。连日高温弄得四季花卉都无法适应。站在定南公馆前的苏东坡塑像，仿佛在盯着铜鉴湖问：“怎么回事，现在是什么季节？”铜鉴湖边的桃花、樱花都有部分开放，湖里的荷花还迟迟舍不得离场，四季花卉只差梅花了。但是，到了10月20日左右，天气突然转凉，甚至是变冷。从短袖一下子穿上了薄薄的冬装。杭州滑稽艺术剧院在双浦有一个铜鉴湖专场演出，21日晚有个排练，我在寒风中观看，好在带了一件薄棉衣，勉强在风中站立了半个小时，谁知道两天前还是35度高温天呢。10月22日晚，《湖山入眼新 曲韵铜鉴湖》曲艺专场在双浦如期举行，翁仁康、董其峰、“两沈一汤”、方菁萍、金一戈、贺镭、梁

雪等杭州台滑稽明星悉数登场，阿通伯的铜鉴湖诗朗诵更是把舞台热情推向高潮。他们的精彩表演引得全场观众欢声笑语、掌声不断，冲走了阵阵寒意。

现在，杭州的桂花已经开了，似冬似秋，我也弄不懂，只知早晚的天有点冷，而不仅仅是凉意。下午4点，日头已挂在云泉山头，远远没有夏日时的热情。薄云略微遮住了太阳，太阳仍坚强地从云的狭缝中射出几缕弱弱的光芒。湖边的芦苇在凉风中摇曳，太阳无力的金光还是轻轻地洒在云泉桥边。透过芦苇叶子看着西山落日余晖，使我想起了铜鉴湖湖埠十景里的如意晚霞。

白鹭在湖面上翱翔，不时变换着自己的姿势，硬是把这宽阔的湖面当做了舞台。远处的树杈上停着几只正张望着湖面的灰色夜鹭。白嘴的水雉成双成对地游荡在水面上，不时游回水草中觅食。鸬鹚鸟的头伸出水面张望着，一个猛子沉到水中，水面上留下圈圈波纹，没一会儿，又从不远处钻了出来，很像一个喜欢玩水又识水性的调皮小男孩。

这一周天气比较好，湖边800亩稻田已经在收割。沉甸甸的稻穗在夕阳的光芒里与云泉山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图画。收割机的隆隆声中，我看着发呆。想起了小时候双抢种田割稻，那时候的农民真的很苦。看看现在一台收割机，一辆运输卡车，一天可以收割几十亩稻田，真的难于想象。装满了稻谷的卡车立即送到农业工厂烘干碾米，新米饭直接端上晚餐的餐桌，喷喷香的“铜鉴湖”牌泗乡大米饭，没有菜肴都可以吃上一碗。

收割后的稻田里多了一道风景，那就是欧洲风味的“瑞士卷”。我也是第一次在铜鉴湖边欣赏到这一美景。那草垛与我们小时候的草蓬不一样，或直放，或斜躺，懒洋洋地欣赏着忙忙碌碌的人们，穿着鲜艳、带着墨镜和草帽的美女摆着各种造型，尽情记录着青春岁月。

双休日，三岁不到的外孙壮壮对他娘说“妈妈，我想自己的外公外婆了，我想铜鉴湖。”我听到女儿的电话很是感动，甚至有点激动，坐高铁直奔上海，把外孙接回杭州。周六傍晚，同事老靳的外孙小年糕和我家壮壮一起到收割后的稻田里拾秋，原以为就是走一圈，看看收割后留下的稻杆，没想到稻杆下还留下了些稻穗，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一杭州篮。放在五十年前那是一大收获，回到

家就能得到父母的赞许，这一篮稻谷，可以让鸡鸭包餐一顿。翻拾稻穗时，外孙的手指被稻禾的齿割破了手指，我们开玩笑说鲁班发明锯子的原理，外孙嘲笑我说：“我说锯子，外公说钙。”泗乡方言锯子就是“钙”。回家时，我在车上问外孙：“壮壮，稻谷可以干什么用？”我的话音未落，他非常干练地回答：“稻谷碾成米，米煮成饭。”我有点疑问，他是怎么知道答案的。外孙笑着回答，以前路过稻田时我讲给他听过的，我这才恍然大悟。

铜鉴湖的桂花马上可以收获了，金桂丹桂等与九曲红梅窖在一起，咪一口玛瑙色的茶汤，那香味直入心脾。再过几日，昱山、花山、公馆山、云泉山等与云杉映波和铜鉴湖湖面构成一幅绝妙的油画，如上帝打翻了调色盘，一如张道先生《定乡小识》中“湖藏山腹，红树青林”的画面。

夜幕降临，远处的灵山村已经炊烟袅袅。风水洞已经模糊，好像范仲淹所说的“神仙一去几千年”。弯月挂在云泉山顶，深秋的凉风吹皱了湖面，轻拂在脸上，感到丝丝凉意。秋虫失了声，寂静的铜鉴湖，只听到健身人的脚步声，阵风来时，还伴随着树叶的沙沙响声。白天喧闹的场景都已远去，一切归于宁静。白居易说，到了铜鉴湖“暂来不宿归州去，应被山呼作俗人”，看样子，在铜鉴湖找个民宿，好好欣赏铜鉴湖夜景，倒是非常值得和应景。

湖埠村的农家乐依然闹忙，骆家岭有两颗古老的银杏树，一棵结满了白果，一棵一点也没有。村里老人说，喜欢微服私访的乾隆皇帝曾经到过骆家岭，品尝过村里的莼菜鱼羹，看到结满果实的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很是感叹。村民骄傲地对乾隆帝说：“先生，我们这两棵树厉害吧，白果多到吃都吃不完，一半就够我们全村食用了。”乾隆皇帝听后微微笑着调侃说：“那好，既然吃不完，就不要浪费，明年就一棵长，一棵不长。”皇帝老儿是金口，从此，骆家岭的那两棵银杏树，一棵长满果子，一棵颗粒无收。也有人说，一棵是雄树，一棵是雌的。虽然雄树不长果子，但没有这棵雄树，那雌树也不会有结果。这好像农村里一群母鸡中，总要有了一只公鸡，否则生下的蛋孵化不出小鸡。长话短说，再过几天，银杏醒目的金黄色将呈现在您的面前。

各位客官，秋光短暂，秋色宜人，欣赏铜鉴湖的美景可要抓紧时间哦。📷

戏

Article— 徐卫卫 Xu Weiwei

王蔚与林荪站在一张金属大床上。

两人左手与右手的小拇指上都系着花手绢。

两张小嘴咿呀呀唱着曲子。有时候一起唱，有时候你一句我一句地交替着唱。

她们边唱边将花手绢当作水袖甩来甩去。

她们扮演着互为关联的两个角色，或是青衣，或是花旦。

她们心里没有老旦也没有武旦，更没有彩旦。

其实，她们并不知道什么是青衣什么是花旦。

她们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旦。

至于生旦净末丑，那也是她们好多年以后才知道的。

当年她们只是将从戏台子上看到的她

们认为最好看的角色挑出来模仿。至于这青衣这花旦有什么喜怒哀乐，这青衣这花旦经历过哪些悲欢离合，她们并不懂。

她们也不懂得什么是戏剧什么是人生。

她们也不会去思考舞台与社会的区别。

事实上，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完成从不懂到懂、从不思考到思考的蜕变。这是题外话。

再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光阴里。

两个孩子在大床上将花手绢当作水袖甩来甩去。她们不懂戏，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彼此都十二分地入戏。她们将一出戏浑然天成在了她们的童年里。

两个孩子中的那个“王蔚”，就是我。

其实那时候户口本上的“蔚”还在，但姓氏已经改了。不过这也没有给左邻右舍带来改口的麻烦，因为他们依旧可以唤我

“Weiwei”。只是外祖母还是习惯性地叫我“王蔚”。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外祖母是陪伴我最多的人儿。

林荪后来的名字也改了。但我还是习惯唤她林荪，直到如今。

之后读小学了，我和林荪还是在一个班。

我和林荪都是三好学生。

三年以后，开始了一场大运动。

我和林荪一起写大字报。她写字，我画画。

我画工人叔叔的大拳头，也画额头有三道皱纹的启蒙老师。若干年后，我用“戏剧性”来形容那段岁月，我将那个大拳头和那三道皱纹深深刻入我的心底，作我永远的忏悔。

某日放学回家，看见两个卧室——有金属大床的主卧和有雕花木床的次卧——中的一些家具被贴上了白色封条。没过几天，我的名字在户口本上再一次改动了。

那个“蔚蓝色”的“蔚”，那个“云蒸霞蔚”的“蔚”，那个可以用来表示“文辞华美”的“蔚”，消失了。至此，在我出生时被录入户口本上的那个名字，连名带姓，彻底消失了。

与此同时，那个被我和林荪在一个又一个寒暑假用水袖和童音装扮而成的戏台，也不复存在。

那段日子的帷幕，是何其沉呢。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一时兴起就将这出戏写出来了。

若干年后，盛夏的一个上午，外祖母在好几十人的送行下，去了我无法抵达的地方。

那时候我还没有读到《卖火柴的小女孩》。

那时候要找到一片可以让我与林荪读得入迷的纸，也不容易。

所以，我也就没有在那个闷热的夏夜抬头望天，没有试图在这无边的黑色中找到一颗拖着一道细长红光渐渐滑落下来的星星。

当我走在被夏日炙烤得快要冒烟的通往郊野的小路上时，我并未想着十个小时之后我能不能仰着头用我黑色的眼睛在无边的黑色中找到一道光。

那天上午，林荪也在好几十人的长队里。

有一程，我的手和林荪的手紧扣在一起，两只手的小拇指上都没有花手绢。那缕系着花手绢的光阴，绵绵长



长地留在了身后，再也踩不着它，却也从未消失过。即便如今我已叩开了古稀之门，不用回头我也知道，那悠长悠长的光阴，就在身后。尽管那戏已经落幕。

岁月比戏台上的帷幕沉重多了。但无论日子如何，时间的钟摆一如既往地轻快。人尚未觉察，它就轻轻悄悄地一寸寸走近又一寸寸地溜走了。当年朱自清先生的日子怎样地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没有影子，半个多世纪前我的童年，亦如是。

通常，时间给人的感觉是某种轮回。

时间的轮回，可以用日月交辉、四季更迭来形容。这是时间上演在天地间的一出大戏。

人的一生如同多幕剧，每一次拉开帷幕的那一刻，已与上一出戏隔了千山万水。

每个存在于时间中的人，都无法在这出戏中，走向幕启时的那个场景。从古至今，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到之前走过的任何一段光阴里，例如再次进入某一天的日头之下，或某一夜的月华之中。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某个傍晚，我在某幼儿园经典诵读活动方案中读到了下面的文字——

国学经典诵读参考篇目：

《论语》《三字经》《千字文》《诗经》《孟子》《弟子规》
《唐诗》《宋词》《笠翁对韵》《大学》

那一刻我吃惊了。今日孩子们的戏台子，与当年我和林荪边唱边将花手绢当作水袖甩来甩去的那个戏台子，可不是隔了千山万水。

《诗经》卷首的《关雎》首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关关和鸣的雎鸠，栖息在河中的小洲。

人物、地点、事情都交代清楚了，音、诗、画也尽在其中了。

那一刻我问自己：

若是时光倒流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与林荪将如何在大床上演绎鸟儿的爱情故事？

我与林荪是否能确定其中的一只鸟儿是青衣还是花旦，而另一只鸟儿又属于什么角色？

……

此刻我一边想着一边在键盘上敲字。

敲着敲着，我哑然失笑了。

那年的我那年的林荪，不会想那么多。

那年的我那年的林荪，只需将“水袖”甩起来就是了，只需将“关关”唱出来就是了。

那“水袖”是想怎么甩就怎么甩，那“关关”是想怎么唱就怎么唱，那“戏”是想怎么演就怎么演。

随编，随唱，随演。太痛快了！太过瘾了！

我继续在键盘上敲字。

我想象着今天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排练场上七嘴八舌地向老师提问：

“小洲上雎鸠只有两只吗？”

“雎鸠会不会把蛋下在水里呢？”

“雎鸠吵架时的‘关——关——’和它们唱歌时的‘关——关——’是一样的吗？”

……

旋即我跟自己说：呃，你想多了。

可不是我想多了呢。

今天的经典诵读活动，始于设计，终于设计。每一个孩子都只是完成某种预设的一个工具。既然是工具，自然无须提问，也不会提问。

从准备走上经典诵读的舞台到完成诵读走下舞台，自始至终，孩子们都被纳入了某种目标驱动管理之中，谈不上喜欢还是不喜欢。孩子们大抵也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声音所承载的内核。他们只是在某种利益的驱动下发奋图强。譬如说老师要求拿到的某个名次，譬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婆外公许的某些个愿。

当年我和林荪一起咿咿呀呀的时候，纯属自娱自乐。没有一个观众，也没有大人的要求或奖赏。那快乐，真是纯粹。那快乐，也真是快乐。

但这样的快乐并不常有。那时候的一些戏，帷幕过于沉重，绝对不是王蔚和林荪们能够自如开合的。

至于今天孩子们的戏台，虽也声色飞扬，光影交错，却是难得一见生命的鲜活、灵魂的有趣。

写到这里，心里突然觉着有些堵。

想起了之前从一本书里读到过的文字：“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想着，我得将这一时刻的光阴紧紧攥在掌心里，上苍留给我的时间毕竟不多了。

又想着，孩子们更要紧紧抓住这光才是呢。光向着哪里行，孩子们也跟着向那里行。若此，真正的好戏，还怕看不到吗？

当年王蔚与林荪将水袖收回到掌心，一出戏到此就收住了。今晚我在键盘上敲敲打打，到此也收住了吧。

萱草花

Article- 浦宁 Pu Ning



第一次知道萱草花，是 2021 年大火电影《你好，李焕英》。

高高的青山上 萱草花开放
采一朵 送给我 小小的姑娘
把它别在你的发梢 捧在我心上
陪着你 长大了 再看你做新娘
……

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萱草花》，深情感人，悠扬舒缓的旋律在缠绵的哼唱中，道尽了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

从此，我记住了萱草花。这个仿佛从《诗经》里走出来的名字，让我很好奇，它到底长啥样？

老公贴心地网购了萱草花。在院子里种了很长时间，有一天下班回家，老公惊喜地

说：“萱草花开花了，真没想到，萱草花原来就是黄花菜！”

黄花菜？！小时候，山谷两岸常见的萱草花和俯拾那是的黄花菜联系在一起。

跑到院子里，萱草花已静静地扎根在泥土里，和翻飞的蝴蝶摇曳互动。百合的形状、鲜艳的颜色、优美的花姿、高耸的花冠，没错，萱草花就是黄花菜。

原谅我的孤陋寡闻。萱草花在南方各地几乎都能看到，别名众多，除了黄花菜，还有忘忧草、金针、鹿葱、川草花、忘郁、丹棘等。

查了相关资料，萱草在中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早在 2000 多年前的《诗经·卫风》中就有记载“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这是萱草首次被赋予“忘忧”的文化意象。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解释：“谖，忘也。忧思不能自遣，



故树此草玩味，以忘忧也。”

萱草花别称黄花菜，李时珍也早就官宣了：“萱草即今东人采其花晒干而货之，名为黄花菜。”

萱草花一直被喻为“母亲花”。早在唐代以后，萱草花就与母爱关联起来。唐代礼制规定，北堂为母亲专属空间，而萱草以其耐寒特性成为北堂的首选植物。

萱草花最有名的诗，是唐代著名诗人孟郊的《游子》：“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亲倚门望，不见萱草花。”寥寥数语，道尽游子远行，母亲如水的牵挂和思念。

母亲今年八十高寿，每年母亲节，我和妹妹都为母亲买新衣服，也买过康乃馨、玫瑰、百合等鲜花，但从没有买过萱草花。疫情之后，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原本喜欢跳舞、搓麻将的她，渐渐地什么活动都不爱参加了。烧得一手好菜的母亲，也是状况频出，不是太咸，就是太淡，到后来，连菜怎么下锅都不知道了。

不愿相信，更不敢承认，但母亲最终还是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母亲一日不如一日。自母亲身体抱恙后，我和老公每周双休日雷打不动从金华驱车到浦江探望。刚开始，母亲大老远看到我的车，就会拍着手高兴地小跑迎上来；后来，远远地看到我的车，母亲一直盯着却没有任何反应，只有开到跟前，车窗摇下来，探出头，大叫一声，母亲

才如梦初醒般，笑着扒到窗沿边拉着我的手；再后来，家门口不见母亲张望的身影，进门见母亲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双目紧闭，再大声叫，母亲脸上的表情也是波澜不惊，母亲把自己丢了，把我们也丢了……

带父母到饭店吃饭，好客的母亲自己走路都跌跌撞撞了，但途中看到人，不管认识或不认识，都会扬起手笑着打招呼。母亲长相标致，人称“东岭一枝花”。东岭是母亲的故乡，位于浦江县杭坪镇，是壶源江源头的重要村落，曾为浦江通往严州府的交通要道，民风淳朴，风光秀丽，在我童年留下了许多美好而难忘的记忆。

父母要上班，一到暑假，都会把我和弟弟妹妹送到东岭外婆家。东岭村的房子沿小溪依山而建，外婆家位于村后山脚的小平台上，相对独立的院落，坐北朝南，视野极好。正对面就是颇具民国风的东岭小学，母亲小时候就在这所学校读书。学校四周古树参天，校舍建筑风格古朴大气。当时就很奇怪：偏远的东岭，怎么会有这么气派的学校。后来才知道，东岭小学颇有来头，建于1938年，又称登岭小学，是东岭村名人陈玉辉反哺家乡而建，堪称“大手笔”。

陈玉辉生于1903年3月18日，1924年8月考取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工兵科。毕业后，历任北伐东路军政治部服务员、浙江省海上警察局营长、浙江省保安队第六团第二营营长等。抗战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训练班上校大队长，开展对日敌后作战，是我国民国时期警务界重要人物之一。

陈玉辉对家乡感情颇深。早在1930年，陈玉辉赴各方募款，至1934年募集巨资四千余银元，在故乡倡设私立登临完全小学，于1938年7月在陈氏宗祠后之登临山建成的新校舍，结构新颖，规模轩敞，盛时学生达百余人，规模、设施在县内均称上乘。校舍尤为考究，由在沪浦籍人士设计，烧制的青砖皆有“登临”字样。

外婆家门口种有苹果、石榴等果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是，盛夏的晚上，拿一张席子铺在门口的平台上，听左邻右舍谈天说地。最刺激的是听鬼故事，心里怕，耳朵却很想听，越怕越想听，越听越往外婆身上躲，外婆拿着蒲扇，一边哄我，一边为我赶蚊子。摇啊摇，摇得满天繁星一闪一闪，果树的花香一阵一阵的……

母亲聪明能干，自学了织布、缝纫等手艺，父亲工作繁忙，家里里里外外都是母亲在操持。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重，母亲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干完家务，还要做代加工的活，几乎每天忙到深夜。印象中，母亲那时候身材瘦弱，干活没日没夜，常常我一觉睡醒，母亲还坐在缝纫机旁，“哒哒”的声音穿透深夜的寂静，仿佛至今还烙在我的耳畔……

母亲生病后，原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父亲一改往日的闲适，担起了照顾老妈的重任，甚至家里请来的保姆，也常常插不上手：“你老爸对你老妈，真是一步都舍不得放。”

梳头、喂饭、洗脚……父亲把母亲宠成了公主，我劝父亲自己也要当心，毕竟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了。父亲呵呵一笑：“我没事的，身体好着呢。一定要对老妈好，她对家庭贡献很大。”

最近一次带父母出去吃饭，席间，母亲胃口很差，喂她吃饭，嘴巴几乎都不愿张口了。想起美丽、聪明的母亲，眼前却孱弱如风中蜡烛，我当场失声痛哭。

“怎么了？”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的母亲凑过身来，睁大眼睛，满脸的担忧和关切。刚刚母亲还双眼紧闭，仿佛抽离世界之外，女儿的眼泪把她唤醒，皱纹密布的脸上满是母爱的光辉。这个时候，母亲都没忘记我！想到这，我哭得更凶了，大滴大滴的眼泪落在碗里、饭里、菜里……

新建的康养中心环境整洁、设施齐全、服务到位，在我们一再劝说下，父亲终于同意放手，让母亲到康养中心试住。因为床位紧张，仅剩的一张床位，原计划父母双双入住的希望落空。

得知只有母亲一人入住，我在电话里号啕大哭：“老妈离不开老爸的，她一个人我不放心。”

“我们不是不管老妈，老妈已经不认识我们了。”弟弟在电话里一个劲地安慰。

“不认识也是我们的妈！”我哭得泣不成声。母亲一个人，不肯吃饭，谁喂她？这么热的天，又有谁为她换衣、洗澡？半夜醒来，看到陌生的环境，害怕了怎么办……

父亲毕竟放不下母亲。顶着40多摄氏度的大太阳，一天三次到康养中心看望、陪伴母亲，每天等到母亲上床

睡着了，才依依不舍地回家。父亲对母亲不离不弃的爱，感动了亲眼目睹的每一个人。

出乎意料的是，在康养中心，母亲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好。她不再双目紧闭，开始串门，和人聊天——尽管说得常常不在一个频道；开始又有笑容，风趣、幽默，反应敏捷——尽管常常答非所问。有一天，护理员问母亲叫什么名字，母亲没有被难住，随口报了一个，姓是父亲的姓，名是孩子的名。在她遥远而模糊的记忆里，血肉亲情，像云像雾，影影绰绰，却又刻骨铭心。

昨天，浦江回金华的高速上，车载音乐突然响起了《萱草花》熟悉的旋律：

遥遥的天之涯 萱草花开放
每一朵 可是我 牵挂的模样
让它 开遍我 等着你回家的路上
好像我 从不曾 离开你的身旁

开着车，我的泪水汹涌。母亲，什么都不记得的母亲，只要健在，家就在，牵挂就在。

哪怕忘得越来越多，我们也可以重新认识，就像小时候，牙牙学语，母亲教会我们说每一个字；哪怕离得越来越远，我们也可以重新拉近，就像小时候，蹒跚学步，母亲教会我们走每一步……

记忆会消失，爱是永恒的。摘朵花瓣做翅膀，迎着风飞扬，哪怕忘记全世界，母亲也始终未曾离开我们……

海上古村两题

Article- 陈 瑶 Chen Yao

黄沙秘境

定海黄沙，这个位于海岛西边的偏僻小渔村，依山而建，向阳坡上，目之所及就是一片广阔的大海。如今，它已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还拥有了一个清新文艺的名字——黄沙秘境。

曾经，与散落在舟山各岛屿上的小渔村一样，伴随着海岛赖以生存的渔业资源衰退，年轻人的离开，老屋宅年久失修，有的甚至坍塌废弃，而渐渐沦为了一座只剩留守老人的半空心村。

彼时，黄沙村通过盘活闲置民房，修复老屋大宅，让一个冷寂落寞的小渔村，蝶变成了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新生村。而蝶变的契机，源自一个年轻的运作团队。团队负责人看中了这里独有的地理优势：原生态村落，离城里

车程不到半小时，山不高，路不窄；树木葱郁，溪水潺潺；空间隐幽，推开门窗，便见山海。于是，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个性标签，便有了黄沙秘境·年轮公园，其中包含了民宿、书店、餐饮、露营、咖啡、音乐等乡村旅游新业态。这个前来创业的“新乡人”，许是在黄沙寻觅到了心灵的共鸣，那“诗与远方”的理想，悄悄在这里生根发芽。

黄沙岙曾有废弃的老房子 50 多幢，有的濒临倒塌，有的已经半边塌陷，黄沙秘境团队租下 30 多套老房子，投入资金，逐一改造。村里的老房子就这样一幢一幢地“复活”过来，重焕生机。

有的保留了里面木构造，有的沿用了原有的石头墙，有的则是新建的仿古民居。这些古朴明亮的民宿最吸引人的便是那一方小院。大树下的独门独院，房前栽花，屋后种菜，

四周草木掩映，鸟鸣啁啾，这是多少人向往的田园生活。

起初，村里的老人们满是疑惑，在施工队进驻修复改造时，常会到施工地走走，东看看，西问问：“这老房子修它干吗，修了也没人会来住，这么个岙里头。”而老人们得到的回复都是一样，那就是修好以后，城里人喜欢，他们会一次次前来入住。

不久后，老人们果然看到一拨拨客人纷至沓来，有从东北来的，广州来的、上海来的、杭州来的，他们开着车子，带着孩子，拖着行李，穿过竹林小道，隐入山间小院，也不知道在这山野之间住了多久。从此，黄沙岙里音乐、星光、灯火点亮了，欢声笑语传遍了，孩子们快乐的身影，奔跑而来。

还有像我们这样慕名而来的“打卡人”。我们来时，阳光正好，村子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枝一叶，在湛蓝的天空下，像水洗过一样干净明亮。一垄垄平整过的田地里，长满了绿油油的小青菜，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爷，正在给菜地浇水，看这身体真硬朗。听老人说，这些嫩绿的小青菜，不打农药，新鲜水润，不用再起早贪黑挑到城里去卖，民宿都收走。几年下来，租掉的老房子、种植的瓜果蔬菜、家里养的鸡鸭鹅，这些都成了他的收入，这样送上门的好事，哪里去找呀？

“乡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沿途被这句涂写在石墙上的话吸引，目光为之停留。也许，这正是黄沙村独特的魅力，质朴的古民居、环绕的溪流、参天的大树，以及村子里那些静默的老物件，它们都静静躺在这里，等待人们去欣赏。村里新建了一个乡村艺术馆，里面陈列着的老物件，或是作品，都出自土生土长的乡村人，或是在乡村生活的艺术爱好者之手。长在山野间的艺术馆，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乡野的色彩，让人仿佛穿梭在不同的时空维度，感受古老乡韵与艺术气息的交织碰撞。

沿着山间小路，拾级而上。两幢极具反差的房子，甚是显眼：一幢是青瓦屋顶、黑木隔栅的石头房，旁边则是白色的三角形玻璃阳光房。这就是村子里“存在感”最佳的网红书店——非岛书局。这样的秋日午后，最适宜的就是来这里消磨时光。与城里的书店相比，乡村书店的人气，大多数还是沾了山野草木的光。矮矮的石头墙围着一个院子，一棵大樟树下，随意摆放着几张户外



桌，几把小竹椅，两个年轻女孩，坐在竹椅上晒着太阳，喝着咖啡，聊着天，微风吹过，脸上泛着光。她们并不是来看书，也许只是想体验一种不被束缚的松弛感，抑或是体验一把“书店是理想主义者营造的乌托邦”氛围。

步入书店，外界的干扰似乎被树林隔绝了，木质书架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各式书籍，这些书都可随意取阅。在书籍环绕的空间里，能让人瞬间安静下来，只留下书页翻动的沙沙声。径直走到阳光房，取书，坐下，翻开书，一种久违的温暖感滑入心间。果然，玻璃房内的温度比外面高了好几度，阳光透过晶莹剔透的玻璃，从各个角落洒下斑驳的光影。房内放着几张茶桌，几张简易的沙发，坐在沙发上喝茶、看书，还能沐浴一身柔和阳光。如果是下雨天，那就更美了，雨点落在玻璃上，也落在屋外一丛丛芭蕉叶上，啪嗒啪嗒，真正感受了那句“雨打芭蕉闲听雨，道是有愁又无愁”之意境。

此刻，太阳西沉，点点余晖正透过落地玻璃，投射到屋外的樟树群、竹林间，树梢、竹叶轻轻摇动，似有海风微微拂过。



黄泥岙

霜降过后，天地间的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海岛的天空呈现出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车子行驶到定海盐仓时，一股清新的绿意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在“黄泥岙古村”五个字的牵引下，不期然遇见了一座藏在深山皱褶里的村子。

黄泥岙古村位于盐仓虹桥水库的东南侧，两座高山夹峙其间，似乎与世隔绝，却也绵延生存了几百年。黄泥岙，名字素简拙朴，恰如村落天然原始。

海岛古村落的风貌大抵相仿，老旧的石头房子，带着同一种特性，那就是见证着岁月的沧桑。有时，我也不想弄清楚古村落的来龙去脉，只是享受一种置身于古老光阴中的静谧。

沿着一条石板路，走进村子，路边竹影婆娑，似穿梭在时光深处。这里曾是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古驿道，也是从前村民走出黄泥岙，去看外面世界的唯一村道。半路上，有一座名为“村口茶铺”的石头房子，咖啡香从窗户里飘出来，瞬间让这个清幽的小村子，多了一点文艺气息，也让古村焕发了新活力。

这“村口茶铺”是一位“90后”苏州姑娘在打理。这里就像古时候的驿站一样，小小茶铺里有茶，有甜点，也有咖啡，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大树底下放着几把老式的竹椅，若是走累了，可以坐下歇歇脚，稍作休憩。喝着咖啡，品着茶，吹着山野风，惬意地坐在竹椅上，就像坐

在带着印记的旧时光里，不闻车马喧，只听鸟鸣声。

一条山溪从山坡处顺流而下，穿过石桥，汇聚成一汪清澈碧绿的水潭，淙淙流水声，打破了古村的沉默厚重，却又汨汨不息流淌着生命力。每到夏天，水潭边总能吸引很多家长和孩子前来纳凉、游玩。溪水边的草坪上搭起帐篷，摆上露营桌椅，大人们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躲进大自然的怀抱，喝茶、聊天、吃东西。而孩子们在山林中玩耍，拿着水枪嬉闹，在水潭中划船，体验了不一样的乡野童趣。不经意间，竟给这片寂静的山林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潺潺溪流，终年不竭，为古村增添了一份灵动之美。这里的村民世代沿溪而居，小溪流水的环绕，水与石屋相映成画。溪床下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兴荣沿革，从清乾隆年间的人烟渐起，历经鼎盛浮沉，如今留下的深宅大院，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深情地守望着黄泥岙古村。

村里保留下来的这座阮家大宅，具有明清建筑风格，巍峨高大的台墙门，矗立于山林间，其气势并不逊色于城里的大宅门。老宅任由时间侵蚀，藤蔓爬在围墙上，青苔铺在瓦砾间，蛛网结在木窗上，这些岁月遗留下来的道道印痕，依然清晰可见。

墙门上的精美灰雕图案，镂空的石窗，粗壮的廊柱，斑驳的青石板，宽敞的院落……所有这些都镌刻在时光的河流里，承载在曾经华丽的记忆里。据村里的老人说，大宅的主人名叫阮孝生，年少时随亲戚走出黄泥岙，闯荡到大上海，凭借自己的活络头脑，又肯吃苦耐劳，靠在上海滩做煤炭生意发家致富。后来，花巨资在老家建了这座豪宅，又出资给村里修路修桥，可算是光耀门楣，也让深处大山里的黄泥岙村轰动一时。

黄泥岙有很多古树，扎根在柔软细腻的黄泥中，树冠如伞，枝繁叶茂，苍翠劲拔，向天空伸展枝丫，阳光透过树叶间隙，洒落一地细碎的光影，就像一点一滴金色的鳞片。那些古树仿佛能触摸历史的刻痕，一圈圈年轮记录着光阴。村民们相信，古树是有灵性的，能够保佑一方平安，为他们带来福祉。

古老的大宅，悠长的溪流，参天的古树，还有安静的时光。这样朴实无华的古村落，是岁月赋予人类的珍宝，更是我们回归本真、守望心灵的净土。■

交换收集的星星

Article- 俞昊杰 Yu Haojie

牧溪

小时候,外婆在老屋前
用心照看一条溪水
哗哗——
是波纹明亮的回音

天气好的时候
外婆会把一片云
从矮丘赶进溪流

偶尔,也喂一些
阳光、青果
粗糙的石头
以及散落的枯枝与鸟鸣

外婆总是最早起来
浣洗流水的裙袂
小溪便淘气地
驮着整座山林奔跑

暮晚,她又用溪水
擦拭昨夜生锈的月光
有时,会在一尾花鲦中

瞧见椒草纤细柔软的一生

外婆渐渐老了,像白烛
又像低处的土坡
一天天矮下去
小溪却在弯折中迂回
奔流成一条托起村庄的大河

我坐在黄昏边上

暮晚的山林,一片云
对应一朵花的盛开
山花满坡时
天空会收走整座山的斜阳

而细脚的针茅
每次用力攀紧大地
都像在苦修
被冬日深藏的芒刺

风吹动林梢
云雀衔起掉落的鸟鸣
飞行或侧身

低旋成山中的一片木叶

彼时——

我和我，坐在黄昏的边上
漫山虫鸣，如繁星闪烁

夜色流经我

让傍晚的微风先走吧
让我停一停
踮脚站立，侧身
或跟随一条小巷
在暗沉的街灯下走失

日落以后
新月像无垢的瞳孔
俯瞰空茫的人间
而屋宇就是
一页页分行的长短句
尚未被夜空读出

夜色抵近我，流经我
将我湮成
一座时间的孤岛
又如临水的螺壳
穿过江流平缓
停在某个不确定的早晨

我不再费力朝黄昏走去

傍晚的南鹿湾
落日深嵌在海岬
像枚猩红的指节
摁住大海起伏的胸口

海水正漫过沙滩
许多渔船
停在养殖白云的牧场

许多游人
低头翻找更大的螺壳

而我——
不再费力朝黄昏走去
只是平静地
目送海风
徐徐吹向远处的荒岛

或许，它也和我一样
不再期盼
天空与鸟群渺远的回应

那些存在又消失的词语

落日砸向屋顶
将暮色逐层抹去
纸页上
几行清瘦的小楷
填补暮光中，静止的空白

笔管里的闪电与雪峰
也在笔画边缘
虚拟出世界的轮廓

写过的所有词语
都会朝天空或深渊的方向
憧憬，犹疑，找寻

像马蹄越过荒野
留下勇敢的足印，最终
——被蔓草遮盖

而我们的名字，也不过是
雪白纸页中
几粒存在又消失的黑色逗点
是漫长叙事中，几声浅短的停顿

我在临海种蜜橘

Article- 戴可杰 Dai Kejie

秋风吹过橘园

起风了，蝉鸣退隐
一棵橘树与另一棵橘树之间
可以安置山雀的空寂
更多时候，果实在枝头摇摆
像无数沉默、虔诚的老农
坚守在山野之间，等下雨
等春天的那些花朵彻底沉睡
秋山在暮色的晚霞下
像空杯一样轻盈，宁静的光阴
像世界远去的背影。迷人的黄昏
蜜橘一样的爱，悸动人心
秋风送来了我的妻子，我爱的人
许多事情不需要去解答
万物自有声响在回应，在起伏

夜色

庞大的、无边无际的暮色
向着山顶覆盖而下
缓慢地堆积，变厚
晚霞消耗掉它最后的能量
被深沉的夜色代替
山下的村庄亮起灯火

只能见到朦胧的轮廓
我内心平和地坐在橘园里
看不见的橙色的蜜橘
犹如藏在黑暗里的群星
在我内心深处，有炽热的萤火
在闪烁。当我思念你时
我的妻子，你正在厨房里忙碌
无边的夜色将我们包裹在一起

橘园

父亲每年都会沿着橘园的轮廓
再开垦出一块荒地
种上十来棵橘树，等开花结果
接来下的五年，父亲会掐灭
所有白色的碎花，像掐灭
春天的火焰。他要等它们更强壮
等嫩绿的叶子变得墨绿
等树干爬满龙鳞般的纹理
他从不慌张，他有足够的时间
等待时光慢慢地漫过橘园
就像昨夜的月光浸泡整座青山
连同山下的村庄也在月光中滋养
父亲这一生从未离开村庄和橘园
一切都在繁茂生长着

背影

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有迹可循的
只要有足够的耐心
就像春雨，一场又一场地入侵
才让苔藓爬上墙角
石条垒成半身高的墙垛
在很多年以前
是一户地主家的东墙
人走楼塌，似被驱散的回憶
从一个家变成一座橘园
那些熟悉的声音没有回响
村庄无时无刻不在老去
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没有什么事必须要执着地完成
所有的沦陷都是时代远去的背影

秋日山色

秋日，青山不仅仅是青色
更多橙色在风中涌动，向上
依旧是这条曲折的盘山公路
凋零的茅草藏着密密麻麻的山雀
散落在路边的松果是松鼠的家产
山路串联着一个又一个果园
有人能从一棵橘树上，看清
一个村庄的历史，看到宗族起伏的脉搏
有人看着山上山下发生的事情
但不说话。我们生活的地方
朴素和繁华混搭在一起，多年不变
青山或许早已隐藏起一切的家
它一直以另外事物的面貌守护我们
暮色覆盖而下，黄昏的果园很朦胧很美

霜降

阳光也镶上一层凉意
变得轻薄通透
慢慢融入我们的身体
阳光落在橘园里无声无息
橘子开始变黄，开始变孤独
一整座橘园就是一团庞大的孤独
它们缓慢地上升，升到最高处
会变成云。蓝天白云
所有无处安放的孤独在空中飘荡
最后变成雨，从六千米高空归来
橘园正在下雨。而阳光也没有停下
我们可以用相同的金黄色
在暮色中唤醒我们体内的山雀
并用这清脆的鸟鸣打破内心的孤独

时间契约

变得更加寒冷，变得更加甜蜜
经历霜降和经历寒露，逐渐饱满
从枝头慢慢低沉下去
越是成熟，越知道隐藏的必要性
橙色在绿叶间隐隐约约地闪烁
天空和青山被稀薄的阳光照亮
在时间的契约中，我们受益于
这些即将被运往城市的蜜橘
所有土地生出的草木、果实、鸟兽
和村庄，都是偶然性的
故乡只是一个代名词
我们走到哪，就在哪落叶生根
时间是橘园，带来的终究会带走
开花、结果，直抵万物消逝

不眠的夜（外三首）

Article- 张 翊 Zhang Xi

车窗联结的一连串的灯火
在脸颊两侧呼啸而过
将痕迹留在茧
我喊他不要在我眼皮上跳动
回应我的是
无尽的等待、等待安眠

海是真实的吗
这消亡的城市是真实的吗
向我涌来的要将我淹没的苦闷是真实的吗
降临在我屋子里的沙尘暴是真实的吗
墙头闪烁的影是真实的吗
冲破我胸腔的双手是真实的吗
将我困住的、无尽的漩涡是真实的吗
我拥抱你的时候，斑驳的利刃刺向我
我的喉咙呜咽、锈迹斑斑
你身体里的罪恶、背叛、凋零
是真实的吗

但日子一天天地过啊，是真实的

爬过血肉的泪痕是真实的
枕边的只言片语是真实的
窗口发白的天
不眠的夜是真实的

你不要祈求我的原谅
大地宽容，我在等一场被奴役的雨
这些无端生出的潮湿冰冷的欲望
密密麻麻晃了我的眼
你的命运太复杂
我不想关心

光明

虚幻的白日，光与热
单是一个象征 是无法挣脱的夏末
来自于模糊的印子、消磨了
有什么话将要喊出口了

我在寻找永恒不被抛弃的信仰
我是您卑贱的膝下犬
真正悲悯的圣洁，收留我发霉的灵魂
朝我扔下一个个晦暗的猜想
鞭打、鞭打我
将我的身体扔在肮脏的泥泞地上吧
扔在幽暗的山谷、人们敌对的欲望将我侵蚀
叫我伏身，与大地交合
分解、随后百倍地归还，我数不清的恶
一次次哀求在失落的破晓，求您垂怜
捡起我、拼凑我、宽恕我

人们批判我扭曲成可怜的姿态
妄想以眼泪洗去污迹
膝盖上紫红血丝布满的淤青
深沉地淌进皮肤
你必然有伟大的躯体是神圣的赞歌
是广袤的荒原
是越过风暴后的光明

在夏天的最后一晚
我终于安眠在了您的脚边
瞥见狡黠的笑

最后一个诗人

只是一个徒劳的意象，在午夜
幽闭的诗人又在摆弄无聊的文字
在你编织的牢笼里
唱着摇篮曲，给残月，山头的星
闪着纤细的蓝
唉。

随便找些什么，只要填满了骨头的空洞
有一阵风，呼呼地在我身体里钻过
在洞口跳着惊奇的舞步

可它们从不停留
匆匆地、只又给我添一个洞窟
我不敢要求，残留一些温度给我
我看见一个女人
修补一张渔网
唉。

钢厂

灌了铅的雨迷蒙，眼睑低垂
整晚墙皮不停歇地剥落
埋进海风
不管擦拭多少遍又生出来了
爬满窗檐的霉斑 要将我的屋子占领
这是我仅剩的

要是这诡计导致自由的丧失
包括你，都失去了文字的能力
生长，在冰冷的钢厂
林立的烟囱、白花花地晃了眼
蜷缩的种子随着风攀岩上去到天窗
黑压压的云阿
让人们喘不上气

喘不上气的人们
在铁皮房幻想潮湿的南方
幻想海、砖瓦房，温暖的溪流
幻想看得见了
——眼前不再阴沉地笼罩
幻想呓语的病症藏在了永无止尽地活着
幻想有一天冲破不停歇的机器

黑得深不见底的嘴唇，舌头也
随乌云跌跌宕宕
幻想和我谈吐，那是你毕生的渴望 ㊦